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一冊

周易一卷　尚書一卷

毛詩一卷　春秋左氏傳二卷（原三卷　原書缺一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總目

第一冊

羣書治要序　七

出版緣起　一一

校正羣書治要序（林信敬）　一三

刊羣書治要考例　一九

羣書治要序（魏徵）　二二

羣書治要原目錄　二五

卷一　周易　一

卷二　尚書　二三

卷三　毛詩　五四

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缺）

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八五

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一一四

第二冊

卷七　禮記　一四五

卷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一七七
卷九	孝經　論語	二〇六
卷十	孔子家語	二三三
卷十一	史記上	二六四
卷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二九四
第三冊		
卷十三	漢書一	（缺）
卷十四	漢書二	三二三
卷十五	漢書三	三五〇
卷十六	漢書四	三七六
卷十七	漢書五	四〇五
卷十八	漢書六	四三六
卷十九	漢書七	四六一
卷二十	漢書八	（缺）
第四冊		
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四八七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五一五
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五四六
卷二十四　後漢書四　五七六
第五冊
卷二十五　魏志上　六〇七
卷二十六　魏志下　六三九
卷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六七一
卷二十八　吳志下　六九五
第六冊
卷二十九　晉書上　七二一
卷三十　晉書下　七五〇
卷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七八一
卷三十二　管子　八〇六
卷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八三四
第七冊
卷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八六三

卷三十五　文子　曾子　八九五
卷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九二四
卷三十七　孟子　愼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九五一
第八冊
卷三十八　孫卿子　九八三
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一〇一一
卷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一〇四一
卷四十一　淮南子　一〇七三
第九冊
卷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一一〇一
卷四十三　說苑　一一二九
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一一五〇
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一一七七
卷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一二〇五
第十冊
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一二三五

卷四十八　體論　典語　一二六五
卷四十九　傅子　一二九三
卷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一三二三

羣書治要序

《羣書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西元五九九年——六四九年）於貞觀初年下令編輯。太宗十八歲隨父從軍，起義平定動亂的社會，戎馬倥傯十餘年。二十八歲即帝位後，偃武修文，特別留心於治平之道，休生養民。

太宗英武善辯，遺憾早年從軍，讀書不多。鑑於前隋滅亡之失，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在位期間，鼓勵羣臣進諫，批評其決策過失。令諫官魏徵及虞世南等，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擷取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成書。上始五帝，下迄晉代，自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六十五種，共五十餘萬言。

書成，如魏徵於序文中所說，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太宗喜其廣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釋卷。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由是而知，貞觀之治的太平盛況，此書貢獻大矣！誠為從政者必讀之寶典。

然因當時中國雕版印刷尚未發明，此書至宋初已失傳，《宋史》亦不見記載。所幸者，日本金澤文庫藏有

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〇年）日本僧人手寫《羣書治要》的全帙。並於清乾隆六十年，由日人送回中國本土。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和臺灣分別以此版為底本影印出版。二〇一〇年歲末，淨空幸得此書，反覆翻閱，歡喜無量，深刻體會古聖先賢之文化教育，的能為全世界帶來永恆之安定和平。最極關鍵者，即國人本身，必須真正認識傳統文化，斷疑啟信。聖賢傳統文化實為一切眾生自性流露，超越時空，亙古彌新。學習關鍵，端在「誠敬」二字。《曲禮》曰：「毋不敬。」前清康熙曰「臨民以主敬為本」。「誠與敬，千古相傳之學，不越乎此。」程子曰：「敬勝百邪。」說明修身進德、利世濟民、唯「誠敬」二字，方能圓成。若對古聖先王之教育毫無誠敬，縱遍覽羣籍，亦難獲實益。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也。

過去孫中山先生於三民主義講演中（民族主義第四講）曾云，「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諸君都知道世界上學問最好的是德國，但是現在德國研究學問的人，還要研究中國的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科學之偏。」

英人湯恩比博士更云：「欲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靜觀今日世界亂象紛呈，欲救世界、救中國，唯有中國傳統文化教育能辦到。老祖宗留傳至今的治國智慧、理念、方法、經驗與成效，均是歷經千萬年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羣書治要》至珍至貴！果能深解落實，天下太平，個人幸福，自然可得；背道而行者，則不免自招災殃，禍患無窮。淨空深知今日《羣書治要》之重現，實有其神聖使命，歡喜委託世界書局重新影印出版一萬套，擬贈兩岸三地暨世界各國、各黨、各級領導共同學習，則和諧社會、大同之治的世界指日可待。欣見《羣書治要》重新出版在即，閻初仁者囑余為序，謹以此數語，表隨喜讚嘆之意。

淨空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香江

出版緣起

世界書局從傳統中走來，在傳統上立足，我們深信，中華文化是全世界人類最珍貴的智慧寶庫。鑒於此，我們將重刊《羣書治要》視為珍貴難得的機緣，更是一項神聖重要的文化使命。世界書局創立於西風東漸的民國初年，誕生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上海，見證了近百年的滄桑與繁華，我們深信，回歸正道、重鑄傳統，才是建構現代國家的不二法門，而《羣書治要》正是祖先留下治國安邦、匡政利民的寶典。

《羣書治要》之編纂，可謂嘔心瀝血，書成於唐貞觀五年（西元六三一年），可惜至宋代即告失傳。日本德川家康曾得一僧人抄本，於西元一六一六年正月命人以活字排印，但當時就已缺失卷四、卷十三和卷二十。他的後裔尾張藩主有感於此套重要古籍未能流布，便在一七八一年，從楓山官庫中借得原藏抄本，重新校刊，歷時五年，於一七八六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六年，重製出版。據記載，此書原裝本應是二十五冊，縱三十一公分，橫十八·二公分，選用精上的白皮紙印成。

天明本《羣書治要》在中國的存量不多，據樂觀估

計，至多十部左右。此次世界書局得緣重新修版印製，至為感恩，乃以敬謹之心，為文化傳承而盡力。

辛亥革命將屆百年，中國人仍在辛苦尋找自己的路。當年歐美列強環伺、覬覦瓜分中國的險境或已改善，但我們離安和樂利，世界大同的理想還十分遙遠，身處在天災人禍不斷的二十一世紀，我們相信中國先哲的智慧，是解決當代許多問題的良方，辛亥百年之際，重刊貞觀盛世的輔國重典，意義非凡，「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願寶典的精神化身千萬，流通世界，代代傳揚，必能廣利眾生，裨益後世。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世界書局謹識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聖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于一時成法于萬世外此豈有可觀者哉但世遷事變時換勢殊不得不因物立則視宜創制是以論說之言日浩撰著之文

月繁簡樸常寡浮誕漸勝其綱之不能知而況舉其目乎此書之作蓋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政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自典誥深奧訖史子辨博諸係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舉

而不遺罷朝而不厭其淆亂閉室而不煩其尋究誠亦次經之書也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有見于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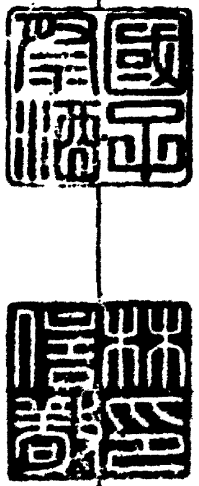
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敘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辭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羣書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内闕三卷神祖遷駿府得此書惜其不全命我遠祖羅山補之三卷内一卷

今不傳今
尾公此舉上之欲君
民者執以致日新之
美下之欲臣君者奉
以贊金鏡之明為天
下國家巽昇平之愈
久遠心曠度有不可
勝言者也信敬預事
亦知遠祖所望信敬
是所以奉　命不敢

辭也

天明七年丁未四月

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刊羣書治要考例

謹考

國史承和貞觀之際

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

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寬永中我

敬公儒臣堀正意撿此書題其首曰正和

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請諸

中秘寫以藏其金澤文庫及

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

命範金至

台廟獻之

皇朝其餘頒宗咸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

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

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二卷其一卷不傳故

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鈔三本近世

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誤勢世以

音訛所處以訓謬間有不可讀者我

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

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幸皆早逝

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勗諸臣相與卒其業於是我

公上自

內庫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參臣深田正純臣大塚長幹臣宇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河鼎臣南宮齡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

臣等議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意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遂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爲也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考

以待後賢以是爲例讎校以上

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

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慤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已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誓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駮、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

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叙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鈎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已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奬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叅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忘歸、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叅、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

清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　卷十
第一　周易
第二　尚書
第三　毛詩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第七　禮記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第九　孝經　論語
第十　孔子家語

第二　卷十
第十一　史記上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第十三　漢書一
第十四　漢書二
第十五　漢書三

第十六 漢書四
第十七 漢書五
第十八 漢書六
第十九 漢書七
第二十 漢書八
第三袠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第二十五 魏志上
第二十六 魏志下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第二十八 吳志下
第二十九 晉書上
第三十 晉書下
第四袠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第三十二　管子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文子　曾子
第三十五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第三十六　孟子　愼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第三十七　孫卿子
第三十八　呂氏春秋
第三十九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第四十　第五袠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第四十三　說苑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第四十六　申監　中論　典論
第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本文作劉廙別傳

第四十九傅子

第五十袁子書　抱朴子

本文作袁子正書

羣書治要　第一冊　目錄

羣書治要序　七
出版緣起　一一
校正羣書治要序（林信敬）　一三
刊羣書治要考例　一九
羣書治要序（魏徵）　二三
羣書治要原目錄　二五
卷一　周易　一
卷二　尚書　三三
卷三　毛詩　五四
卷四　春秋左氏傳上　（缺）
卷五　春秋左氏傳中　八五
卷六　春秋左氏傳下　一一四

羣書治要卷第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文言備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行不躍、而在乎天、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興、德以位叙、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覩、不亦宜乎。上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保合大和、乃利貞。不和而剛暴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萬國所以寧、各以有君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

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惕、怵惕之謂也、）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下無陰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是以動而有悔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以君德而處下體、寬以資納於物者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

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象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屯體不寧、故利建諸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象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闇者求明者、明者不諮闇、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爲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開國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爲木、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者、衆根堅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奉天德、休物之命也、）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處尊以柔居中以大、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

時行、是以元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也、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於賢者也、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無害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悅之象也、物皆悅隨、可以無爲、不勞明監、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

本書整作敕

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彖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風著、已乃無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整法、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彰、剛柔分動、不溷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爲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矣、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曰賁于丘園、束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彖曰、大畜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凡物能輝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愼而節之而況其餘乎）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至險未夷敎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後能不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

象曰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保以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爲衛恃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謂不絕）

象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者也）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物乃感應也）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

恒象曰、雷風、恒、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象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得其所久、故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恒、故皆能久長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恒也、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恒、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者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慮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無不利也、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矣、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象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之道、

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莅衆顯明、蔽僞百姓者也、故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矣、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顯明於外、乃所避也、象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熾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恒、而身無擇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也、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回、志匡

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中行義、以在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也、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象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菓草木皆甲坼也、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不釋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損忿欲、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自然之質、各定其分、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矣、從善改過、益莫大焉、象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愼德積小以成高大、

革象曰、澤中有火、革、象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

生、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之所爲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爲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熟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亨上帝、下以大亨、養聖賢焉、

震、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威震驚乎百里、則足可以不喪七鬯矣、七所以載鼎實、鬯香酒、奉宗廟之盛者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惰者懼於近矣、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也、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侵官也、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行、通于其時、道乃光明、

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至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爲義、闡弘徹細、通夫隱滯者也、爲天下之主、而令徹隱者不亨、憂未已也、故至豐亨、乃得勿憂也、用夫豐

守不憂之德、宜處天中以
徧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象曰、雷電皆至、豐、君
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
不失情理、彖曰、日中則昃、月盈
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豐之爲用、困於昃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
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爲常、故具陳
消息之
道也、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兌悅也、
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悅而違剛則諂、剛而違
悅則暴、剛中而柔外、所
以悅以
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
失悅者也、悅以
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
勸矣哉、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
無咎、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濟險阨
者也、爲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無咎也、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象
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爲節過苦、則物不能堪
也、物不能堪、則不可復
正也、悅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
過中而爲節、
則道
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
發

於中、雖過可亮。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有上四德、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然後乃孚。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豚魚吉、信及豚魚。豚魚者虫之潛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興、忠信之德淳、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也。中孚以利貞、乃應天、盛之至也。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過於小事而過者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儉、利貞者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侵大、剝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象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九五、東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爲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之於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之功、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久載其形、聖人不爲、羣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與天地準、作易以準天地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也、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德合天地、故曰相似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樂天知命、故不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

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得宜矣、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道以爲用者也、體斯道者不亦鮮乎、顯諸仁、藏諸用、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廣大悉備、故曰富有、日新之謂盛德、體化合變、故曰日新、生生之謂易、陰陽轉易以成化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也、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所載、配此四義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象濟萬物、其業廣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變化之道也、盡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鶴鳴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應之、出言貌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

乎、言盜亦乘暴而至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道以成、故曰聖人之道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

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服萬物而不以威刑者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兆見曰象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物生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基所踏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固不傾移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困、德之辨也、（困而益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之慮、（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愜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爻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

羣書治要卷第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尚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作堯典（典者常也言可爲百代常行之道）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勳功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也雍和也言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

虞舜側微（側側陋微微賤）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歷試之以難事）愼徵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舜舉八凱以度百事百事時敘也）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迎也四門四門也舜流四凶族誅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於是陰陽清和烈風雷雨各以期應不有迷錯曾伏明舜之行合於天心也）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堯天祿永終、舜受之也、文祖是五廟之大名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奏猶遍進也、諸侯每見、皆以次序徧進而問焉、以觀其才、既則效試其居國爲政、以著其功、賜之車服、以旌其所用也、象以典刑、典常也、象用之若、謂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明里、流宥五刑、流放也、宥三宥而民耻之、而反於禮、流宥五刑也、言所流宥皆犯五刑之罪也、眚災肆赦、眚過也、災害也、肆失也、言之罪過誤失、以爲當赦之也、怙終賊刑、怙謂怙赦宥而爲者也、終爲殘賊、當刑之也、流共工于幽洲、共工窮奇也、幽洲北裔也、放讙兜于崇山、讙兜渾敦、崇山南裔也、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也、稽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也、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鯀檮杌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美舜之行、故本其徹用之功也、二十有八載放勛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止也、堯崩、百姓如喪父母、絕止金石八音之樂也、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開闢四方之門、明四目、明視四方也、達四聰、聽達於四方也、柔遠能邇、能安遠者、則能安近也、不能安近、則不能安遠也、敦德允元、所厚而尊者德也、所信而行者善也、而難任人、任佞也、辯給之言、易悅耳目、以理難之也、蠻夷率服、遠無不服、邇無不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黜退也、陟升也、三歲考功、九載三考、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也、庶績咸熙、九載

本書聽作聰

三考、衆功皆興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也、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稽于衆、舍已從人、弗虐無告、弗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如此、則賢材在位、天下安也、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書、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緯天地、武定禍亂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者、日以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咈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懼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叙、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也、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也、帝曰、咨鯀、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也、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欲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也、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咨鯀曰、帝德罔譽、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譽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賞、道德之政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至也、與其殺弗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弗犯于有司、咨鯀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也、帝曰、來禹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

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無考無信驗也、不詢專獨也、可愛非君、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也、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無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成也、惟口出好興戎、朕言弗再、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數千王誅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會諸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也、蠢茲有苗、昏迷弗恭、蠢動也、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也、侮嫚自賢、反道敗德、狎侮先王、輕嫚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言民叛之、天災之也、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肆、故也、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道之常、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至和感神、況有苗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言易感也、

遂班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也、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必有道也、

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謨謀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然其言、問廣聰明、以輔諸其政也、禹曰、俞如何、所以行也、

咎繇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歎美之重也、愼脩其身、思爲長久之道也、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愼脩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邇可推而遠者、在此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以咎繇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知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放之也、

咎繇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也、寛而栗、性寛弘而能莊栗也、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愿愨而恭恪也、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也、直而温、行正直而氣温和也、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也、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也、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便九德之人皆用事、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百官皆是、言政無非也、庶績其凝、凝成也、言百事功皆成也、無敎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常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愼、業業危懼、戒懼萬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政事懋哉、言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也、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敎之、汝翼成我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以下、諸侯自龍袞以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退後言我不可弼也、禹曰、俞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

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也、誰敢弗讓、敢弗敬應、敬應上命、而讓善也、帝弗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也、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不休息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慶也、羣淫於家妻妾亂也、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也、帝其念哉、嚻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烝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也、始於仕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致太平也、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愼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咎繇拜手稽首、颺言、颺揚也、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廣揚也、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畧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俞、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已往敬職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啓子也、尸主也、以尊位爲逸豫、不勤也、

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二心也、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也、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表也、有窮后羿、因民弗忍、拒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也、拒太康於河、遂廢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言從畋也、俟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失國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微畏小民、所以得衆心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不見是謀備其微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懍危貌也、朽腐也、腐索御馬、言危懼甚也、爲人上者、奈何弗敬、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述曰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弗亡、此六者、有一必亡、況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也、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亡滅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也、則法也、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亡也、其五曰、烏虖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也、萬世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

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弗愼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愼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有慙德、慙德不及古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也、仲虺乃作誥、陳義告湯可無慙也、曰烏虖、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也、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也、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闇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邇近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亦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悋惜、所以能成王業者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曰奚獨後予、怨者辦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蘇息也、后賢輔德、顯忠進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則推而明王之道、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也、自滿志盈溢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

治要舊書敬下有自字據本書刪之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乖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乖優足之道、示後世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自多足、人莫益、己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也、不問專固、所以小也、烏虖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也、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也、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汝萬方言非所及也、烏虖、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也、

成湯既殁、伊尹作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也、曰、烏虖、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也、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祸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

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也烏虖先后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也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儆戒百官也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樂酒曰酣事鬼神曰巫也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田獵是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侮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謂亂亂之風俗也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諸侯犯此國亡之道也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額涅以墨也烏虖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念祖德也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福禍唯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也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賴慶也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訓湯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

地也、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也、惟三祀、伊尹奉嗣王、歸于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于德、自底弗類、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也、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孽災也、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也、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已往之前、不能脩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敬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也、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至手也、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合于群下、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也、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德、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也、伊尹申誥于王曰、烏虖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親疏、唯親能敬身者、民無常懷、懷于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也、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

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然後致高遠也、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也、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也、愼終于始、於始慮終、於終慮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啼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違之也、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蔽也、烏虖、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正也、君罔以辥言亂舊政、辥利口覆國家故特愼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遇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也、邦其永孚于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曰、烏虖、天難忱、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以亡、九有諸侯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言天不安桀所爲、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

心、受天明命、享當也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祐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其德、戒勿怠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也、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也、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也、其愼、無以輕之也、羣臣當和一心事君、君以使民自專、政乃善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專、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

高宗夢得說、小乙子也、名武丁、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也、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岩之溪也、作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

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惟暨乃僚、罔弗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也、后克聖、臣弗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也、誰敢弗祇若王之休命、言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也、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也、乃進于王曰、烏虖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五星、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也、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也、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於民上也、言立之主使治民也、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言可輕可敎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弗休、言王戒愼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也、惟治亂在庶官、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官弗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唯能是官也、爵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

文之、遂成大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也、乃弗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以勉高宗也、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蘗、酒醴須麴蘗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酢、羹須鹹酢以和之、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事弗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所聞、王曰、烏虖、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也、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也、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心恥之、若見撻于市也、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已罪也、其尚明保予、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應殷明安我事、與伊尹同美也、惟后非賢弗乂、惟賢非后弗食、言君須賢以治、賢須君以食也、其爾克

注無也字

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揚之也、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也、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也、焚炙忠良、刳孕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也、皇天震怒、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甚也、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也、同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彊、接度優劣、勝負可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也、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王次于河朔、次止、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

曰弗足、言古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飽背之者稱黎老、布棄不禮敬也、昵近也、罪人謂天下逋逃小人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謂己有天命、謂敬弗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今朕必往、

百姓廩廩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也、烏虖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也、

王曰、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也、酷虐民結怨也、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也、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也、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唯今惡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討也、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除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

舊無功字無益字皆補之

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也、

武王與受戰于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鷄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姐已惑紂、紂信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忠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爾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今予發惟龔行天之罰、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也、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王若曰、今商王爲天下逋逃主、肆予東征、陳于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封益其土也、商容賢人、紂所黜退、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也、皆散發以賑貧民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西旅獻獒、（西旅遠國也、貢大犬）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陳貢獒之義、以訓諫也、）曰烏虖、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也、）分珍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賓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人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德也、）德盛不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也、）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盡力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矣、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矣、）弗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所損害故也、）弗珍遠物、則遠人格、（不侵奪其利、則來服、）所珍惟賢、則邇人安、（賓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烏虖、夙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德、）弗務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愼其微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諭向成也、未成一簣、

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惕、愼終如始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誡、則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其非聖、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也、我聞曰、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起於小也、不在小、小至於大也、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願者願、不勉者勉也、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民如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人也、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也、非汝封劓則人、劓截鼻也、所以擧輕刑以戒、則截耳也、無或劓則人、所以擧輕刑以戒、則截耳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弗友、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亦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無得赦也、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言當脩已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小子封、惟命弗于常、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朝夕勑之、唯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也、曰、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無不以酒爲罪也、飲惟祀、德將無醉、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至醉、在昔殷先哲王、惟御事、弗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逸暇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弗惟弗敢、亦弗暇、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愛敢也、惟荒腆于酒、弗惟自息、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庶羣嗜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紂衆羣臣用酒耽荒、腥穢聞在天、故下喪亡於殷也、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人、惟人所行惡自召罪、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鑒、當于民鑒、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也、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隧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爲戒也、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周公曰、烏虖、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民所依怙、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治民祇懼、弗敢荒寧、爲政徹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

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也、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民無時有怨也、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烝民、弗侮鰥寡、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法度也、弗知稼穡之艱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耽樂之從、言荒淫、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無有能壽者也、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也、文王舄服、文王節儉、舄其衣服、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恩慮政事、用皆協和萬民者也、厥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此厥弗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恨罵詈汝、則信受之也、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

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也、烏虖、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職、以爲戒也、

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王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王若曰小子胡、胡仲名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往之、爲善弗同、同歸于治、爲惡弗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其終、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爲政、當安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也、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也、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汝往之國、無廢我命、欲其終身奉行之、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順大道告四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善、則爲聖人、言衆刺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小大衆官、自爲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

周公戒于王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

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秉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利獄、衆所當愼之事、惟愼擇有司牧夫而已、勞於求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愼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也、武王率惟救功、弗敢替厥義德、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違父道也、孺子王矣、稚子今已爲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也、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其勿誤也、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上下相維、內外咸治也、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官弗必備、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

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徹信天地之教、輔我一人之治、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宗廟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之亂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慝、刑彊暴作亂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之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矣、王曰、烏虖、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欽而戒之、使敬所司、愼出令從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三其令、亂之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也、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也、弗學牆面、莅事惟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矣、戒爾卿

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也、功高由志業廣、由勤也、位弗期驕、祿弗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也、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也、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之也、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所舉能脩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也、王曰、烏虖、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勑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也、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也、

周公既殺、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厲之以德也、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也、爾其戒哉、爾惟風、

王舊作命改之

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之行也、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曰赦宥、汝勿宥也、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也、無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人、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器之、無責備於一夫也、王曰、烏虖、父師、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不好也、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約以靡靡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淩德、實悖天道、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必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也、弊化奢麗、萬世同流、言弊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者也、茲殷庶士、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鬧之惟難、言殷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終用惡自終、以禮禦其心、惟難也、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愼其始也、君陳弘周公

之訓、能和其中也、畢公闢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子也、王若曰、烏虖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大常、以表顯之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也、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也、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也、今命爾弔翊、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翊、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之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女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之道、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怨歎咨嗟、言心無中正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艱、以謀其易、民乃安、

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聽視遠也、齊通無滯礙也、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小臣皆良、僕從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者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群僕、無敢佞僞也、懋乃后德、交脩弗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逮也、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愼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法也、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中下有正字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遵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出金贖罪也五罰弗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哀敬折獄咸庶中正當矜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也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審能之無失中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詩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

以一至至也本

音人變雅作矣下

仇逑也作仇匹也

仇逑也作匹逑也

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婬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仇、逑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仇逑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荼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左右助之、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悠、思也、言已誠思之也、臥而不周曰展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謁、請也、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傾筐、畚屬也、易盈之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也、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邶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作上公爲二伯、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茇、草舍也、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敬其樹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栘也、云何乎彼戎戎者、乃栘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弗肅雍、王姬之車、肅、敬也、雍、和也、曷、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邶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柏木所以宜爲舟也、汎

其流、不以濟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羣小人並列、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儆儆也、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悄悄、憂貌也、慍、怒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閔、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讒怒、非夫婦之宜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葑、蔓菁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之時、弃弃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以顏色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弃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莫、無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也、

鄘風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爲、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于旄在浚之郊子子于旄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旗也浚衛邑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素絲紕之良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與時賢者既悅此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誠愛厚之至焉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禮自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也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柔弱恒延蔓於地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穉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事雖童子猶佩觿以早成其德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幼稚之君雖佩觿焉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涘、水涯曰涘、葛也藟也、生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恩施以生長其子、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以遠弃族親矣、是我以他人爲已父也、

采葛、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爲讒人所毀、故懼之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紵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之、云何不悅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我、我以恩責其忘己也、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

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以作早於常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驕驕興也甫大也大田過慶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然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汝無復食我

黍、疾其君稅斂之多、我事汝已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來顧眷我、又疾其不修德政、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往矣將去汝、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比之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願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鴥、疾飛貌也、晨風、鷙也、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歸往之、駿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思望而憂、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裁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脇、君臣死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依歸也、君當於何依歸、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祋、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小雅

以作爲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興也、芩、大萍也、鹿得芩草、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君命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矣、無遠無近、駪駪征夫、每懷靡及、駪駪、衆多惟所之則然也、征夫、行人也、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警、則於王事將無所及也、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之華、萼不韡韡、承華者曰萼、不當作跗、跗、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韡韡然也、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爾、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鬩、很也、禦、禁也、兄弟雖內鬩、外猶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仕與友生於山巖伐木鳥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友道然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謂鸎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乎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亦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保安也爾汝也戩福也穀祿也罄盡也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恒如日之昇恒弦也昇出也言俱進也月上弦而就盈如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臺夫須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

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天子與之燕而晛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爵、則自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

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棲棲、簡閱貌、飭、正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此狄來侵甚熾、故也、此狄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貌、雒邑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譁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譁譁、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而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

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

之子于垣、百堵皆作、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起、言趨事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所安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也、維繫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去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矣、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字、局大夫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大師、周之三公、尹氏爲大師、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爲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也、監、視也、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絕滅、汝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將、大也、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甚大、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局曲

也、踏、累足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之言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燎之方揚、寧或威之、威之以水也、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威周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也、周十月夏之八月也、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臧、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也、百川沸出、相乘凌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喻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也、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曾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囂、衆多貌也、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椓譖、囂囂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之、其不善者、反用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謀

事者衆多、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事者衆、論論滿庭、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受其咎責者、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馮、凌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懼小人能危亡已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溫溫恭人、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戰戰兢兢、如履薄氷、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踧踧周道、鞫爲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鞫、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惄、思也、擣、心疾也、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太子獨不受父之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也、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拟以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念父孝也、念父孝者、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

之後、懼復有毀譽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斥在位者、信讒人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謂小人、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餤、進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興也、萋斐、文章貌、貝錦、錦文、興者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太甚者、謂使己得重罪、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涼而不毛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與昊天使制其罪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也、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而弃恩忘舊、薄之甚也、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切嗟以道相成之謂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興也、蓼蓼、長大貌也、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反謂之蒿、興

者瞼憂思心不精識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啣恤入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憂旋入門又不見恥入無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乎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或燕燕以居息燕燕安息貌也或盡瘁以事國盡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不已猶不止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猶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捧持以趍走言促速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咎猶罪過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興者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讒佞之人變亂善惡也止於藩欲外之令遠物也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極猶已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言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溫溫、和柔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仙仙、儛也、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儛不能自正也、傞傞不止也、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徵、而思古焉、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與之、尚以爲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維檠巧用、則翩然而反、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心、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

以成怨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爾汝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愛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俾使也靖謀也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枝條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我喜樂無度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遐遠也謂勤也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英

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白雲下露、養彼菅、可相亂易、猶天之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也、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瀆、閟匱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有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邁邁、不悅也、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於是閒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從役者也、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兕虎者、以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也、昭、見也、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也、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乃新在文王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
徒德多言之也至天已命
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
廣大故曰大明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在於
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嬪使
不挾四方忱信也挾達也天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王位而又殷之
正嫡以其爲惡乃絕弃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唯德是與耳維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小心猶猶恭愼貌也聿述也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也
思齊大任文王所以聖也言其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思齊大任
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京室
王室也常思莊敬者太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
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爲京室之婦言
其德行純備大姒文王以生聖子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
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徽美也嗣
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
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
此又能爲政治於家邦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經始勿亟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羊牛者無使蹈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泥於其人乎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也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其前曰引在其旁曰翼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也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于求也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也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此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癉、病也、話、善言也、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民盡癉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以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也、猶之不遠、是用大諫、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介、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翰、幹也、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太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翼、無疏遠之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也、斯、離也、和汝德無行酷暴之政、以安汝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宗子城壞、則乖離而汝獨居而畏矣、宗子、適子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蕩蕩、言法度廢壞之貌也、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像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也、天生烝民、其命匪

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也、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使晝爲夜也、愆、過也、汝既過於沈湎矣、又不爲明晦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謂若之所致也、伊尹伊陟臣扈之屬也、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爲戒乎、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無競、競也、訓、教也、覺、直也、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話、善言也、柔嘉、謂教令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玷、缺也、斯、此也、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復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卿士也、憂心殷殷、念我土

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宇、居也、僤、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不息、勞苦自傷之言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愛小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類、猶等夷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効之也、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飢饉之害、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也、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興雲雨者與、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幹之臣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好是懿德、天之生衆民、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監、視也、假、至也、天視周室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於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仲山甫使佐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也、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匪、非也、一人、斥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也、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維仲山甫舉之、仲山甫、能獨舉是德而行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之職有缺、輔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降此大厲、

昊天、斥王也、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瘵、病也、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也、覆猶反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收、拘收也、說、放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謀多慮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梟、鴟、惡聲之鳥也、喻褒姒之言無善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長舌喻多言語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維近愛婦人用其言、是故致亂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識、知也、賈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而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事、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吊、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能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也、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之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雝、和、相、助也、

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之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配也、越、於也、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振鷺于其後、杞宋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羣飛之貌也、鷺、白鳥也、雍、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鳥然也、

雍、禘大祖也、禘、大祭、大祖、謂文王、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相、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雍雍然、既至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見之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尚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光也、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此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奖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視聽近在此也、

魯頌

閎宮、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宇、居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也、宇、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附庸、既告周公、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孳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絿、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賞不濫也、封、大也、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顯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傚、乃四方之中正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

（卷第四原缺）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簀屬）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伴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寐）麑退、歎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也、）鬬且出、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善其爲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遍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不逢不若、（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猶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桓子、林父、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姦矣、姦、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熒陽有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于、曰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誡也、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殘、殘、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羊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之、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縣也、言悅以忘寒、）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慶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汝則弃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貳、廢）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鄧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鄧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鄧舒有三儁才、（儁、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恬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令）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家也、）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祇、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爭須）死則益其侈是辛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蔡地）是遷竅也竅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竅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也、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奪之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晉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德也、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二三敦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

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郤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騶虞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之（從）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茫茫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悦、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也）舉不失選、（得所選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四民不雜也）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蠲、（觸、蠲、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爲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

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佐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佐舅故、）故不聽、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佐如故也、）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爲詩、（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磬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也、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劒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紀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弃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爲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朋不肖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志相違逆、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以歸也、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徙居民上、臣不徙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伍舉奔晉、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匱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

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教之亂、伯貢之子貢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貢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才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黎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黎、）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

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弒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等、各有界、公卿大夫、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鄰校、卽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傷、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敝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斁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敬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羣書治要卷第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虢、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也、午、祁奚子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駕、猶陵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穮、耘也、蓘、苗爲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之也）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也、言刖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人罷弊而官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讒鼎之銘、（讒鼎、鼎名）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曰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弑之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常、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亾、冀之北土、蔑代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爲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紓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二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玄孫、）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他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譏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爲司空、（加官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蘧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慶至、慶、群也、求婿而薦女、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蘧啓疆、厚爲韓子禮、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施之於事爲莅、）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也、）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同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炤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僻、書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僻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甲至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宇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然民聽濫、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也、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爲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也、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

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及頮俘、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勳民也、勳、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葬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

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舊無衛字補之

忌將焉用邑、邑以賈忌、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忌無卒、（卒、終也、）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殺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愼曰、七日其火作乎、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釀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覿、見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也、）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求葛作媿改之）

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讒、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傑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僭、詐爲敕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爲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

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也、）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賜其性、）簡子曰、善、吾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誣、（誣、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熸之、（熸、燒也、）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熸、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廐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

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二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師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疎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疎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歠、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歠、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甚饑、）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歠、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歠、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重復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也）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莫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彊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庭藩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囊瓦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楚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鄢厥、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敝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二十二年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越入吳、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黨而立、）遂猶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遍、）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反、）今聞夫差女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嬪御、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爲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欲以遊吳國）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答）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井）若不度於禮而貪冐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豐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商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28-3（第 1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一冊

120-7504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二冊

禮記一卷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一卷

孝經　論語一卷　孔子家語一卷

史記　吳越春秋二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二冊　目錄

卷七　禮記　一四五

卷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一七七

卷九　孝經　論語　二〇六

卷十　孔子家語　二三三

卷十一　史記上　二六四

卷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二九四

羣書治要卷第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禮記

曲禮

曲禮曰、毋不敬、（禮主於敬、）儼若思、（言人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安民哉、（此三句可以安民也、）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此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也、）賢者狎而敬之、（狎習也、近也、習其所行、）畏而愛之、（心服曰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以善惡、）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班、次也、莅、臨也、莊、敬也、）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懾、猶怯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生乳之時、重傷其類、）歲凶年穀不登、（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

以善之
以本書作之

則祭所先作殺牲祭先

梁、士飲酒不樂、皆自爲敗損、憂民也、禮食則祭所先、不祭肺則不殺、除、治也、縣、樂器、鍾磬之屬也、

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也、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歷階而升堂、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趍而出、三酌、皆罰爵、平公呼而進之、曰、蕢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所以自戒懼也、知悼子之喪在堂、未葬、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夫喪、重於疾日、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詔、告也、太師、典司奏樂也、蕢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言調貪酒食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也、蕢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七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防、禁放溢者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爵而揚觶、舉爵於君、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而斂之、（怪其哀甚也、）使子貢問之、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也、介夫、甲冑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子罕、樂喜也、）晉人之伐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覘、窺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愼之、）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罾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擧樂以食也、

月令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者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上帝太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禁止伐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爲傷萌幼之類、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也、掩骼埋胔、爲死氣逆生氣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也、不可稱兵、稱兵必有天殃、逆生氣也、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順陽氣也、省減也、肆、謂死刑暴尸、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

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

堤坊、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壅塞、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無出九門、爲逆天時也、天子九門也、命野虞、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后妃齋戒、親帥東向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向者向時氣、無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紐紃之事、命工師、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咸、皆也、於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戒之以此二事、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功不善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

孟夏之月、無起土功、毋發大衆、爲妨蠶農之事、命野虞勞農、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急趣農事、

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雨者也、雩帝、謂雩五精之帝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也、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舉大事則

有天殃、

孟秋之月、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命大理審斷刑、命百官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

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爲禦冬之備也、）乃勸民種麥、毋或失時、（麥者、接絕續之穀、尤重之也、）

季秋之月、命冢宰、擧五穀之要、（定其租稅簿、）藏帝籍之收於神倉、霜始降、百工咸休、（寒而膠漆作不堅好、）

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死事、謂以國事死也、）命百官、謹蓋藏、（謂府庫困倉也、）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同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勞農以休息之、

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虞教導之、務收飲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

季冬之月、命取氷、氷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田官告

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起、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御、如今小吏直日也、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也、履、蹈地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膳、所食也、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壹飯、亦壹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節藥所勝、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爲之行其禮也、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爲之說其義也、太傅在前、少

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愼其身者、謹安護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之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敎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而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觀、闕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無匹之者、）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同、猶和平、）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爲家、（傳位於子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成治者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

曰、夫禮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民知禮、則易敎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精華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之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嘉穀無由生也、）爲義而不講以學、猶種而不耨也、（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以樂、猶穫而不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也、（功不見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昆蟲

之灾、民無凶飢妖孽之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灾、蜮螽之屬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賁猶甘也、器謂若銀罌丹甌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叢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故使之然、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也、或柔韌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變傷、人之得禮亦猶然、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懷、歸、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其地所生也、是故、昔

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祀也、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生西方也、爲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之、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之、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猶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五行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是故、先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導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亂國禮慢而樂淫也、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冠緌纓、端畢紳、搢笏、咸、皆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紳、大帶也、左右佩用、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撻擊也、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曰、孝子之養老、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玉藻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謂祭祀之時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踐當爲翦翦聲之誤、翦猶殺也、

大傳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有五、民不得與焉、且先言未遑餘事、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者、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五者一物紕繆、民不得其死、物猶事、紕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也、是故人道親親、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樂之無厭、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嘽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其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嘽、敷也、嘽、寬緩貌、發、猶揚也、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

本書惡作怖

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怠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怠懘、弊敗不和之貌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荒、猶散也、陂、傾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樂之隆、非極音、食饗

舊無先王至禮樂六字補之

之禮、非致味、隆、猶盛、極、猶窮、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教之使知好惡、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言爲作法度以過其欲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大射、鄉、鄉飲酒也、食、食禮、饗、饗禮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行、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失、不失性也、節、故祀天祭地、成萬物有功報焉也、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各得其事、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慝猶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成象謂人樂習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術、猶道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格祖考也、著、猶成也、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相近而不同、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文公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綱紀、綱紀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出此溺音也、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也、致禮以治躬、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則和、禮極則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后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羿能賞均刑法舜能勤衆事鯀鄣洪水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謂祭禮也）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遲禮）

莫大焉合於天道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而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

齋者、見其所爲齋、思之熟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享、猶祭也、養、猶養也、唯聖人爲能養帝、孝子爲能養親、謂祭之能使之養之也、帝、天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也、貴貴也、貴老也、敬長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之物以事已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趍疾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生出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順生）祭而不敬、何以爲也、

經解

天子者、與天地參焉、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聲、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

吉也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在於禮也）夫禮之於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繩墨也陳設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鬬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

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敗起矣、苦、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正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喪紀失其哀、政事失其施、凡衆之動失其宜、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者、生之質也、命者、人所稟受、率、循、循性行之、是曰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須臾離之、惡乎從、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愼其獨者、愼其閑居之所爲也、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覩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若有忌憚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者、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也、緒業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不見人之功者、人所貪、人之過者、人所避、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

言行亦由禮出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皆避有其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令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也、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涖之、則民有遯心、涖、臨也、遯、猶順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甚者甚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之逐表、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

盡仁、言百姓倣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綍、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黼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唱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譬其所弊、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譬、猶考也、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以不愼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者也、賤者無壹德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

大學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拂、猶佷、逮、及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也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譴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譴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湯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譴之言責也瀧湯滌去穢惡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稚、乃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也、貍首亡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射也、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觀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謂士之射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故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孔子曰、弟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羣書治要卷第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周禮　周書　春秋外傳國語

韓詩外傳

周禮

天官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別四方、正君臣之位、體國經野、體猶分邦畿之度、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設官分職、置冢宰、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官事舉、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其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者、佐猶助也、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糺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典、常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理天下者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爲法式也、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任、

之貴下舊無者牛補之

猶傳也、生、猶養也、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柄、所乘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祿所以富臣下也、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與之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也、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也、誅、責讓也、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統所以總物者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也、保庸安有功也、尊貴尊天下之貴者也、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正處也、會、大計也、三歲則大計郡吏之治而誅賞、三載考績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癘也、天災、日月晦食也、地災、崩動也、大故、刑殺也、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

地官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敎所以親百姓訓五品也擾亦安也言饒衍也而衍本書作衍之）施十有二敎焉一曰以祀禮敎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敎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敎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敎安則民不愉七曰以刑敎中則民不疏八曰以誓敎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敎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也陰禮謂男女之禮也昏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也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也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愉謂朝不謀夕也恤謂災厄相憂也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懈怠也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也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敎以能不易其業也愼德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也）以保息六畜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息謂安之使蕃足也慈幼愛少也養老七十養於學五十異粮之屬也振窮救天民之窮者也恤貧無財業稟食貸之也寬疾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也安富平徭役不專取之也）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

舊無鄉師字補之

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馭書數、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智明於事也、仁愛人以及物也、聖通而先識也、義能斷時宜也、忠言以中心也、和不剛不柔也、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也、婣親於外親也、任信於友道也、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儀也、樂六樂之歌舞也、射五射之法也、御五御之節也、書六書之品也、數九數之計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中也、五禮、謂吉凶賓軍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艱阨、饑乏者也、

師氏掌以美詔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德行、外內之稱也、在心爲德、施之爲行也、至德、中和之德、覆燾特載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保氏舊作而字改之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諸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贏不足、旁要、方程、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祭祀之容、穆穆皇皇、賓客之容、嚴恪矜莊、朝廷之容、踖踖踧踧、喪紀之容、纍纍顚顚、軍旅之容、匪匪翼翼、

指作處

踖蹐作濟濟

司救、掌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災害也、節、旌節也、施惠、賜恤、

春官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也、庸、有常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也、謂會稽、泰山、醫無閭、霍山也、五嶽、岱、衡、華、嵩、恒也、俀、猶怪也、大怪異災、謂天地奇變、若大星辰奔霣、及震裂爲害者也、去樂、蔵之也、大札、大凶、大災、大荒、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癘、凶、凶年也、災、水火也、弛、釋下之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節也、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也、慢聲、惰慢不恭之聲、

夏官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平、成也、制畿封國、以正邦國、封謂立封於壇爲界、設儀辨正也、位、以等邦國、儀、謂諸侯諸臣之儀、進賢興功、以作邦國、作起也、起其進善業之心、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維猶連絡、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詰、窮治也、糾、正也、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職謂賦稅也、任猶事也、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稽計也、均守平則、以安邦國、均、謂尊者守大、卑者守小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比猶親、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征伐而正也、馮弱犯寡、則眚之、眚猶人眚褥也、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有鐘鼓曰伐、以聲其罪、暴內陵外、則壇之、置之空壇之中、別立君也、野荒民散、則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則削其地也、負固不服、則侵之、侵、用兵淺侵之而已、賊殺其親、則正之、正、殺也、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其爲惡者、犯令陵政、則杜之、犯令、逆命也、陵政、輕法也、杜、塞、使不得與諸侯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仲春教振旅、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獵各教民、以其一

焉、遂以蒐田、蒐、擇也、擇取會歟不孕者、仲夏教扵舍、扵舍、猶草舍、軍有草止之法、遂以苗田、夏田爲苗、簡取禽獸不孕任、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也、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獮、猶殺也、大閱中殺者多、仲冬教大閱、大閱簡軍實備禮不如出軍時、遂以狩田、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司勳掌等其功、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等、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冬祭曰烝、王旌畫日月、爲大常也、凡賞無常、輕重視功、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

秋官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謂新開地立君之國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謂簒殺叛逆之國也、以圜土聚教罷民、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慤作勞、有似於罷也、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明刑、謂明書其罪於大方板、以著背也、職事、謂役使之也、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嘉石平罷民、罷民、謂爲邪惡者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

役諸司空、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復白也、長、謂諸侯及所屬吏、

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命夫、謂大夫也、命婦、謂大夫妻也、若有罪不自身坐、使其屬及子弟也、凡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於甸師氏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辭不直則煩也、二曰色聽、色不直、氣不直則餒也、三曰氣聽、氣不直則喘也、四曰耳聽、耳不直則惑也、五曰目聽、目不直則眊然、以八辟麗邦法、附于刑罰、辟、法也、麗、附也、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蔭吏有罪先請、是也、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事國者、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

舊無小司寇字補之

舊也作舊知

刺、殺也、致三問之、然後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訊、言問也、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民無所識也、宥、寬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惷愚、生而癡騃也、赦、謂免其罪也、以此三法者求民情、然後刑殺、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賻、喪家、補其不足、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委、輸也、若國師役、則令犒禮之、犒、勞也、合助相振爲會、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

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災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減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札喪、疫癘也、禍災、新有兵寇及水火也、在野、行軍在外也、

周書

文傳解

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百姓

也、戒之哉、不思禍咎無日矣、（言不遠也、）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變化之頃、謂其疾、）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不明、謂失其機、）兵彊勝人、人彊勝天、（勝天、勝有天命、）能制其有者、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人制之、令行禁止、王之始也、

官人

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窮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脩、其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其私、其老者、觀其思愼彊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慈孝、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昵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

芮良夫解

本書無厲王以下十二字案良夫下當有解字首作道謹作謀

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余小臣良夫、稽首謹誥、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道、謂德政、違、叛之、）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德民讎、茲允効于前、斯不遠、（信驗於前世、不遠也、）商紂弗改夏桀之虐、肆我有周有家、（舉桀行惡滅亡、以爲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之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內願、道王不若、（同、謂位同也、昏闇也、言教王爲不順、）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專利侵亂進不善也、）治亂信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行善則治、行惡則亂、皆所聞知也、）古人求多聞、以鑒戒弗聞、是惟弗知、（言古人患不聞、故有所不知也、）爾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知而不改、無可如何、故曰難也、）夫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是與民爲怨讎、）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弗敵衆、后其殆哉、（言上下無義、對共相怨、則寡者危已、）烏虖、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人養之故擾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專利爲貪、面從爲諛、）不對以備

多聞下舊無以字補之

封作勲德

難、下民胥怨、財單力竭、手足靡措、弗龕戴上、不其亂而、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罪、民不堪命、必作亂也、惟禍發於人之攸忽、咎起於人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言人所輕忽則禍之所起、爾執政小子、弗圖大艱、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苟安無遠慮、賄成、不任德、賢智拑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其求、惟曰哀哉、賢者隱黙、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故君子爲之哀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爾自謂有餘、余謂爾不足、敬思以明德、備乃禍難、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乃汝、難至而悔、悔將安及、

春秋外傳國語

周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蝗螟之屬、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以行其輕、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

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權、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之、而行之也、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貨、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也、故民失其貨、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遠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前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爲用、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而輕重之、離民匱財、是爲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故已爲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君以善政、爲經、臣奉而成之、爲緯也、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斂而鑄大也、猶塞川原爲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

民貨作民資

也、無日、無日敬也、若民離財匱、災至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王弗聽、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貨、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今王作鐘也、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發動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眩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故猶欣、歆、喜服也、言發德教、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納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爲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民以心力、行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爲盡力、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

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鐘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夫匱財用疲民力以逞淫心逞快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和伶人樂人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疲莫不怨恨臣不知和州鳩以爲鐘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故曰不知其和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曹群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毀其固如城衆口鑠金鑠消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消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鐘也懼一之廢也三金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王崩而言不和明樂人之說

晉語

武公伐翼弑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死大夫共叔成也吾以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共子晉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爲君父在師也、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道乎、私利、謂不死爲上卿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爲忠也、從君而貳、君焉用臣、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易、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爲難、而勤修之、故其易將至、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爲司馬、宣子、趙盾也、獻子、韓厥也、司馬、掌軍大夫也、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軍列也、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有死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爲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勤修其志、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莫與比而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造爲、及謀爭相爲、終始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可皆從）、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引黨以封已、（引、取也、封、厚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爲朋黨）、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以是爲美）、安民以爲樂、（以能安民爲樂）、聽德以爲聰、（聽用德也）、有致遠以爲明、（能致遠人）、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楯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也）、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疲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其時務也）、百官煩也、（爲之徵發）、數年乃成、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

害焉、故曰美也、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封厚也、胡、何、何以爲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故先王之爲臺榭也、（積土爲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氣祥、（凶氣爲氛、吉氣爲祥、）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爲不匱財用、（爲、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不害穀土也、磽、确、）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時、）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知、猶聞也、）若君謂此美、而爲之正、（以爲得事之正也、）楚其殆矣、（殆、危也、）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囊瓦、）子常與之語、問畜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問畜聚積實、如餓豺狼、（實、財也、）殆必亡者、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

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惡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爲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壁滿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曰殣、是之不恤、而畜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期年子常奔鄭、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言以賢爲寶也、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也、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口實、譏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悅于鬼神、悅、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

又有藪曰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之藪澤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衛火災、角、所以爲弓弩、齒、所以爲琴瑟、賦、兵賦也、所以供幣帛以享於諸侯、享、獻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也、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乎、莊王曰、今者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者何等也、姬曰、妾得侍於王、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求美人而進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衆美也、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覇、樊姬之力也、

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橛必先矣、君子居是國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趍車馳、汹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天之救也、不亦晚乎、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鵜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雖有此五德、君猶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以爲相、三年燕政大平、哀公喟然大息、爲之避寢三月、曰、不愼其前、而悔

其後何可復得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執尊貴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凌私鬬心智慧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姦飾詐貌美好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理矣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矣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以物害性矣適情性則欲不過節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矣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已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居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
人有六情失之則亂從之則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

本書不以物害性矣作不害物性

舊無百字補之

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

智如原泉、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爲輔檠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任使、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闚牖而知天道者、非目能見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萬里之外、以已之度度之也、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欲安逸焉、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已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敢

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可不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蛩蛩、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夫鳥獸魚猶知假、而況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痛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觸墻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故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貴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物不益、山澤之出財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古者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並馬、未得

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修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餘財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即不爭、不爭即彊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必如吾言、愼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瑟固方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且有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明王之使人也、必愼其所使、既使之、任之以心、不任以辭也、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愕愕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

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掖、衆人之唯唯、不若直士之愕愕、昔者紂默默而亡、武王愕愕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舩人蓋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之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於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特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耳、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此之謂也、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

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對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君弗能用也、君不能用、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燕曰、其說云何、對曰、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棗、後宮婦女以相提挈、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穀、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鈐刀畜之、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敖、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

而槩紂伐望人者不至特人者不久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云自求伊祐此之謂也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嘆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御曰故公家畜也疲而不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對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惡可乎對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乏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不惡也文侯曰善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曰發躄逆脹滿支腸盲煩喘痺風此之謂也賢醫治之若何曰省事輕刑則發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躄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使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腸不作上振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用

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害、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亦有臺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采椽不斲、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若此者乎、於是楚王怕如也、

羣書治要卷第八

羣書治要卷第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孝經　論語

孝經

仲尼居、仲尼、孔子字　曾子侍、曾子、孔子弟子也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子者、孔子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以用也、睦、親也、至德以敬之、要道以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也、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參、名也、參不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故曰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敎人親愛、莫善於孝、故言敎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者詩之篇名、無念無忘也、聿、遹也、修、治也、爲孝之道、無敢忘爾先祖、當修治其德矣、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愛其親者、不敢惡於他人之親、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已慢人之親、人亦慢已之親、故君子不爲也、愛敬盡於事親、盡愛於母、盡敬於父、而德敎加於百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故德敎加於百姓也、形于四海、形、見也、德敎流行、見四海也、蓋天子之

本書形作刑

孝也、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呂刑、尚書篇名、一人謂天子、天子爲善、天下皆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敬上愛下、謂之不驕、故居高位、而不危殆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費用約儉、謂之制節、奉行天子法度、謂之謹度、故能守法、而不驕逸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居高位能不驕、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雖有一國之財、而不奢泰、故能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富能不奢、貴能不驕、故云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上能長守富貴、然後乃能安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薄賦斂、省徭役、是以民人和也、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恐懼貌、兢兢、戒愼貌、如臨深淵、恐陷、如履薄冰、恐陷、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不合詩書、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不合禮樂、則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詩書、則不言、非道不行、非禮樂、則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則爲備矣、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當早起夜臥、以事天子、勿懈惰、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事父與母愛同、敬不同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事父與君敬同、愛不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兼、幷也、愛與母同、敬與君同、幷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故以孝事君則忠、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也、以敬事長則順、移事兄敬以事於長、則爲順矣、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事君能忠、事長能順、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謂父母、士爲孝、當早起夜臥、無辱其父母也、

因天之道、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順四時、以奉事天道、分地之利、分別五土、視其高下、此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行不爲非、爲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慶財爲費、父母不乏也、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總說五孝、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孝無終始、能行孝道、故患難不及其身、未之有者、言未之有也、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上從天子、下至庶人、皆當爲孝無終始、曾子乃知孝之爲大、子曰、夫孝天之經也、春秋冬夏、物有死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山川高下、水泉流通、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悌恭敬、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天有四時、地有高下、民居其間、當是而則之、則天之明、則、視也、視天四時、因地高下無失其早晚也、因地之利、所宜何等、

因上舊有子曰二字剛之

末下九字疑有脫誤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以、用也、用天四時地利、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是以其教不煩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政不煩苛、故不嚴而治也、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見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先修人事、流化於民也、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也、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野、上行之則下效法之、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善者賞之、惡者罰之、民知禁、不敢爲非也、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古者諸侯、歲遣大夫、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此不遺小國之臣者也、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使世子郊迎、藁禾百車、以客禮待之、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各以其職來助祭宗廟、是得萬國之歡心、事其先王也、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治國者、諸侯也、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之心、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養則致其樂、祭則致其嚴、故親安之也、祭則鬼饗之、祭則致其嚴、故鬼饗之、是以天下和平、上下無怨、故和平、災害不生、風雨順時、百穀成熟、

禍亂不作、君惠臣忠、父慈子孝、是以禍亂無緣得起也、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故上明王所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以其孝治天下、故致於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大也、有大德行、四方之國順而行之也、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異於萬物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者德之本、又何加焉、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尊嚴其父、莫大於配天、生事愛敬、死爲神主也、則周公其人也、尊嚴其父配食天者周公爲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郊者祭天名、后稷者、周公始祖、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王、周公之父、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上帝者、天之別名、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周公行孝朝、越裳重譯來貢、是得萬國之歡心也、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聖人所能加、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因人尊嚴其父、教之爲敬、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順人情也、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聖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樂之、故不肅而成也、其政不嚴而治、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本謂孝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也、君臣之義也、君臣非有天性、但義合耳、父母生子、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君

親臨之、厚莫重焉、君親擇賢、顯之以爵、寵之以祿、厚之至也、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人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親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能敬其親、而敬他人之親者、謂之悖禮也、以順則逆、以悖爲順、則逆亂之道也、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惡人不能以禮爲法則、乃化爲惡、若桀紂是也、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不以其道、故君子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君子不爲逆亂之道、言中詩書、故可傳道也、行思可樂、動中規矩、故可樂也、德義可尊、可尊法也、作事可法、可法則也、容止可觀、威儀中禮、故可觀、進退可度、難進而盡忠、易退而補過、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畏其刑罰、愛其德義、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淑、善也、忒、差也、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可法則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樂喝歡心、以事其親、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雖尊爲君而不驕也、爲下不亂、爲人臣下、不亂敢爲亂也、在醜不爭、醜、類也、以爲善不忿爭、居上而驕、則亡、富貴不以其道、是以取亡也、爲下而亂、則刑、爲人臣下、好作亂則刑罰及其身、在醜而爭、則兵、朋友中好爲忿

宮下舊有劃字刪之

爭者、惟兵及之道、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之親、今反驕亂分爭、雖日致三牲之養、豈得爲孝子、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五刑者、謂墨劓臏宮大辟也、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事君先事而後食祿、今反要君、此無尊上之道、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已不自孝者、不可法、又非他人爲孝、不可親、此大亂之道也、事君不忠、侮聖人言、非孝者、大亂之道也、

子曰、敎民親愛、莫善於孝、敎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樂者、感人情、樂正心正、樂淫則心淫也、則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上好禮、則民易使、禮者、敬而已矣、敬禮之本、有何加焉、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悅者衆、所敬一人、是其少、千萬人悅、是其衆、此之謂要道也、孝悌以敬之、禮樂以化之、此謂要道也、

子曰、君子之敎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也、但行孝於內、流化於外也、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天子事三老、所以敬天下老也、敎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天子兄事五更、所以敬天下悌也、敎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天子郊則君事天、廟則君事尸、所以敬天下臣、詩云、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以上三者敬於天下、眞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至德之君、能行此三者、敬於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門、故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以敬事兄則順、故可移於長也、）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君子所居則化、所在則治、故可移於官也、）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七人者、謂大師、大傅、大保、大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爭臣輔善、未聞其官、）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令、善也、士無臣、故以賢友助已、）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委曲從父命、善亦從善、惡亦從惡、而心有隱、豈得爲孝乎、）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盡孝於父、則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盡孝於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視其分察也、）長幼順、故上下治、（卑事於尊、幼順於長、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事天

上下當有脫字刪之

能明事地能察德合天地可謂彰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雖貴爲天子必有所尊事之若父三老是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事之若兄五更是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設宗廟四時齋戒以祭之不忘其親修身愼行恐辱先也修身者不敢毀傷常恐其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事生者易事死者難聖人愼之故重其文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孝至於天則風雨時孝至於地則萬物成孝至於人則重譯來貢故無所不通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道流行莫敢不服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君臣同心故能相親

論語

學而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與先能事父兄然後仁可成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孔子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曾子曰孔子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者也子曰導千乘之國導謂爲之政敬也敬事而信

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節用、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不妨奪農務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古之遺文、子夏曰、孔子弟子卜商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主、親也、憚難也、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

爲政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德者、無爲、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篇之大數、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歸於正也、子曰、導之以政、政、謂法教、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苟免、導之以德、德、謂道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也、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小人比而不周、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哀公、魯君諡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
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康子、魯卿季孫肥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上也、孝慈則忠、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敎不能則勸、舉用善人、而敎不能者、則民勸、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無信、其餘無可也、大車無輗、
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輗、轅端橫木以縛軛者、小車、駟馬車、軏、轅端上曲鉤衡者也、

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和易、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魯君諡、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里仁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

必於是、造次、急遽也、顚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仁也、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黨謂族親也、過厚則仁、過薄則不仁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乎、如禮何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俱不得中、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遲鈍也、言欲遲、行欲疾、

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孔文子、衛大夫孔圉、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敏者、識之疾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公孫僑也、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僻貌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魯大史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雍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顏回、孔子弟子也、遷者移也、不貳過、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憂也、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子之所愼、齊、戰、疾、愼齊每祖考、愼戰重民命、愼疾愛性命也、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道不遠、行之則是、

太伯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葸、畏懼之貌也、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絞、刺、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興、起也、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偸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以爲已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欲各專一於其職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學也、）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美其有成功、能擇任賢臣、）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布其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煥乎其有文章也、（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稷契皐陶伯益也、）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賢、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非也、菲薄也、致孝于鬼神、謂祭祀豐潔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

子罕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土籠也、此勸人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平地者、將進加功、雖

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

顏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約身、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曰、請問其目、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事此語必行之、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子張、孔子弟子顓孫師也、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之、膚受、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之及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

而稅、謂之徹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二而稅、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辨別、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子曰、聽訟吾猶人、與人等、必也使無訟乎、化之在前、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季康子患盜、問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樊遲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弟子樊須也、慝、惡也、修、治也、治惡爲善、子曰、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然後得報、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智、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

措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之人用之、廢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何謂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皐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

子路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導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子路燎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矣、仲弓爲季子宰、問政、子曰、先有司、孔子弟子冉雍也、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汝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問往將何所先行之也、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教令也、子適衛、冉子僕、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言衛民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古有此言、孔子信之、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子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國、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以其大要、一言不能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興國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之、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如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

國矣葉公問政葉公名諸梁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莒父魯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弃也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弃去而不行之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南國之人也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善夫善南人之言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善已惡人善惡已是善善明惡惡著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悅也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悅之不以道不悅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度才而官之小人難事而易悅也悅之雖不以道悅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忌而實自驕矜也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戰必敗是爲弃之

憲問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公叔文子衛大夫）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謂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而犯之、（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犯顏諫爭）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有人來、不逆之以爲詐、不億疑之以爲有不信、然而人有詐不信、有以先發知之、是人賢逆詐億不信、所以恨恥之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猶難也）

衛靈公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乘殷之輅、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取其黼黻絻塞其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危、俱能惑人心、使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文仲魯大夫也、柳下惠、展禽也、知賢不舉、爲竊位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責己、小人責人、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亂大謀、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季氏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也、言當陳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也、）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柙、檻也、櫝、櫃也、失虎毀玉、非典守者過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固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疾如汝言、）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不能安民政治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則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便僻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便辯也謂佞而辯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動則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特尊貴以自恣樂佚遊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宴樂沉荒淫黷也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未見君子顏色所趨向而便逆先意諦者猶瞽者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得貪得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德也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首陽、山名、）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所謂以德爲稱、）

陽貨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君子愼所習、）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不見侮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乎、對曰、未、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父子不知相爲隱之端、）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妄抵觸人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

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但謂鐘鼓而已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言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爲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其邪音而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也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惡者好稱說人惡所以爲惡也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塞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徼以爲智者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惡不遜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微子

柳下惠爲士師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周公謂魯公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君子不施其親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謂惡逆之事也

子張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其過、不言情實也、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厲、病、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堯曰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則舉之、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寬則

得衆、敏則有功、公則悅、言政公平則民悅矣、凡此五帝三王所以治、故傳以示後世也、子張問政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羣書治要卷第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孔子家語

始誅

孔子爲魯大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法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也、）屍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之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也、）其談說足以飾衰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以不除、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爲國家者、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敎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

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豻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徹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誡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

孔子閑居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道不尊也非道德不明也雖有國之良馬不敢服乘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

則廢至憚之七字作勤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十三字誡作試世上有今字

書無其道之其

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在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

曾子曰、不勞不費之爲明王、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也、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無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知節、此之謂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

曾子曰、道則至矣、夫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汝以爲姑止此乎、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有法、必裂地而封之、分屬而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

不肖下舊有然字賢下舊有良字刪之

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田獵罝弋、罝掩網也、弋繳射也、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迹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其博有萬民也、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也、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乎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

其名、又知其實、既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明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智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能、有土之君、能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之降也、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莊席之上、言安而無憂也、大婚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夫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之

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也、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也、（夫婦正、則出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乃可以正人矣）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如、禮則足以振敎之也、）國恥則足以興之、（恥國不如、禮則足以興起之、）故爲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也者、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也、傷其本、則支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于天下、（愾、滿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敬恭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

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不能樂天道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于物、謂之成身、不過于物、合天道也、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示百姓、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雕璣、器不雕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萬民同利、古之明王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政下有以作共言苟求得）

衆四字

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理、夫昔之用民也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也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爲禮也、

舊脫所謂字補之

備作徧

五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有聖、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愼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也、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無伐善之色也、思

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越、過、）所謂賢者、德不踰閑、（閑、猶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謂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隣、此聖者也、（隣、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也、始明也、夙、早也、興、起也、）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乎中昃、（中、日中也、昃、日昳也、）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

讓、愼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乎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歎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也、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既明此五者、而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乎何有失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之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之於官也、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銚、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也、捷捷、貪也、捷捷面不良、所以爲貪、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通也、通、近也、言人無智能者、雖不慤信、不能爲大惡也、不慤信而有智能者、然後乃可畏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弗能加也、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辛、紂也、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爲助也、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得

者下有則字

福反爲禍者也、又其先世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天孽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恐駭、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轉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儆、戒也、災妖不勝善政、夢怪不勝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極也、明王達此也、

致思

季羔爲衛士師、士師、獄官、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之、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故、刖者曰、斷足故我之罪也、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

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子路爲蒲宰、爲水備、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與一簞食一壺漿、孔子止之、子路曰、由也以民多匱餓者、匱乏也、是以與之簞食壺漿、而夫子使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也、速已則可、不已則爾之見罪必矣、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憭憭焉如以腐索御奸馬、憭憭焉、誠懼之貌、奸馬、突馬也、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之何其無畏也、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弗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端、正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誡故置於坐側也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水實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孔子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焉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虛靜化若四時之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也）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

觀周

孔子觀於明堂、觀四方之壇、（壇墠）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則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

孔子觀周、遂入大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雖處安樂必警誡也）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緜緜微而不絕則有成網羅者）豪末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將尋斧柯、（尋用）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趣彼、我獨守此、人皆惑惑、我獨不徙、（惑惑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唯能於此、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對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衛國無遊放之士、靈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

賢、言其所以退、以容賢於朝、欲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乎、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對曰、此猶未甚者、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絕其世祀、荒乎淫樂、沈湎于酒、佞臣諂諛、窺導其心、忠士鉗口、杜口、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之謂忘其身之甚者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在、孔子

曰、在於舉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舉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舉賢而弗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隣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衛靈公問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訪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謂也、

辨政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而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之謂奪、以不肖代賢、是之謂伐、緩令急誅、是之謂暴、取善自與、是之謂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謂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愼焉、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繼嗣不立、則亂之源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不終始、無務多業、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

利於行、湯武以謙謙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其無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之、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則天下之善言、不得聞其耳矣、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問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如已者、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

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者焉、

哀公問政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於智、力行近於仁、知恥近於勇、知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九經焉、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人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莊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盛其官任使之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時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食之、各當其職事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綏安也、繼絕世、舉廢邦、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焉、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跲、躓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疚、病道前定則不窮、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冶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逸、公不悅、其後三日、東冶畢之馬逸、公聞之、促駕召顏回、顏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冶畢之善御、而子曰、其馬將逸、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而已矣、昔者帝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逸民、造父無逸馬、今東冶畢之御也、歷嶮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馬窮則逸、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

困誓

衛遽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友任之、史魚驟諫、公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公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禮矣、吾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畢猶足也、禮殯於客位、）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遽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執轡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

舊無法字補之　已下舊有而字

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極至也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爲有德而兆民懷之、懷歸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弃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可制也、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所法修、民無所法修、則迷惑失道、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在手以爲轡、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趣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

剛之

務作猶

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

五刑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之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義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飾、整齊、）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疲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務其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言不請而擅行也、）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以刑不上大夫、

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敎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敗俗於是乎用刑矣、仲弓曰、古之聽訟、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赦從重、附人之罪、以輕爲比、赦人之罪、以重爲比、疑獄則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弃之也、古者公家不畜

刑人、大夫不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弗及以政、弗欲生之故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獄成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吏、獄官吏也、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奏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然後乃以獄之成報于王、王以三宥之法聽之、君王尚寬、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也、而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變易官與物名、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邪道、作淫聲、淫逸惑亂之聲、造異服、非人所常見、設奇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怪異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盪、動也、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堅守、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之、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民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不聽於棘木之下也、

問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汝、聖

人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爲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綏兆、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恭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國順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以亂也、昔者明王聖主之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外內、序親疏遠邇、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屈節

宓子賤爲單父宰、恐魯君聽讒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也、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擊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焉、辭請歸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意者其以此諫乎、公寤、大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徹二史、則寡人無以知過、微夫子、則寡人無由寤、遽使告宓子曰、自

今日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政於單父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

正論

定公問於孔子曰、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可乎、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將天下實賴之、豈惟魯而已哉、公曰、何也、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上齒、夏后氏貴爵而上齒、殷人貴富而上齒、富、謂世祿之家、周人貴親而上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于天下久矣、次于事親、是故朝廷同爵則上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君欲問之、則爲之設席、八十不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於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敢與長者並肩也、不錯則隨、錯、厝行也、父黨隨行、兄黨厝行、見老者、則車從避、見老者在道、車與步、皆避之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於路、任、擔也、少者代之也、而悌達於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於州巷矣、古之

道、五十不爲甸役、（五十猶老、不從力役之事、不及田獵之徒也、）頒禽隆諸長者、而悌達於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上齒、而悌達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蒐狩、修于軍旅、則衆同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東益、東益宅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子夏問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莅祚、周公攝政而治、抗世子之法於伯禽、欲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爲人子者、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者、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

羣書治要卷第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上

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徇、疾也、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是爲黃帝、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山名也、在隴右、南至于江、北逐葷粥、獫狁也、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時播百穀、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衰、蚩尤氏叛、不用帝命、黃帝於是脩德撫民、始垂衣裳、以班上下、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杵臼之用、以利萬人、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諸侯咸叛神農而歸之、討蚩尤氏、禽之于涿鹿之野、諸侯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俯仰天地、置衆官、故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地典力牧常先大鴻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分掌四方、各如已覩、故號曰黃帝四目、又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自黃帝以上、穴居而野處、死則厚衣以薪葬之中野、結繩以治、及至黃帝、爲築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而易以棺槨、制以書契、百官以序、萬民以察、神而化之、使民不倦、後作雲門咸池之樂、周禮所謂大咸者也、於是人事畢具、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年、故宰我疑以問孔子、孔子曰、民賴其利、百年而崩、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也、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帝顓頊平九黎之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

帝嚳高辛者、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黃帝之曾孫也、生而神靈、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

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弗從服、帝王世紀曰、帝堯以人事紀官、故以句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帝王世紀曰、帝堯置欲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徵、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夏服葛衣、冬服鹿裘、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

著事子道二字衍之

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帝王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論曰、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故無陷刑之民、是以或結繩而治、或象畫而化、自庖犧至于堯舜、神道設教、可謂至政無所用刑矣、夫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善無微不著、惡無隱不章、任自然以誅賞委羣心以就制、故能造御乎無爲、運道於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含德若自有者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乎、

夏禹、名曰文命、當堯之時、洪水滔天、舜登用、乃命禹平水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朔北方也、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於是大平治、帝舜薦禹於天、舜崩、遂即天子位、國號曰夏后、十七世、帝履癸立、是爲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遂伐桀、桀走鳴條、南夷地名、遂放而死、

湯始居亳、征諸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視形、視民知治不、伊尹

曰、明哉言、能聽道勉進、君國子民、爲善者在王官、勉哉勉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湯乃伐桀、踐天子位、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太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故稱中宗、帝辛立、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搏猛獸、智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有蘇氏美女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鹿臺在朝歌城中也）而盈鉅橋之粟、（鉅橋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沙丘在鉅鹿東北）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慢於鬼神、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

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於是紂廼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也、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幷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紂囚西伯羑里、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廼赦西伯、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又用惡來、善毀譽諸侯以此益疏、多叛紂、微子數諫不聽、廼遂去、比干強諫、紂怒、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廼詳狂爲奴、紂又囚之、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走、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殺妲己、殷民大悅、

周后稷名弃、好耕農、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邰、曾孫公劉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之法、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

舊脫古公卒至季歷卒九字補之

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皆慙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伐紂紂師皆倒兵以戰武王遂入斬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封諸侯班賜殷之器物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入曰振旅也）示天下不復用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者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也）穆王即位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祭畿內之國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

舊無財求而利共五字聊之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圻、衛圻、衛之舊缺有不祀則修言六字及注言號令也四字）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侯服者祀、（供月祀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荒服者王、（詩云、莫敢不來王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外傳云、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爵卑職貢之名號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也）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不至、則有刑罰也）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幾頻乎、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

至諸侯有不睦者、厲王即位、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有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召穆公也）、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睨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有作者

舊無出猶至是乎十四字補之

於是乎興、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叛襲王、王出奔于彘、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幽王嬖愛褒姒、欲廢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爲晉軍所圍、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

是繆公虜晉君以歸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疲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繆公曰善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

開地千里、遂覇西戎、
秦始皇帝、莊襄王子也、名政、二十六年初幷天下、自號曰皇帝、事皆決於法、刻削無仁恩、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鏤金人十二、置廷宮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在長安西北、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在高陵縣）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

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弃市（禁民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三十五年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

石東海上、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自是後、莫知行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也。諸生在咸陽者、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長子扶蘇諫、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至平原津而病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李斯陰謀更詐爲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賜扶蘇蒙恬死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與高謀曰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無以臣畜天下二世東行郡縣尊用趙高乃陰與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也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上

羣書作羣臣之

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無疑、即羣臣不及謀矣、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羣臣諫者、以爲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戍卒陳勝等反、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三年、章邯等圍鉅鹿、邯等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邯等遂以兵降諸侯、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項羽虜將王離等、自關以東、大氏盡叛、高

羣書治要　卷十一　四字補之

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爲崇、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發吏卒追、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叛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二世自殺、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稱病不行、高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沛公破秦軍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諸侯兵至、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

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太史公曰、秦自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
皇、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
侔、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
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
而終身不悟、已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
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
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
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
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
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飭法設刑、而天下治、其
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
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
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
叛矣、故周得其道、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
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

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册、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締、結也。）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樓緩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田忌廉頗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

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脅國請服、弱國入朝、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拊拍也一作搞）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築長城、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百姓、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鏑、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斷華山爲城也）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猶問也）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繩繫戶樞瓦甕爲窓也）甿隸之人、（甿民）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出偏起什伯之中、（首出十長伯長中也）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斬木爲兵、揭

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韓魏之君、鉏耰棘矜、以鉏柄及棘作矛禮也、耰椎塊椎也、非銛於長鎩矛戟、長刃矛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向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絜束之絜、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兼諸侯、南面稱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風、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

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小福也、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斯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賦斂無度、天下多事、百姓困窮、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而天下苦之、自君

舊無世家二字加之舊無齊字補之

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世家

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數欺大臣羣弟、子糾奔魯、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及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已立、欲殺管仲、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齊人皆悅、於是始霸焉、管仲病、桓

舊據桓公卒三字補之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其子以適君、非人情也、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近、（衛公子開方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也、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羣吏、諸大夫也、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屍在床上六十七日、屍蟲出于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封於魯、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爲魯大子、仲山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則政不立也）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王命廢也、王其圖之、弗聽、卒立戲爲太子、是爲懿公、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宣王伐魯殺伯御、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潰、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昭王卒、惠王爲太子時、與樂

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微子開者、紂之庶兄也、紂旣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箕子者、紂親戚也、紂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詳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曰宋、

唐叔虞者、周成王弟也、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舊無趙字補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單復具爲一襲也、

魏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文侯弟名成也、）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寡人相定矣、李克曰、魏成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矣、

齊威王初即位、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

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誡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誡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開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而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幷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以求福也、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羣書治要卷第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舊無史記列傳四字加之）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舊無衣字無食不甘味四字補之

本書立作拿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衛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既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之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舩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河作川

然作之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無逸字

遷之陰密、屬定安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強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屈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疎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官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途厠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劍以自裁、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驟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匴、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舊無梏字補之下桎梏同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虺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辭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循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烈勢欠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官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貫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雠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正老氏稱、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觚方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舊無大王二字補之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即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舊無用其之其補之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舊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七字補之

舊無大巫嫗之三字補之下大巫嫗同

舊無豹曰若皆

四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夫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經作搏
念心財
進作翕
心而進

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少子、下游青冷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興兵伐齊、堀爲漁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清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洽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螗蜋超枝緣條、申要擧刃、經其形也、夫螗蜋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伺螗蜋、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舊無兵國之兵字補之下吳國同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穽陷在於前、掩忽陷隧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29-0（第 2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二冊

120-7505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二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三冊

漢書六卷（原八卷　原書缺二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三冊　目錄

卷十三　漢書一　（缺）
卷十四　漢書二　三三三
卷十五　漢書三　三五〇
卷十六　漢書四　三七六
卷十七　漢書五　四〇五
卷十八　漢書六　四三六
卷十九　漢書七　四六一
卷二十　漢書八　（缺）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同於

本書祭祀作提祭

刑之之刑作行

（卷第十三原缺）

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爲異、尊卑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即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舊無下沸字補之

遂寢、至武帝即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爲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爲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推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敎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敎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嘗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政敎清明、乃嘗立明堂辟雍、明帝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常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細也、粹、淳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趫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用作往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敎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共工主水官、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極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押作抽

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顯抑脇鑊亨之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填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卽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疎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案劉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盛作威

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羈羈而御騏突、（以繩繫馬頷曰羈、騏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奸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恩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謦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煣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羅甚貴傷民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趣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哉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孰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饋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擧而爭起矣延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殿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也稟稟危也窮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晁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稟、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趍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倦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畀、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餘、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恥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羅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哀帝即位、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篡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以爲疎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貶鉤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吏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謹譁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時爲斂糴之重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二十兩爲溢秦以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報論）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俾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衆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怵誘動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

拍作貊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栢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辠、選舉陵夷、廉耻相冐、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滄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馳、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摧浮淫幷兼之徒、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貰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

超擢作趨改之

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幷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揚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嬉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具而望幸。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

治粟都尉領大農，奏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久之，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即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遂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遂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躁作躁

性蹻擾、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擧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兪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鏁、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喩、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傜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鬬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幷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猪突狶勇、後四年、而漢兵誅幷、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爲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無某字作云改之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譎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三

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何曰王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言羽一嗟千人皆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

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閼與、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閼與、說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水、閼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勒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

舊無我字補之

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項羽死、徙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韓信、布心恐懼、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王、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

爲之奈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也、玄孫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譖毀焉、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寵、見灾異並起、天地失常、徹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刎劘、猶不忘君、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

其離心、以事其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嗟嗟、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白墨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文書紛紜、毀譽渾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孫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舊無此字補之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枉盛者、正士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讙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僭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殆皇賢季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

泡作法

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

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奢、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灌將于京、嘖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槨、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乎、孝文嘻焉、遂爲薄葬、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移作訓）

（舊無厚衣之以薪五字補之）

棺椁、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櫟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智者、葬

愈厚、丘壠爛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儉約、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徙昌陵、增埒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一億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葬、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

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專國擅勢、假大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藉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大后之寵、據將相之位、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畀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

讒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廼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廼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旨、上廼赦布、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

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窺見陛下深淺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欒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赦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待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

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稀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開舊作關改之

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白、相舍後園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廼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奢、縞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孝已、高宗

之子、有孝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
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
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
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
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
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
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
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
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廼謝
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
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
事、惠帝以勃爲大尉、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
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
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
是爲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後廼免
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逮
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舊無實字補之

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以公主爲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

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廼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畏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寢時入奏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頻首、首盡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四

傳

酈食其陳留人也好讀書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漢王據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天下何歸曰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

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刓斷無復廉鍔也、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叛之、賢材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水、援上黨之兵、下井陘、破北魏、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阨、拒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陸賈楚人也、有口辯、常居左右、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其後曰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呂大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謀於大尉勃、卒誅諸呂、安劉氏、立文帝、賈之謀也、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輅以木當胸、挽重輦車也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及武王伐紂、不期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

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亢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

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廼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廼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

叔孫通薛人也、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蒯通范陽人也、韓信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

知天下權在於信、說信曰、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方今爲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過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爲淮陰侯、謀反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聞之召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以鹿喻帝位也）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爲陛下所爲、願力不能、可殫誅邪、上廼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入深山隱居、通廼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

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賈誼洛陽人也、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編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以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向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天下順治、生

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之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樹國於險固諸侯彊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下數被其殃、上數喪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今或親弟謀爲東帝、（淮南厲王長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與居、爲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天子春秋鼎盛、（鼎方）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也、今

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抗其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殷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恭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

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令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
廼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
非獨性異人、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
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徼侯而居、雖至今存可、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也、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
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
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雖在細
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
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
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
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天下咸知陛下
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細民向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腫足曰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隸妾）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閨中（閨賣奴婢閨也）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是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襠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肩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

取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出作贅壻）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假其父鉏而惠之）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猶責也）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者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衆掩寡知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誼捐廉耻日甚殺父兄盜者剟寢戶之簾（剟取也）搴兩廟之器（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父母兄弟妻子、）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大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殷爲天子二十餘世、周爲天子三十餘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緥之

中、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職也、於是爲置三少、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楚之鄉、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在衡和在軾）步中采齊、趨中肆夏、（采齊肆夏樂詩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舊無故字補之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至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刈草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夫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貫習也）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導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導之以德教、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也、夫天下大器、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祚德被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人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

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讒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忌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皐、不及大夫、顧其離主上不遠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故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廻避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

舊無死而二字補之

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耻、故人矜以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爲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比謂比方、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比於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彼亡國也、）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爰盎字絲、楚人也、孝文時、爲中郎將、從覇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騎衡、（騎倚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駙六飛、（六馬之疾若飛也、）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盎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廼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戚夫人也、）於是上廼悅、入語愼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調選也、）

仁愛士卒、皆爭爲死、

晁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

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兵法有必勝之將、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士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崔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趍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祖裼同、（祖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

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舁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騶發其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則匈奴之革笥木薦（革笥以皮作如鎧也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

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死爭勝、跌而不振、蹶跌不可復起、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楊粵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仆也、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發之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漱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擾亂邊境如飛鳥走獸放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繞至胡又已去聚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募罪人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乆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與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縣官爲贖、（得漢人、官爲贖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東方諸郡次當戍邊、）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甚大惠也、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

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蓁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生死相卹、墳墓相從、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擇其邑之賢材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故詔有司、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將以匡朕之不逮、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無有所隱、錯對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幷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強、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

蒼頡無貪人至侵者十二字補之

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眷欲無極、民力疲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諫（恐機發陷禍、而誅以求自全、）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製、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對奏、天子善之、遷大中大夫、錯以諸侯強大、請削之、後吳楚反、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謝天下也後十餘日、廷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也、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被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耶、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

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廼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鑄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廼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橛爲閫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荀悅紀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皓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固之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於汨灑、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爲安劉氏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捐襟、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竭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弔屈原、惻愴慟懷、豈

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傳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爲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清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厠謂牀邊踞牀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亂也）而公以

此無種矣黔時與湯論
黔憤發罵曰天下謂刀
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
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
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
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
下譬應秦非徒如此也
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
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
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
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
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也樹以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
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辯常在文深小苛
不可以爲公卿果
側目而視矣
亂之道借秦爲論
帶之士修身於內
至秦則不然貴爲
衣半道羣盜滿山
而聽一夫大呼天
咸陽而西至雍離
又爲阿房之殿殿
步從車羅騎四馬
至於此使其後世
道於天下東窮燕
梁其外隱以金椎
爲馳道之麗至於
託足焉死葬乎驪
下徹三泉冶銅錮
以翡翠中成觀游

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裸顆小冢、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

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謗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

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廼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廼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

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軻刺始皇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也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晝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妬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舊無之君二字補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廣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聾於冥、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臨、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

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

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

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喙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瑕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薛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及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

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

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欲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

舊無夫字補之

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來時大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

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南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

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廼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

下之功故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鬱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効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樽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險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焚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

劉向新序雜事作說苑

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脇、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廼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廼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秦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曰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舊無曰以仆滅四字補之

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
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
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
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
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諒朕靡有所隱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
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
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
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
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
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
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
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
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

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敎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紱之斯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敎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

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休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

祐舊作祐改之

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灾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

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蹶蹶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追蹙民民寖以大窮富者奢侈貧者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遊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

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竦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至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乖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

舊無下緱氏二字補之

舊無石建二字補之

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廼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

舊無竹典二字補之通下有舩字

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轎、竹輿車也、領山嶺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

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帥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鬼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

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臧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抏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弊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所

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爲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

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得失之効也、書奏、召見廼拜爲郎中、假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假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毋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

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羣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弊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幷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貊（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弊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劒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論爲孝文廟稱大宗、至孝武皇帝、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却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

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

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逼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稍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即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

舊無取給萬民所五字補之

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

舊無此字補之

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射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衣編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纇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業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納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諭、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咈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驫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著無今則不然四字補之）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故舜身賤體悅色敬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蔑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

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蕪左宇補之）

梅福字子眞、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遯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戮鵲遭害、則

仁爲增逝愚者蒙蔽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詹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衛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

舊無少傅二字補之

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大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

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耶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遍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

述舊禮、明王制、殿一世之人、蹐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舊無俗字、無儀字、皆補之）

貢禹字少翁、琅耶人也、元帝初即位、徵爲諫大

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大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漆器物、）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塵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

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詐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慤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

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擧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眞賢、擧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墜、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知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吏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

姓下舊有家字刪之

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舊無豈字補之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漢名奴爲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傅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

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

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爲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蹄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

舊無上曰至何道九字補之

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房

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廻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慴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日磾、張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耶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爲司隸校

諸葛豐上書之豐補之

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

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廼觸情縱欲傾於臾賤之女欲以毋天下不畏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臾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豫也）災異屢

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嘉納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大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崇又以董賢

揚非舊作謁誨譏作試下二字改之　共舊作其改之　吾作予

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學過揚非則刺上之讒言而當則恥其勝已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已而同則惡其奪已之明也後已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訣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負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共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合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肯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悱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

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
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
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
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
政、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
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
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
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
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
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
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
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
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
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
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
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

舊無常字補之

詔輔政、孝元皇帝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裡、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

舊無下望之二字補之

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顓誦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漢書治要卷第十九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0-6（第 3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三冊

120-7506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後漢書四卷

第四冊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四冊　目錄

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四八七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五一五

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五四六

卷二十四　後漢書四　五七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勑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即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欺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徵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閒者章
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美、尚書皆宜抑
而勿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
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
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
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
冤不能理、吏黙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
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
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
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
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
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
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灾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刖亡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飄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萃甲宜助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惛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誓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舊無時臨至縣接十字補之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傜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灾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祉席無華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貴人二字衍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涤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舊編所字無每於至政事十一字皆補之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灌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誓留、大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諫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

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屢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

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蔓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爲白

藏宮字君翁潁川人也何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何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誠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非其時不如息民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優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

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遍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鷙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寵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

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耶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大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愼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

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捄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

（尚書作向改之）

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蘭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抶自西州欽慕

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隴隗、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

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振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修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大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大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

舊無太傅趙熹四字補之

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大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

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敎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

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咲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疎、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

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齊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

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

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咈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奠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幷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卷下書有良字刪之　蔦無遺宗至餘合十七字補之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嘗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譖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寶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

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値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愼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秡、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勑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疎遠壟畝之

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姊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爾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軋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莽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荀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幷州朔部世祖即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侯

舊無封字補之

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誡、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幷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幷州刺吏、引見讌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愼、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與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欲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涕自降抱、卒不爲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

帝下舊有後字刪之

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

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驗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揠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

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事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微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

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安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

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安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苛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

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藏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藏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勅大匠、止作

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綠、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龍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鄙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剪疑事、帝以爲有姦、大怒收郎、即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遷拘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

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陛下者、臣今

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曰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

諫十九字補之

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耶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舊無明年正月四字補之

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覺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憤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箠楚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

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窺天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

善善上有修字　惡上有行字　剛之

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伺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爲大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疾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大尉龐參竭忠盡

舊無南方至互生八字補之

舊無孝元至光武九字補之

舊無參以至得會九字補之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尅已復禮、終受多福、鄧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覆議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于有殷、可不愼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勢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辟清朝、塵黷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徼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壤交通、壤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壤、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壤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蝗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侍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諠譁爲朝結議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殺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誣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喜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兔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令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今內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讙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賤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加謹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危哉、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乖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皓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椒蘭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舊無順帝二字補之

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爲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种暠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安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廐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餓寒之鬼、高門廕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密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閼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竊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鬬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諮、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愼、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撿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議、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嬪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霣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堀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舊無有字補之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官者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闕下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憃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舊作者改之

魯作自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絕食鷹鳶、欲其驚、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侍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驁碩等心憚之、並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寵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
廬可不愼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
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
爲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
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
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
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
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
敎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
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
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
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
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
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灾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故密特訾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徵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貨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堤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顯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紜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不孝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脩已安民爲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撿者離毀刺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鉄動百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治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雄之所言皆明達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舉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舉對曰、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賢臣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希作求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適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扶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即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

命作終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傘、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大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鈇鑽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奸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賀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

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耶、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賫書詣京兆幷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舊無爲太尉三字補之

聚斂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刑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瘿陶王、徙遷河東太守、當舉孝廉、徙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幷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徙、而因達覽書、徙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徙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官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殺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糺而殺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隲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害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慇懃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事九字
稱之

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詔事、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論惟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通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慷慨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讒刺之言以採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冀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苑作苑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穆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凌嫣皓范康楊喬邊部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官位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大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疾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懃、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奸、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眞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隳則姦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述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廊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盛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怠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舊無五百至各千二十字補之

與誅之愔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璆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愔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蒐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毾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歛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愔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歛爲姦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悕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舊無有何至曹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倫爲鈎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擧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節十四字補之

舊無六百二字補之

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夫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嫉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轅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誄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囘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時作皆

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爲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蜂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舊無收掠死獄中五字補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

至腐積、官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刜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貨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假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脩式古典、邊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倣作它

林之士悉令通考經章句何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溥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薪蕘竪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饗宇試明經下策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傲蹇驕悍、訐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膳、軍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無悉字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温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侵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驕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弁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弁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蠭蟻挍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鄙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願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藏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1-3（第 4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四冊

120-7507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五冊

魏志二卷
蜀志　吳志二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五冊　目錄

卷二十五　魏志上　六〇七

卷二十六　魏志下　六三九

卷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六七一

卷二十八　吳志下　六九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衆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有無衆字補之）

本書容作麗

忌作忘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華容、後宮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綴、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灾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忌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肉上舊有骨字刪之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詔、安有所變改造施、吾爲羲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惇等配厚也、

厚也作饗之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閶闔諸門闕外罘罳、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以下舊有下字刪之

舊無其有姿色者五字補之

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舊作魏書誤曰改之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爲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勘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掖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爲海、封土爲山、賴此時天下爲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舍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之侈事、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霈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上顧左右曰、張茂特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景初元年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太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問昌邑高祖於槃衍、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剛心畏雷霆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蔽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爲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干萬乘以死爲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愼其所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爲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生近臣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爲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論謀政事、講論經籍、爲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爲大將軍、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哂、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敎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大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因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嬪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禹階塗末

喜尉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嘉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敘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舊無明字補之

矣、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黨者、不如自求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所策、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或別傳曰、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毘趙儼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爲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太祖以爲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竊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傅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爲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舊無大笑於是太子六字補之

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爲大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爲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爲豫州舉渙茂才後爲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劉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閔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有名、乃辟爲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逵等、就斬約頭、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魏太子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愼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驁而陵峻、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舊無琰爲至變時四十三字補之

惟琰露板咨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戴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矣、琰薦揚訓、太祖爲魏王、訓發表褒述盛德、時人謂琰爲失所舉、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蚡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珩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遵行抑濫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既死珩內不悅後有白珩者出見黥面反者妻子沒爲官奴婢珩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太祖大怒收珩付獄大理鍾繇詰珩辭曰臣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議在絳灌臼起賜劒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矯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窺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驅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珩

玠遂免黜、卒于家、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唯清鑑照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貴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爲動、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鮑勛字叔業、泰山人也、爲中庶子、出爲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子數手書爲之請、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即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官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

穴、大尉鍾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愼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簿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竝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愼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愼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二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徙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文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官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故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季明嘉平中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愼爲粗疏以諰詷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譏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衰闕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爲侍中、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贍智、言之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爲散騎常侍、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活人至問曰十二字補之

舊無督字補之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爲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卽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聲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厠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極殛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愼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之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怕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龐昭等乎、夫糺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爲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文帝卽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謚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燭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儉、天水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舊無以涼至邽令九字補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太和元年徙爲雍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舊無親戚二字補之

戒作扱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審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紱、佩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轡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慺慺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疎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燕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友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弃臣死之後事可思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雅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敎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帬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渥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在床席非廢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假人、則一事廢、一日獲、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徼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潘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壘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唯遂仁德、以副前恩、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慶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慶、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剪枝幹、委權異族、勢同孤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防輔、遂共表稱陳袁美、袁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袁尚約儉、敕勑妃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袁病困、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愼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閫之內、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敎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賜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

舊無或任而不重五字補之

于此乎、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之助、興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幷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微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曁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毘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

舊無捐楫至固金二十二字補之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弃捐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越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疊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策之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寶於閨閫、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爲萬世之策、且今之刺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豪高之士、畢志於衝轭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女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教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士民猶子弟、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舊無應瑒二字補之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弃瑕錄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楚漢未分、蒯通進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跖之客可使刺由、桀之犬可使吠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弃愚於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咎也、太祖以琳爲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爲尚書、明帝即位、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屬性、強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飡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爲五官將文學、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以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治道曰、昔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黙陟者近頗以刺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愛公也卹民也此三事者或刺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黙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黙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爲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遐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舊無魏國既建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裳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僞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尤矣、

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之四字補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歎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聞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耶、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桑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數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即位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桑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安收龜邪桑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舊無明帝即位四字補之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即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監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愼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皐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帝既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皐上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雕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瑤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修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
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
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
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
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
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
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
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
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不聽泠州鳩對而不從
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
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溢聖心求取亡國
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
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
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
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
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
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譽、商辛以殞、大鐘既鑄、周景以斃、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灾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灾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墻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雕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搆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矜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脅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舊無非獨至下也八字補之

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爲護烏丸校尉、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縑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爲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勑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

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遂未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凡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愼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爲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爲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衿伐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禽、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遂謀反、諸軍兵殺會、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敎亦無闕、法立於上、敎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爲藏穫所笑、豈仁賢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曜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蹔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衆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人年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效之、吾終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
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即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
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
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
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
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
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
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
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
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
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祐
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瞥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
皆謂鄧艾見柱陛下知而不理此豈爲唐所謂
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遂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遇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弃弊蹻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咸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爲亮主簿、有忠盡之効、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盡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誓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豚邈遠矣、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

據疑朗聽不字倒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顒、爲朝中多損益、裒陽記曰、楊顒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渡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邵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僉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第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燕瑕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皓禽獸擾於死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矣、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聲大守車浚、湘東大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粮、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峩髯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無濬受皓之降五字補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臨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敦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安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爨國、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掩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蹈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

舊無隨黨神明四字補之

疾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斅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隨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閭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扱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彙巧辭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咎疵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舊雕下有心字剛之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蒙芳隆、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恤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祝加、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寢、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吏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舊無有字補之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温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叡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哀、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釁者譖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終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慇懃、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温非親臣也、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舊無疫死喪之災六字補之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納、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舊無復荒至大願十二字補之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温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贏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願窮盡、輕剽者、則逆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虚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携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虚、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率衆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愼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姧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譽、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

舊無大將軍三字補之

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遂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罷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遂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遂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

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權閹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疊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雍濊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冑、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譔、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極、或圮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弃之水濵、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謨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等、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擧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

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鬪時、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諱晃言斥還田里、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鬪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滅、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沂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幽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
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
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
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
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
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
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
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
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
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
土地實危險而壍塉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
童謡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
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謡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
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
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
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
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
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

舊無人任非其四字補之

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撓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賂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今忠幹與事作委以國事四字

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姚信樓玄賀邵張惇郭逴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賠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姪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嫗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

舊無空尸至民爲十八字補之

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懽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尸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

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刺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喆所行殲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誡、臣察陛下、無思警誡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遵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

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陛敵當途、西州傾覆、孤寡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太皇帝之時、寇鈔懾威、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乏太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

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晧即位、爲太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晧時遷中書令、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

媾近作親洽

醒作醉

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媾近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迕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

謂之輕慢飲之酵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懋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爲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

傷作亦子

文興作登位蹙作苦

舊無不爲難之不補之策作筭

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蹙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慼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力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

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嶮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顒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惜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

累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弃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

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桴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即位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

菜茗作茶荈

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晧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晧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上疏救曜、晧不許、遂誅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晧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

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誰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

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疏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挨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温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泉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効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

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2-0（第 5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五冊

120-7508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 行 人／閻　初
發 行 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六冊

晉書二卷　六韜　陰謀　鬻子一卷

管子一卷

晏子　司馬法　孫子一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六冊　目錄

卷二十九　晉書上　七二一

卷三十　晉書下　七五〇

卷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七八一

卷三十二　管子　八〇六

卷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八三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謙言審訥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乎陶所執不曾此義而徽越職奏之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

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爲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爲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

今書北統河作已北二字

本書氏作武

翊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爲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荀綽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禰採擇嬪媛、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釁、非正形之謂、扃禁以之攢聚、實耽穢之甚、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爲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頠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撿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牓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通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爲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通可以爲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通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撿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遏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通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閽寺、惓惓之誠、皆爲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位居體、重言愼法、仁以厚下、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庾吳蜀

之壘堙、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關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誅、毋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隙、蹙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殄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內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鼎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衣爲旗、非嚴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鼎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

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辭、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爲通、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統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飾織維、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瀆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問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顯、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施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由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等恐著

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尒玄覽、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審民、誠可謂性與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祿之臣、野有逋竄不佈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裨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忘

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撿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枉政、士無謗讀、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飡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宣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妒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即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弒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耶王伷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功而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儁茂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

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儛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

茂作望
舊無封汝陰王四字補之
梁作涼舊無從封扶風王五字補之

敬押可疑

狡猾作所欲

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冏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冏府生禽冏斬於閶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押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舊無安平王三字補之

舊無高密王三字補之

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諡爲愍懷、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太魏之純臣也、臨終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旟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飭麤素、有儒疎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百官下舊有具任爲百官五字稱之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

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穆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

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故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盜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

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

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

也、馳驚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遊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閻纘字續伯、巴西人也、楊駿爲太傅、以纘補舍人、出爲安復令、駿既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朝廷立大孫、纘復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勑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

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大孫幼冲、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祖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詐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桀、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忼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殉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悝長沙人也、兄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閨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悝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兄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治道上下必有脫文

刑法志

侍中臣顧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愼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腹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矣、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

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亡者積多、繫獄猥蓄、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凌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劓割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踐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

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爲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

藝文類聚遠作追藝文類

聚郡守下有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十一字無便字

書疑事

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顧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機、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

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奸、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競達所懷、衆言紛錯、莅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衆、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貴既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惟

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畀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字顗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大祖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贏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孫綏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綏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擧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吳接音、邑

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祜建平吳之規、其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祕博士、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謚、秀請謚爲荒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傅之貴、秉司徒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慢、莫大於此、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宜爲繆醜公、古人圖棺

惡憎作恩讒

舊無無正刑也四字補之

之日、然後誄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憙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爲太傅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憙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晉書下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爲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習鑿齒陽秋曰、毅答已、帝大咲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顏、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筭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爲之、至如向詔、非明恕內充、苞之德度、不可爲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訴作訐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廷、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饕餮得成、使世主雖有上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爲開姦、豈徒四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榮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流俗之過、一至於此、竊爲聖世耻

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論輒條列其事
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治亂之
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盜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
小達有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
而鈞義陳平韓信唉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
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
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
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
者吹毛以求疵前歸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
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貿直者罪以違時阿
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撿才近者美其
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
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
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
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
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
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舊無今字補之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諂文浮飾、品不校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

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雕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台輔、而荀勗馮紞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紞乾没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晏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疊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

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庚秋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故也、倫秀之興豐、頠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傅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祖受禪、加尉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

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隨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貴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晁綦毋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裒、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間、稱愷忠公局正、宜在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尚書缺、好事者爲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即啓、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官勢望、唯賢是任、即日用愷、愷既在尚書、侍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紞、承間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間得行、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世祖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皇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以爲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郤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蓬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郎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詭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斃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

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
荀勗字公曾潁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紞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卽詔遣之勗謂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爲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勗與紞伺世祖間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紞字少冑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紞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紞與勗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紞與充勗共苦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紞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太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

策作算張利害作斡張跋扈

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紞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奬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策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紞稽首曰、愚臣之言、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

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惟作推

舉作興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廻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撿、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關強弱、則天下同忿、幷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書、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

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恒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所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校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

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繩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爲治者、綱舉而網疎、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疎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秦必刑、微過必漏、則爲政不苛、甚秦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爲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害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

舊無不建二字補之

舊有字下有固所不犯之地六字刪之

舊無月字補之

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畏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敎、今舉小過、滿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

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誓類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

申繒之禍、顯宗周、襄公要秦、遷興、姜戎、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間、搜瞞之屬、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幷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族類繁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一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

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隂平武都之界、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

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默、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及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

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

求降附於關扶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曰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愼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廟

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愛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覇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式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蔑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其翼戴及其承微積弊王室遂鼻猶保名位祚遺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弃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趁亂不必一道顯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鬬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亡其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

基作具

片言舊作行宮改之

澤舊作乎改之興作與

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而城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聲震於閫宇、鉾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陛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臭勢耳、故烈士抗腕、終委寇讎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旭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

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絜白、質之爲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子清愼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大守、徐州刺史、政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尚書、

周顗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尚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既王師敗績、顗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

據無正字補之

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左右文武、勸顗避敦、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者邪、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博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脩鴻寶禮、崧及友覆表諫、事遂不行、

鄣恐性本書作及其執喪哀毀過禮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著於色養、幾滅鄣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隱之哭、臨饌輟飡、當織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擧如此之徒、及伯爲吏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

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儉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六韜　陰謀　鬻子

六韜

序

文王田乎渭之陽、見太公坐茅而釣、問之曰、子樂得魚耶、太公曰、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得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

文韜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一亂一治、其所以然者何、天時變化自有之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家安而天下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帝堯上世之所謂賢君也、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弗服、錦繡文綺弗衣、奇怪異物弗視、玩好之器弗寶、淫佚之樂弗聽、宮垣室屋弗崇、茅茨之蓋不剪、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滋味重累不食、不以役作之故、留耕種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其自奉也甚薄、役賦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視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道、太公曰、愛民、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奈何、太公曰、民不失其所務、則利之也、農不失其時業、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

與之也、無多宮室臺池、則樂之也、吏清不苛、則喜之也、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無罪而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營宮室遊觀、以疲民、則苦之也、吏爲苛擾、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御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飢寒、則爲之哀、見之勞苦、則爲之悲、

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匿、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師尚父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尚父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六賊者、

作業作勢作任氣作業恐字誤史威作王之威

揚美掩惡作掩善揚惡

一曰、大作宮殿臺池遊觀、淫樂歌舞、傷王之德、二曰、不事農桑、作業作勢、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傷王之化、三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以蔽賢智、傷王之權、四曰、抗智高節、以爲氣勢、傷吏威、五曰、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民矣、七害者、一曰、無智略大謀、而以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愼勿使將、二曰、有名而無用、出入異言、揚美掩惡、進退爲巧、王者愼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得、此僞人也、王者愼勿近、四曰、博文辨辭、高行論議、而非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愼勿寵、五曰、果敢輕死、苟以貪得尊爵重祿、不圖大事、待利而動、王者愼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以傷農事、王者必禁之、七曰、爲方伎咒詛、作蠱道鬼神、不驗之物、不詳訛言、欺詐良民、王者必禁止之、故民不盡其力、非吾民、士不誠信而巧僞、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

宰相作相一字下同

散其精作應其情恐是

人非吾吏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簡練羣臣定名實明賞罰令百姓富樂非吾宰相也故王人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神其形散其精若天之高不可極若川之深不可測也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也無得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好用世俗之所譽不得其眞賢文王曰好用世俗之所譽者何也太公曰好聽世俗之所譽者或以非賢爲賢或以非智爲智或以非忠爲忠或以非信爲信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邪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故其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才考能令能當其名名得其實則得賢人之道文王曰善

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太利、太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作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

多遊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舉戈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誠哉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愼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者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愼擇此六者奈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愼此六者以爲君用君無以三寶借人以三寶借人則君將失其威大農大工大商謂之

三寶六守長則國昌三寶完則國安
文王問太公曰先聖之道可得聞乎太公曰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衆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

曰、王不明、正者少、邪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姦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用、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之將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椎、大者如箕、六月雨雪深尺餘、其一人曰、是非國之大妖也、殷君喜以人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奪喜誣、以信爲欺、欺者爲眞、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急令暴取、好田獵、出入不時、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林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飲人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讒用舉、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升斜、無尺丈、無稱衡、此殷國之大妖也、

武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尚助余

俛作弭
遏作愚
是

憂民、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灾、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灾、乃可以謀、與民同利、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趣、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渠塹而守、利人者天下啓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翕翼、猛獸將擊、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唯文唯德、誰爲之惑、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衆口相惑、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衆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夫上好貨、羣臣好得、而賢者逃伏、其亂

至矣、太公曰、天下之人如流水、節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矣、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夫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板、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對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可約天下、仁

蓋天下、然後可以求天下、恩蓋天下、然後王天下、權蓋天下、然後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後天下恃、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得天下也、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於人者、有廉潔而不愛民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心而喜用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於人者、

用作任

無微察二字

貪作廉是

可誅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愎心而喜用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器、存亡之事、命在於將也、先王之所重、故置將不可不審察也、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微察問之以言、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貪、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問閭里、察姦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遠不悔、此妻子將也、先語察事、實

長希言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咋咋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温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隣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敎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將軍受命乃齋於太廟擇日授斧鉞君入廟西面而立將軍入北面立君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乃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以下至於泉將軍制之既受命曰臣聞治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

授下有將
治字似衍

爲明下攜有何以爲審四字刪之

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不敢還請、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可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故殺貴大、賞貴小、殺及貴重當路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馬厮養、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衆之紀也、

士卒二字似衍

資作勢　傳作發　成作至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音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禮、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張蓋幕、名曰三禮也、將身不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身不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士卒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敢食、軍不舉火、將亦不火食、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故上將與士卒共寒暑、共飢飽勤苦、故三軍之衆、聞鼓音而喜、聞金聲而怒矣、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非好死而樂傷、爲其將念其寒苦之極、知其飢飽之審、而見其勞苦之明也、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傳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其事之成者、其言不足聽、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轉作專

能獨轉而不制者也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矣故爭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成用莫大於必成用莫貴於玄眇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夫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災善者從而不擇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故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起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待之武王曰善

人作圖　成作克　用莫大於必成　似術　勝莫之勝作謀

善作者　釋作失　起作赴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王曰天道

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譎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衆將所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

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懼畏民懼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趍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億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

周爲細、以紂爲衆、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衆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之民、所謂衆者、盡得天下之衆、所謂強者、盡用天下之力、所謂安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綵帛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

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以謀後於人、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敎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於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妄孕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丘墓、以爲苑囿、僕妾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藏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尊、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晉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

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衆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殺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衆、此明君之威福也、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永、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内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内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永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内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聞乎、尚父曰、黃帝

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堯之居民上、振振如臨深川、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王曰、寡人今新幷殷居民上、翼翼懼不敢怠、

鬻子

君子不與人之謀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也、君子非仁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而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人有大忌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忌奈何、鬻子對曰、大忌知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有行如此之謂大忌也、昔之帝王其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民、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民者至廣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

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則謂之狂、知惡不改者、則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不肖者不自謂不肖、而不肖見於行、不肖者雖自謂賢、人猶皆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愚者雖自謂智、人猶皆謂之愚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鞉以待四海之士、爲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訟獄者揮鞉、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朝廷閒、可以羅雀者、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智者非一日之志也、治者非一日之謀也、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政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

舊無不行其器者五字補之

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而不行其器者不成也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亦不成也

昔者魯周公使衛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愼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管子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逸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恐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

者叛之故知與之爲取者政之寶也措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於不傾之地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使民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不偷取壹世也不行不可復不欺其民也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維君之節御人之轡在上之所貴導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無蔽汝惡無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唯有道者能

備患於未形也、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人、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脩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據民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闢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闢、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闢、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民勞則力竭、賦斂厚則下怨上、民力竭則令不行、下怨上、令

不行而求敵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壹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正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無正國雖大必危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而求田野之闢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

本書正作止

兵作難

下賤侵節作上下凌節

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下賤侵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立君作立政

立君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矣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矣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

位作德

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則民懷其產矣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理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治安矣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也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也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

教之下有以政二字

舊無其庶人至聽從三十七字補之

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忠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食飲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忠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愼也

法法

聞賢而不舉殆也聞善而不索殆也見能而不

使殆也親仁而不固殆也同謀而離殆也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無內人主孤而無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無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措又移之如是則賞慶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微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砭石也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勢在下則君制於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

也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暮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政者正也聖人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圜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加規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圜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

至作用

規矩而正方圓也、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至、謂之塞令之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人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義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是以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公國壹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徑也、

義作儀

徑作經

中匡

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隣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遠舉賢人、慈愛百姓、此爲國

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此爲天下也

小匡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以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使人請之魯囚管仲以與齊桓公親迎之郊遂與歸禮之于廟而問爲政焉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爲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

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客無請立以爲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霸形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貳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焉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壹言教寡人乎管子對曰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民甚憂饑而稅斂重民甚懼死而刑政險民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輕其稅斂則民不憂饑緩其刑政則民不懼死舉事以時則民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命矣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然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闕之勞而輕四境之守、其所以削也、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而不咈、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戒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爲能及矣、

君臣

國之所以亂者四、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彊矣、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

闕作門　勞作營　彊作族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無患人莫己知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人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則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有過而歸之於民則民怨有善而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可無愼乎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味事公公曰唯烝嬰兒之未嘗也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刑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不愛焉能

有於公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召四子者廢之逐堂巫而苛病起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人作難圍公一室十日不通公曰嗟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幔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葬以楊門之扇以不終用賢也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叔牙曰盍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使管仲無忘束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必難治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

必作則

必作常

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曰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壹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遊食民無所遊食則必農民事農則富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國富則安鄉家安鄉家則雖變俗易習臧衆移民至於殺之而不怨也民貧則輕家易去輕家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治國之道也

必行下舊無上令至必止十二字補之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

舊無解字加之

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無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以觀民誹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

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也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矣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雖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旁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

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可來也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導民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踈之導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人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

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於臣父不能得於子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故能長守富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不知爲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以爲大賤可以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

明王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

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國書作國改之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皆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君不言也、

舊無行發之行字補之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暴賊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暴賊、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

明主禁之、故曰、凡言行之不可復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板法解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威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

明法解

明主者、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

賞罰作其當宜

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此之謂治國
故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私意者
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弗
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
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
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賞罰行其正理其當賞者羣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弗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者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
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
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
則是使民僥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
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
明主弗爲也故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弗事者非
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

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弗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貨財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彊、不爲益長、雖卑辱貧賤、弗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弗能誤也、故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寤、而己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之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之、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弗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

功而富貴、故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弗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弗欲也、蔽欺侵陵、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也、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攻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課、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弗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

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境內使疆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導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輕重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即諾期於秦舟之野朝軍士桓公即壇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

即作曰

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劒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曰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累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大息曰吾昜以識此管子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幷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公曰諾乃戒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禮若此不死列陣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

舊無下千人之長四字補之下千人上疑脫曰字

攻萊戰於莒鼓旗未相望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諫上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問於左右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猶人也、夫何爲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趁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

今晏子去冠被裳作釋衣冠三字

下君作上

無一字

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冀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敬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

公下舊無能字補之

置子作置大

持作恃

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二千鍾者五命三出而職計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筴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

筴之作莫之從三字下筴同無令之之之

親作勸

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嘆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並立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

國作君

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沒作死

丁公下有太公二字

景公出遊、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不悅、無幾何、公西北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攘而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

乘作御

北作面

在屬去

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來、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諫下

拘作苟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爲長廊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爲頓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爲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修靈王之迹、臣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廊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

頓作填

道作遵
修作循

驩作安　仁人作仁者

令勿收斬板而去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途、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

爲臣作專君之道四字

爲子作爲子之道四字爲妻之下有之道二字

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躃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壠、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妒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耶、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耶、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

也遂罷爲壟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易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偽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受祿不爲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爲法下以相親爲義是

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富作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受祿、賭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君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掩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順即進、否即退、不與君行邪、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莅民、所患何也、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無獄而百姓無恐也、

無獄作同欲恐作愁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對曰、行

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中聽任聖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諫傲賢者不能威諸侯背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已公不用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疲民害其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已作也

舊無禍字補入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精斂單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讒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精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則象而致賢地育長而具

靜作潔

蔽作卑

宜作生
治作給

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焉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矣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

無經紀、好辦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友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謀者友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

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去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不遁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責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

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

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耶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

語作諺

而下有糧食二字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

禮疑祀

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毋偪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偪川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至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祈求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曏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曏侍田野不修民朋不安則甯戚曏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曏侍居處逸怠左右懾畏則東郭牙曏侍

浦作瀑下同　荐至作薦罪　卷作過

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聽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

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竄、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竄、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門作閭下同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門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卒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

盖作舉

跪以盖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惰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爲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瑟右挈竽行歌而

下兵作報者二字無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句夫子作將軍

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景公採雀穀穀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採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採雀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

下君下有仁愛二字

命作令

舊無所字補之

令作今

子之遷位新作

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莖密其枝葉春氣至債以捐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榮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

君何羊之少而棄國之寄十字

春疑秋本書作秋風一至根且枝矣

舊無之嗣二字補之

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爲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趍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即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淵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爲遲下車

佼作任
路輿作輅車下同趍作趨

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治民用兵平亂討暴）必以義、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殺止殺、殺可以生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除民害、去亂君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

信、將有五材、則民親悅特方、而信之也、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故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春秋興師、爲違時、飢疲不行、所以愛己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敵有喪飢疲、不加兵、愛彼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大寒甚暑、吏士懈倦、難以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彼之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爲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境界、各治其職、諸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己也、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

本書己一本作民

舊無是以明其信也六字補之敬作教

治作至

伯作百官二字

棄作毀

常圮德逆天之時、偏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冢宰與伯、布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者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爲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古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誠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德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俱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驕下、下不求進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興兵深入長驅據其都邑、絕其外內、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爲次也、）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交將合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下攻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

不登作亡等

本書冀作因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即不服不服即難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全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專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

無全字　全作令

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怒可復喜慍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愼之良將敬之此安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不事耕者凡七十萬家也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於度不可以行事度也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作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

不可以行事度也作不可以度數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3-7（第 6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六冊

120-7509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 行 人／閻　初
發 行 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七冊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一卷
文子　曾子一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一卷
孟子　愼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一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七冊　目錄

卷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八六三

卷三十五　文子　曾子　八九五

卷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九二四

卷三十七　孟子　愼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九五一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爲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遏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特望其報也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不邪遠美人、使心不亂、不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猶治身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爲也、思慮深不輕言爲無爲、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爲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

今老子作自遺其咎功遂身退

之道也、言人所爲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聽五音則和氣去心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辱也、

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絕巧棄利、絕巧詐也、棄貪路也、盜賊無有、上化公正、無邪私也、以爲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眞抱其質朴、少私寡欲、

曲則全、曲己從衆、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自受天下敬之、久久自新、少則得、自受少則得多、多則惑、財多者惑於守身、學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也、不自見

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於天下也、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能長久不危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爲此者天地也、孰誰也、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爲飄風暴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暮、況人欲爲暴卒者乎、故從事於道、人爲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人自見其形容、以爲好、自見所行、以爲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鄙也、自是者不彰、自以爲是而非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無功、所爲輒自伐、卽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載、王大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地法天、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宣、天法道、清靜不言、施而不求報、生長萬物、無所收取、道法自然、萬物自成、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重爲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輕爲躁君、人君不治身不重則失神、靜爲躁君、人君不靜則失

舊無貴其師三字補之

流下有入牛

威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而以身輕於天下疾時王奢恣輕淫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也故無棄物不賤石而貴玉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即以爲人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爲善得以爲給用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爲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人雖自知尊顯當復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之流入深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溪則德常在不復離已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達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爲天下法式也爲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爲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於已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知已之有榮貴當守之以汚濁如是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將欲取天下欲爲天下主也而爲之欲以有爲治民也吾見其

也作之

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物好安靜、不可以有爲治也、爲者敗之、以有爲治之、則敗其質性也、執者失也、強執教之、則失其情實、生於詐僞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也、奢謂服飾飲食也、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則天下自化也、以道佐人主、謂主能以道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順天任德、敵人自服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應之以惡氣、卽害五穀也、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也、不敢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取強大之名、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果而勿驕、驕欺、勿以驕欺也、果而勿強、果敢勿以爲強以侵凌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兵革者、不善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謂遭衰逢亂、乃用之以自守也、恬惔爲上、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而不美、雖得勝不以爲利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美得勝者、是爲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左生位、凶事上右、陰道殺也、偏將軍處左、偏將軍卑、而居陽者、而居右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處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喪禮上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亡

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能知人好惡是智自知者明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聲內視無形故爲明也勝人者有力能勝人者不過以威力也自勝者強人能自勝己情欲則天下無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

知足者富人能知之爲足則保福祿故爲富也強行者則有志人能強力行善則爲有意於道不失其所者久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則可以久也死而不妄者壽目不妄視耳不妄聽口不妄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

不爲道以無爲爲常也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效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故也上德無爲言法道安靜無所改爲也而無以爲言無以名號爲也下德爲之言爲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爲言以爲已取名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爲前識也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唱始也是以大

夫處其厚、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不處其薄、不處身邊道、處忠信也、不處其華、不上言也、爲世煩亂也、處其實、昔之得一者、昔往也、一無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地得一、故能安靜不動搖、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谷得一以盈、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萬物得一以生、言萬物皆須道生成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無已時、將恐分裂不爲天也、地無以寧將恐發、言地當有高下剛柔、不可但欲安靜無已時、將恐發泄不爲地、神無以靈將恐歇、言神當有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爲神、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爲谷、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爲物也、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汲汲求賢、不可但欲貴高於人、將恐顛蹶失其位也、故貴必以賤爲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爲本、若禹稷躬稼、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也、高必以下爲基、言必欲尊貴、當以下爲本、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爲衆輻所湊也、此其以賤爲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自稱、此非以賤爲本乎、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孤寡不穀、不祥

其作非本下有邪字

式作戒

之名、而王公以爲稱之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得、推讓必還、或益之而損、夫增高者崩、人之所教、謂衆人貪富者得患、所以教去弱爲強、去強柔爲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爲弱、去剛爲柔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任力、爲天所絕、吾將以爲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爲教式之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堅者金石也、水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形質、故能出入無間、通神羣生、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帥之以身也、無爲之益、法道無爲、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主也、希能有及道無爲之治、無爲之治、治身治國也、甚愛必大費、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多藏必厚亡、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奪之憂、死有發掘之患也、知足不辱、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止不殆、知可止則止、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人不擾、故可長久也、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大盈若冲、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冲者、貴不敢驕、富不敢奢也、其用不窮、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大直若屈、大直謂脩

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大巧謂多才術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大巧若拙、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大辯若訥、大辯知無疑也、如訥者無口辯也、清靜以爲天下正、能清能靜則爲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天下有道、謂人主有道也、却走馬以糞、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治農田也、天下無道、謂人主無道也、戎馬生於郊、戰伐不止、戎馬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罪莫大於可欲、好淫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人物利且貪、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清靜、天氣自正、人君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利害、皆由於己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聖人原小知大、察內知外也、不爲而成、上無所爲、則下無事、家給人足、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民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也、以百姓心爲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爲善、聖人因而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百姓爲不善、聖人化之使善、信者吾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因而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爲不信、聖人化之使信也、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有取以爲利、爲而不恃、道所施爲、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爲利用也、是謂玄德、道之所行、恩德玄闇、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夷平易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平易、而人好從邪不正、朝甚除、高臺榭、農事廢、宮室脩、田甚蕪、農事廢、五穀不耕治、倉甚虛、五穀傷害、國無儲也、服文采、好飾僞、尚剛強、貴外華、帶利劍、武且奢、厭飲食、財貨有餘、多嗜欲、無足時、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者、是猶劫盜以爲服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家破、親戚并隨之也、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是、此非道也、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國者、不可得引而拔也、脩之於身、其德乃眞、脩道於身、愛氣養神、其德如是、乃爲眞人、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信妻貞、其德如是、乃有餘慶、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少、其德如是、乃無不覆及、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無私、其德如是、乃爲豐厚、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不敎而治、下之應上、信如影

饗其德如是、乃爲普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姦生、禁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民多權、則視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下不親、故國家昏亂也、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官觀、彫琢章服、下則化上、日以滋起也、法物滋彰、盜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農事廢、飢寒並至、故盜賊多有、我無爲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民自化成、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不言不教、民皆自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徭役、故皆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隨我爲質樸、

其政悶悶、其政教寬大、悶悶昧昧、似若不明也、其民醇醇、政教寬大、故民醇醇、富厚相親睦也、其政察察、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其民缺缺、民不聊生、故缺缺日以疏薄、

禍兮福之所倚、倚因、夫福因禍而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行道、則禍去福來、福兮禍之所伏、禍伏匿於福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禍來、孰知其極、禍福更相生、無知其窮極時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去也、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正、不能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非自然之民也、非其鬼

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
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爲萬物之藏、無所不容、善人之寶也、善人以道爲身寶、不敢違、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臭下、故爲天下貴、無不覆濟、恬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
爲無爲、無所造作、事無事、除煩省事、味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報怨以德、脩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圖難於其易、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爲大於其細、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處謙虛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歸之也、夫輕諾必寡信、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愼患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聖人終身無患難欲塞其源也、故終無難、聖人之事、由避害深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其未兆易謀、情欲禍患未有形兆、時易謀止、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脆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其未彰著、微小易散去也、爲之於未有、欲有所爲、當以未有萌牙之時、塞其端也、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卑至高、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至遠、爲者敗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不得、推讓反還、聖人無爲、故無敗

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從爲也、民人爲事、常於其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不當懈怠、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樸、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不貴難得之貨、聖人不賤石而貴玉也、學不學、聖人學人所不能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復衆人之所過、衆人學問、反過本爲末、過實爲華、復之者使反本、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而不敢爲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恐遠本、

古之善爲道者、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者、非以明民、非以道教民、明知奸巧、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僞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而爲巧僞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爲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上下相親、故爲國之福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民之上也、必以言下之、法江海、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爲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仰不以光明爲重也、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親之若父母、無有

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倚之、一曰慈、愛百姓若赤子、二曰儉、賦斂若取之於己、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執謙退、不爲唱始也、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儉故能廣、身能節儉、故民日用寬廣也、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仁、但爲勇武、舍儉且廣、舍其儉約、但爲奢泰、舍後且先、舍其後己、但爲人先、死矣、所行如此、動入死道、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也、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己設其義也、吾不敢爲主、主先也、不敢先舉兵也、而爲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後動也、不敢進寸而退尺、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爲進、閉門守城爲退也、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輕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好剛強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閫、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爲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

外、懷玉者厚內也、
匿寶藏德、爲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畏之也、不言而善應、天不言、萬物皆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繟然而善謀、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人事、脩善行惡、各蒙其報、慮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知畏之、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殺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所殘刻殺民去利欲、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爲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人民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爲、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爲、情僞難治也、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也、是以輕死、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而不責於

本書作厚德陵俊命下有

人、但執刻契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道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乏、不敢勞也、使民重死、君能爲人興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而不遠徙、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無爲、不好出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無怨惡於天下、甘其食、甘其蔬食、美其衣、美其惡衣、不漁食百姓也、安其居、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俗、樂其質樸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近也、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財財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鶡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奢、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

權字旨十作伯仕下同

三曰若己四曰厮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人者以賢聖爲本賢聖者以博選爲本博選者以五至爲本故北面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趍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十己者至人趍己趍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噫嗌叱則徒隸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交處亡主與役處

噫嗌叱作樂嗟苦咄交作友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爲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舞靜孚旨作信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爲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

讒作成

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鹿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醫術二字恐政字

本在圀作圀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圀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

本書無殷字

異作其

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官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躁、理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賴作頻

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之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能盡道、故僅可耳、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

晉國苦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戕、殺之也、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以擿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也哉、少作先也作言其作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弗能游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丈上有一字）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詹何蓋隱者也、本書何作臣）

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愼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染於孫叔、吳闔廬染於伍員、越勾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國、中山尚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鞅、此六君者、

干作羊
文作公
幾作夷

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賞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佼、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咈、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

佼作反

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使上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使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冬則不輕而温、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温清、故作

墨子曰以下出辭過篇
潤下有隰字
使上作便於生
使身作便於身

極作然

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

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膚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蒭豢烝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摻、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餲饐、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

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疎、然則我不可

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瘦馬不能治、必索良醫、

王建作遷堂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

正作政

下曰上有必字

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愼其心志之僻外之馳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爲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善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豈以爲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

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文子　曾子

文子　老子弟子

道原

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矣、寡其所求、即得矣、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遣物反己、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悅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精誠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即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

本書皆作身

即作者

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聲之應聲、影之象形、所脩者本也、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也、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自往、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治難矣、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多昏亂、故聖人精誠形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也、夫至精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故治人者、愼所以感也、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

樂之徹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於中、而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也、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憂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悅之政、人而莫不順其令、令順即從、小而致大、令逆即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九守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即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也、

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符言

人而作而人
九作十
二十子全書符作府水作潦

得作取

人之情服於德、不服於力、故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得、知後之爲先、即幾道矣、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文子問德仁義禮、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人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異、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說道、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行在令外、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

異作暴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之憂喻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

之憂作愛之喻爲作逾篇

乎外、賢聖之化也、

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

上德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蔽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也、

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徽明

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即不知廟戰之權、聖人先見福於重陳之事者、即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

彼、故仁莫大於愛人也、智莫大於知人也、愛人
卽無冤刑、知人卽無亂政、
冤作怨
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爲、行
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言出於口、
無以字
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
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以輕小害易微事、
以至於大患也、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
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今人不務使患無
無聖字
生、而務於救之、雖神聖人不能爲謀也、患禍之
所由來、萬萬無方、故聖人深居以避害、靜默以
無作字
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作而陷於刑、雖曲
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
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
無盡慮二字
而不留心盡慮於已成之內、是以患禍無由至、
非譽不能塵垢也、
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
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

深作淵

不失仁心作有仁義

敢縱其欲者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湊、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深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也、事少者、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

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矣、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當、不若舍趣而審仁義也、

敬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慈父之愛子也非求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爲已用也性不能已也及特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矣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善即得衆人之心見所始即知所終矣

人之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

道自然

昔者堯之治天下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

上亡作虛

二十子金書無道字山處者

木作林處者採　箭作蕭　躁作鮮　養作資

木、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便其人、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箭、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夫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條暢之、故瀆水者、因水之流、產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民之欲、能因卽無敵於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無其養、不可使遵道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也、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

迫作通

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聽從、咈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帝者貴其德也、王者尚其義也、霸者迫於理也、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弗好憎、賞罰不喜怒、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道明矣、

智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同者勝、乘衆人之知、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爲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天下不足用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弗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財矣、

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

搓作陵

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睹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聖人不耻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掩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貨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神農形悴、堯瘦臞、舜梨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用、於事贍者、未之聞也、

下德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畏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性可善、風俗可美矣、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縱之放僻淫逸、而禁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目悅五色、口欲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稱尊號也、言其

農士作士農

與性作以法

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殺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商工、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也、夫先知遠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汚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性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難

利殺作峻罰

材作文淺作深

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姧、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已之能、其窮不遠矣、夫君人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擧、既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工無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夫責小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

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也、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也、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也、嚴刑利殺、不足以爲威也、爲存政者、無小必存、爲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御、善戰者無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也、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之所加者淺、即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

施者博、即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敵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兵道也、

作上仁

上行

漠眞作淩漠

非漠眞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弁覆、非平正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在匹夫芻蕘、猶不可弃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貴其辨矣、

通作聰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辨難爲惠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逸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

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矣、無道以臨之、命雖衆足以亂矣、

鯨魚失水、而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民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弗用、及以事專其上、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數窮於下、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即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矣、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羣臣相怨矣、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逸矣、是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也、與馬逐遠、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輿、馬服銜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

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

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廣地、而不務於仁義、務於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爲非者寡矣、

上義

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見其終始、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弃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厚卽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馬也、內得於中心、外

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以離車輿之安手不可以失駟馬之心故輿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材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則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行自然之道萬舉而無失矣

與馬作駟馬

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由金石壹調不可更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

每作曲

戒作式

治也、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反己自正也、
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
不非諸人、無諸己、不責於下、所禁於民者、不行
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戒、故禁勝
於身、即令行於民矣、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
主之度量也、懸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
者賞、釱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
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
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
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
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
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
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莫從己出也、
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
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
民之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
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至賞不費、至

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君臣異道卽治同道卽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卽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闔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義者非能盡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能盡害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細行而求其不善卽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

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衆人見位卑賤、事之滂辱、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視其所患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即人情得矣、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比身即小、身所重也、比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比下有之仁二字

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野、

義作戰

義之下也、

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即不難爲之亡、故子父兄弟之寇、不可與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邪、以明其勢、察其勞逸、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上禮

昔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高下之宜、除飢寒之患、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立大學而敎之、此其治之綱紀也、得道即擧、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衰、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

而好色、至以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趁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即反、益即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矣、聖人之道、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耻、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

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

廉下無耻字

錢作石

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垢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多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動也世亂則君子爲奸而法不能禁也

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莫之歸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即大矣裂之道也

曾子　參

脩身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

之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淺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見利思辱見難思訷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爲善而弗趍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而成人之美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矣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心勿爲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也太上不生惡其次生而能夙絶之其下復而能改復而不改隕身覆家大者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愕愕行身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也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

大戴禮淺作房
趍作趨音促

敬上有莊孚

唯恐失損之也、大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慄者、鮮不濟矣、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不怠、懽欣忠信、咎故不生、可謂孝矣、盡力而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詩言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

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壹孝壹悌、可謂知終矣、

制言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墻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者、故士執仁與義而不聞、行之未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脩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

疾病

曾子曰、君子之務蓋有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隼以山爲庳、而巢其

上、魚鼈黿鼉以川爲淺而窟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是故君子苟毋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來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乎、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也、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芷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膩乎如入魚次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吳子　吳起

圖國

吳子曰古之圖國家者必先敎百姓而親萬民民有三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凡兵所起者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困飢其名又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危民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此其勢也

論將

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之論將恒觀之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

本書無下民字三作四進戰下有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二句

數作殿

命作合輕合

不辭至而後舊作辭不補六字二而字共作之古字通用

設作教

耳、夫勇者輕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迎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反、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而榮、無生而辱也、凡制國治軍、必設之以禮、厲之以義、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是故、以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曰、願聞陣必定、戰必勝、守必固之道、對曰、君使賢者居上、不肖處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居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吾居二字作君一字

治兵

武侯問曰、兵以何爲勝、吳子曰、兵以治爲勝、又問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

前卻如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也、

勵士

武侯曰、嚴刑明賞、足以勝敵乎、吳子曰、嚴明之事、非所恃也、發號布令、而民樂聞、興師動衆、而民樂戰、交兵接刃、而民安死、此三者、人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之、爵無功而厲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爵士大夫上功坐前行、有席有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有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有席無重、爵畢而出、乃又班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之外、亦以功爲差數、唯無功者不得耳、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行之五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介冑不待吏令、奮擊之者、以萬數、吳子曰、臣聞之、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五作三

則作以

舊無一字補之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以率討之固難當矣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覇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之過國其殆矣莊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乃慙

商君子　商鞅

六法

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然則法有時而治事有當而功今時移而法不變務易而事以古是法與時詭而事與務易也故法立而亂益務爲而事廢故聖人之治國也不法古不循今當時而立功在難而能免今民能變俗矣而法不易國形更勢矣而務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務者事之用

也、國失法則危、事失用則不成、故法不當時、而務不適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脩權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則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矣、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而不克其賞、則下不用、數加嚴命、而不致其刑、則民傲罪、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愼法、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私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故法者、國之權衡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議、

皆不知類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毀公者誅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爵祿便近親則勞臣不怨不以刑罰隱疏遠則下親上故官賢選能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嫉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欲擅一國之利而蔑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國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定分

蔑作蔑

秩舊作秩下同改之

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猶欲無饑而去食欲無寒而去衣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爲可分以爲百由名之未定也夫賣兔者滿市盜不敢取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加務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此所謂名分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奸之而況衆人乎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分也名分定則大詐真信巨盜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也勢亂者不可治也夫勢亂而欲治之愈亂矣勢治而治之則治矣故聖人治治不治亂也聖人爲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偏能知之萬民無陷於險危也故聖人立天下而天下無刑死者非可刑殺而不刑殺也萬民皆知所以避禍就福而

云食下舊無欲字補之

真作貞巨盜作民皆

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尸子　　尸佼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夫學譬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于越之工、鑄之以爲劒、而勿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礱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劒、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櫽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

玉之行也然則興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政於天下也今非比志意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以却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唯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

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而舊作與改之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存、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淸涓舍檝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淸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淸涓田萬畝、淸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

也口之所甘心以爲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償也熛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蘖足也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敘之以仁義慈愾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

治於神、愚人爭於神也、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愼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曰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詧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尊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

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安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

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知此道也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皐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

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劾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劾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劾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過其實罪也

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愼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愼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詘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壯、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

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間諜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

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服矣、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恕

恕者、以身爲度者也、已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已、欲諸人則求諸已、此恕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道之穢也、爲之無益於義而爲之、此行

敢進至之人不通恐當作無敢爲進無能之人者也

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爲上言中義則言爲師事中義則行爲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脩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唯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唯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爲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遍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

入疑久

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其僻小身至穢汚、而爲正於天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入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產治鄭、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

皐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庸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唯善之所在、堯問於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水流濕、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

廣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丘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爲讎、中國聞而非之、怨則以親戚爲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怨益之也、好亦然、諺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益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

怨疑私心之誤下怨益之怨同一疑之旨疑若

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隣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緯子

堯養無告禹愛辜人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爲無私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爲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胷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旨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子者盂也民者水也盂

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勾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故曰、君誠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唉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己者也、以是觀之、治己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聖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饑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亂而後易爲德也、

申子　不害

大體

夫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莫得專君、今人君之所以高爲城郭而謹門閭之閉者、爲寇戎盜賊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國者、非必踰城郭之險而犯門閭之閉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

令、有其民而取其國矣、今使烏獲彭祖負千鈞之重而懷琬琰之美、令孟賁成荊帶干將之劒衛之、行乎幽道、則盜猶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賢乎烏獲彭祖、而勇非賢乎孟賁成荊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爲人臣者、操契以責其名、名者天地之綱、聖人之符、張天地之綱、用聖人之符、則萬物之情、無所逃之矣、故善爲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窴端匿跡、示天下無爲、是以近者親之、遠者懷之、示人有餘者、人奪之、示人不足者、人與之、剛者折、危者覆、動者搖、靜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隨事而定之也、故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有道者、不爲五官之事、而爲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爲百當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以

名其名正則天下治舉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亂是以聖人貴名之正也主處其大臣處其細以其名聽之以其名視之以其名命之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衡設平無爲而輕重自得凡因之道身與公無事無事而天下自極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六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孟子　愼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孟子

梁惠王

孟子見於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王何必以利爲名乎、亦唯有仁義之道可以爲名耳、以利爲名、則有不利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各欲取利、必至於篡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命、）孟子對曰、殺人也、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殺人無異也、）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率獸而食人、惡在

（本書無於字）

（無人也之也）

無耳牛

其爲民父母也、爲政乃若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爲民父母之道、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菟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也、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丈尺之間耳、今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

公孫丑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於掌上、先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亦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由此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皆禽獸、非人之

有作之
有作人

無技拳

其作有又甚作有大

心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賊害其性使爲不善）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其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者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技不可不愼也（矢箭也函鎧也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鎧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術不可不愼修其善者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其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又甚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舜從耕於歷山及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也）

滕文公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故治

法食作養

於人者食人、不能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食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而治焉、舜使禹疏九河、決汝漢、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離婁

無妻之子

孟子曰、離婁子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世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

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也故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即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惡于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者逆道則播揚其惡於衆人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內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

臣緣君恩以爲差等

告子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申非疾痛害事如有能申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無名之指手第四指也餘指皆有名無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

無家字無之內二字

舊無恩字神之

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類、類事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息則謂水不勝火者、此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熟、成也、

盡心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謂教民趣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逸矣、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人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也、

愼子

天有明、不憂人之闇也、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之闇也、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也、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矣、聖人雖不憂人之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其下、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

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與之耳、豈其心哉、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矣、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傅、則見之者皆走、荀卿曰、仲尼之狀、面若蒙傅、易之以玄縿、則行者皆止、縿謂細布、由是觀之、則玄縿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跋踰窮谷野走千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理有相須而作、事有有待具而成、故雖資傾城之觀、必俟衣裳之飾、雖捷越常之足、必假藥物而疾、故有才無勢、將顯墜於溝瀆、有勢無才、亦騰乎風雲、萬動云云、咸皆然耳、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隣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矰高者、乘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此得

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古之宰物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是以用無弃人使無弃才若乃任使使於過分之中役物於異便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淆亂矣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道理匱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賢則不相推政要在一人從一人之所欲不必善則政教陵遲矣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賜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使不上也明君動事必

由惠、定罪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法者所以愛民、禮者所以便事、故欲不得干時、必於農隙也、愛不得犯法、當官而行、貴不得踰規、祿不得踰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民無羨財、羨猶溢也、

因循

天道因則大、因百姓之情、遂自然之性、則其功至高、其道至大也、化則細、化使從我、物所樂、其理禍狹、其德細小也、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違性矯情、引彼就我、則忿戾乖違、莫有從之者矣、是故先王不愛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須天機之動、性分之通、然後上下交泰、經世可久耳、故放使自爲、則無不得、仕而使之、則無不失矣、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故聖人不求備於一人也、大君者大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

聾者使其聽盲者使其視當作聽著使其視盲者使其聽

爲資、盡芭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夫人君之御世也、皆曲盡百姓之能、兼羅萬物之分、因其長短、就而用之、使能文者爲文、能武者爲武、聾者使其聽、盲者使其視、故理有盡用、物無弃財、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也、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易爲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多、故在上者大、君臣之道、臣事事、言事其所事、而君無事、百官之屬各有所司、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君好見其善、則羣下皆淫善於君矣、上以一方之善、而施於衆方之中、求其爲贍、偏已多矣、君偏既多、而臣藉其善、則天下亂矣、

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夫所以置三公、而列百官者、將使羣臣各進所知、以康庶績耳、若乃君顯其善、而臣藏其能、百事從君而出、衆端自上而下、則臣善不用、而歸惡有在矣、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則不贍矣、假使其賢猶不可推一已之智、以察羣下、而況不最賢、若使君之智

最賢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矣言君之專荷其事則臣下不復以事爲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所謂任人者逸自任者勞也

知忠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夫滅亡之國皆有忠臣耳然賢君千載一會忠臣世世有之值其一隆之時則相與而交興矣遇其昏亂之主則相與而俱已矣同世之世疑衍已疑凶字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涕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讐叟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義六親不和有孝慈也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家昏亂有貞臣也故明主

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脩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順、以事其上、如此則至治已、此五帝三王之業也、亡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罪也、惡不衆、則不足以亡其國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善不多、則不足以興治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言其善道不可勝言也、而桀有運非之名、天下之惡皆歸之也、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廟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

不亂者君猶在也恃君而不亂失君必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親猶在也恃親而不亂失親必亂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論矣雖極聰明以窮輕重盡心以班奪與夫何解於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而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也非以鉤策爲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爲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君臣

爲人君者不多聽物有本事有原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

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至治之令、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智者不得過、愚者不得不及焉、

尹文子

大道

古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聲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制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惠聰明同治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則處上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

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治、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爲巧使人不能得爲、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通其嶮、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

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厝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厝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彭蒙曰、雉菟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者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矜、足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凌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

本書聖人作大道下

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愼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合境不鬻異綵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聖人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導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鬬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

時、非故逃於巢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牖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浪挹、聖人措而不言也、凡國之將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宗強、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能勝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嶮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語曰、佞辨可以熒惑鬼神、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於嗜好、而弗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

揚之惡聞己之過也而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懼之

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

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愼者也、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愼所令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弗能制、不可怨矣、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不與同苦樂故也、雖不酬之於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不與人同勞逸焉、故富貴者、不可不酬貧賤、而人君不可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

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莊子

胠篋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之時、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意矣、）樂其俗、安其居、隣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人至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弃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謂至治之君、智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智而無道、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罟罝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智、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則無妙也、）智詐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

本書并作去

注至治作好知

罟罝作網罟

意作德

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矣、

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用何、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皆非所以養意、故辭、封人曰、始也以汝爲聖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烝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富而使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聖人鶉居、無事而斯安也、而鷇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章、率性而動、無常迹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至之、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天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閑暇之謂也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者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以也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也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也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而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注以作臣

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也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晏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矣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成功自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末學者古之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本也君先而臣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之所尚也）愚智處宜貴賤履位（官各當其才也）必分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之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下斯乃畜下者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傲無告（無告者所謂頑民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也）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雨施矣（此皆不爲而自然者也）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知北遊

聖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也（道在

寓作寓　屠作明

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亂之首也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此孔子之所云予欲無言至人無爲任其自爲而已大聖不作唯因任也觀於天地之謂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無異者

徐無鬼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太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太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何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既過分爲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尉繚子

本書戰作鬬
由舊作猶改之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謂刑德也、世之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向背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於此、從其東西攻之、不能取、從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豈不得順時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戰備具、謀而守之也、若乃城下池淺守弱、可取也、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故按刑德天官之陳曰、背水陳者爲絕地、向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之伐紂也、背濟水、向山之阪、以萬二千人擊紂之億有八萬人、斷紂頭懸之白旗、紂豈不得天官之陳哉、然不得勝者何、人事不得也、黃帝曰、先聲已智者、謂之天官、以是觀之、人事而已矣、

兵談

王者民望之如日月、歸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

故曰明乎禁舍開塞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國貧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四時不應者能應之故夫土廣而任則其國不得無富民衆而制則其國不得無治且富治之國兵不發刃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紀勝於土功勝於市井暴甲而勝將勝也戰而勝臣勝也戰再勝當一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

戰威

令所以一衆心也不審所出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也出令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疑毋申事所以待衆力也不審所動則數變數變則事雖起衆不安也動事之法雖有小過毋更小難毋咸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古率民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而後民以飢易飽國

丘墓作兵役

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後民以死易生故古率民者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託其身焉民死其上如其親而後申之以制古爲戰者必本氣以厲志厲志以使四枝四枝以使五兵故志不厲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雖衆不武厲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禮民之所以營也不可不顯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營以顯之因其所歸以固之田祿之實飲食之糧親戚同鄉鄉里相勸死喪相救丘墓相從民之所以歸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如親戚阡陌如朋友故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軌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其民不飢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務尊於兵尊於兵其本有五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士不強備用不便則士橫刑誅不必

用作仕
事作接
政作功
上事作
和
立作張
遍作成

則士不畏先王務此五者、故靜能守其所有、動能成其所欲、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故患無所救、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政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矣、勤勞之事、將必從己先、故暑不立蓋、寒不重裘、有登降之險、將必下步、軍井通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壘成而後舍、軍不畢食、亦不火食、飢飽勞逸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則師雖久不老、雖老不弊、故軍無損卒、將無惰志、

兵令

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王者所以伐暴亂而定仁義也、戰國所以立威侵敵也、弱國所以不能廢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以武爲表、以文爲裏、以武爲外、以文爲內、能審此二者、知所以勝敗矣、武者所以凌敵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視利害觀安危、武者所以犯敵也、

將下舊無甚字補之

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響之應聲也如影之隨身也將有威則生無威則死有威則勝無威則敗卒有將則鬬無將則北有將則死無將則辱威者賞罰之謂也卒畏將甚於敵者戰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戰北夫戰而知所以勝敗者固稱將於敵也敵之與將也猶權衡也將之於卒也非有父母之恻血膚之屬六親之私然而見敵走之如歸前雖有千双之谿不測之淵見入湯火如蹈者前見全明之賞後見必死之刑也將之能制士卒其在軍營之內行陣之間明慶賞嚴刑罰陳斧鉞飾章旗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及至兩敵相至行陣薄近將提枹而鼓之存亡生死存枹之端矣雖有天下善兵者不能圖大鼓之後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4-4（第 7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七冊

120-7510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 行 人／閻　初
發 行 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八冊

孫卿子一卷
呂氏春秋一卷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一卷
淮南子一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八冊　目錄

卷三十八　孫卿子　九八三
卷三十九　呂氏春秋　一〇一一
卷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一〇四一
卷四十一　淮南子　一〇七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孫卿子　荀況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

本書取作出

備作循

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積也、安有不聞者乎、

見善必以自存也、見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己、諂諛者親、諫爭者疏、循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胡爲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耳、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脇、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辨而不離、

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直易以開導人不能則恭敬撙絀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無他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心守仁則能化誠心行義則能變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默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守而政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推禮義

脩舊作循改之

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小人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貪獸行而欲人之善己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

修不耻見汚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心也向方略審勞逸蓄積脩鬬而能顯倒其敵者也詐心已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灾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甚省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陋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在本朝則美政在

能人所能之能舊皆作賢改之知者知人所知之知舊皆作智改之止舊作上改之

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趍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爲其無益於人之國乎昭王曰善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止矣相高下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宜事變得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哉請問爲政曰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

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而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如是則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矣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鄭子產取民者也未

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也、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則民富、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也、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

法數制之、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謂以政裕民也、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逸樂或劬勞、非特以爲淫奢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使之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之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宮室臺榭、使以避燥濕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理萬變、裁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智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逸之、以養其智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

也誠美其意也故爲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權謀傾覆以靡弊之百姓曉然皆知其將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險而百姓不壹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

調齊之、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其防表明也、故曰、上壹則下壹矣、上貳則下貳矣、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矣、大累矣、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

爲人作

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爲人制之、

國君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措之、措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穢則塞、危塞則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矣、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矣、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矣、故國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有千歲之國、何也、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

忘作綏

樂而綏治國豈不過甚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忘治國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綏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向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若是則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逸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今以一人兼聽天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萃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懸天下壹四海役夫之道

也、傳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使羿逢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矣、如是則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則雖幽閑隱僻、百姓莫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徼也、主道治

三得舊皆作三德改之興舊作與改之

無不字偷作愉

甚作綦

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治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矣、

國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湯武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百姓者、有非理如豪末、必不加焉、故百姓親之如父母、爲之死亡而不偷也、亂世不然、使愚詔智、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甚勞苦、又望百姓爲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人之所以來我也、大國之主、好見小利、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社稷必危、

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好詐、羣臣亦從而成俗、羣臣若是、則衆庶亦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雖繁、令不下通、是之謂傷國、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足以亂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逸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而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故賞不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

社稷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壹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也、明分職、序事業、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悅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四支之從心也、

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紂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公正之士、

以作之

衆人之痤也、循道之人、奸邪之賊也、今使奸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以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誓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臣不得諂尊、輕不得懸重、愚不得謀智、是以萬舉不過也、

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阿子弟、外不可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

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乃舉太公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莫不爲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隕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智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矯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矯君之重、反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謂之弼、故諫爭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闇主惑君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弼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界垂不喪、故明主好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夫言用賢者、口也、郤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難乎、夫曜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上君作之

舊無善附之善補之

臨武君與荀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戰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攻奪變詐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曰善陳請問荀卿曰先生議

修作循下同　循作修惑作貳

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修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修理修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悅喜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則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怪未生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天不爲人之惡寒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輟行天有常道地有

常數、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星隕木鳴、國人皆恐、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異之儻見、是無世而不嘗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若夫天地之變、畏之非也、人妖則可畏也、政險失民、田蕪穀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妖也、政令不明、舉措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妖也、禮義不修、外內無別、男女淫亂、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日至、夫是之謂人妖也、三者錯無安國矣、其說甚邇、其災甚慘、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矣、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

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矣、

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也、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也、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干將莫耶、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騄耳、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致千里也、夫人雖有

性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強怒勝計者亡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後之後之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務哉務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後之後之作謂之後後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後民不困、則貪竊者有所窴其中矣、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沈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不可以

後作故則作財

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威行如流、化易如神、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欲無亂得乎、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嫚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留、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愼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呂氏春秋

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平和）嘗觀於上志、（上志古記）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桓公行公去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齊）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爲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庖人調和而不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伯王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伯王、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誅暴有所

本書伯王作王伯下同

私在、則不可以爲王伯、

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務人使歸之、末也、務其所行可歸、本也、）彊令之笑不樂、強令之哭不悲、（皆無其中心也、）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利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養賢也、行則行仁也、）近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好則好義也、言則言道也、）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守、情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雖獨不恐也、）哀之以驗其仁、（仁人見可哀者則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相匿揚長蔽短也、）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廊、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以八觀六驗、人之

羨美作美惡

情僞貪鄙羨美、無所失矣、言盡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先王之敎、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臣人子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知理義、生於不學、生猶出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也、尊師則不論貴賤貧富矣、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橈、悉姓諸名也、大橈作甲子者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摯、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筮、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儀、名、越王勾賤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也、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以絕滅也、

筮作巫

主皆作生

音樂之所由來遠矣、天下太平、萬民安寧、皆化其上、化猶隨也、樂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說、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雅、故不樂也、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者、雖歌不樂也、狂者非不舞也、雖舞不能中節、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爲樂、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戚、不可爲樂也、故曰若之何也、亂世之樂、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以此爲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侈、淫也、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鉅、大、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始作詭異瑰奇之樂、故耳未嘗聞、目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制、侈則侈矣、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也、故曰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主必傷、怨、悲也、傷、病也、此主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

也、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者不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適也）夫樂有適、心亦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矣、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矣、法立則天下服、（服於理也）故適心之務在勝理、凡音樂通乎政而風乎俗者也、（風猶化也）俗定而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論明）故先王之制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猶通）

築宜忍有譏事

陰氣將刑作陰將始刑飾作飭

黃鐘之月、土事毋作、愼毋發蓋、以固天閉地、（十一月也、）大呂之月、數將幾終、（十二月也、幾近也、終盡也、）歲且更起、而農民毋有所使、（使役、）大蔟之月、陽氣始至、（正月、）草木繁動、（動生、）令農發土、毋或失時、（發土而耕、）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夾鐘二月、）毋或作事、以害羣生、事、兵事、姑洗之月、達通道路、溝瀆修利、（三月也、時成事、雨將降、故修利溝瀆、）中呂之月、毋聚大衆、巡勸農事、（四月也、大衆謂軍旅興功築宜、）草木方長、毋撓民心、（民當務農長育穀木、惱役聚、則心携離逆上命也、）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孩、（五月也、壯盛也、孩少也、）本朝不靜、草木早槁、（靜安也、朝政不寧、故草木變動、墮落早枯槁也、）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氣將刑、（六月也、立秋則行殺、故曰陰氣將始殺也、）毋發大事、以將陽氣、（發起也、將猶養、）夷則之月、修法飾刑、選士厲兵、（七月也、飾正也、）詰誅不義、以懷遠方、（懷柔、）南呂之月、（八月、）趣農收聚、毋敢懈怠、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九月也、有罪當斷殺勿赦、）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十月也、陽伏在下、陰閉於上、故不通、）修辦喪紀、審民所終、（審愼也、終卒也、修別喪服親疎輕重、服制之紀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

飾作飭

已下舊有乎字刪之

不出周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也、爲人主也、今王寢疾、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重猶益也、移咎徵於他人、是益吾咎、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無幾何疾乃止、止除、立國五十一年而終、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聞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餓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命、今昔熒惑必徙三

舍君延年二十一歲是昔也熒惑果徙三舍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自從也上久也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亂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舩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療渴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亂亦不可偃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能者養之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也善用藥者亦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義兵除天下之凶殘解百姓之倒懸故方之於良藥故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悅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走歸若舩弩之射於深谿也義兵至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

接刃而民服若化若順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之所在也勿求於他必反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壹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衣人以其寒食人以其饑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大義也人之困窮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土得矣得國土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贏而甚愛之陽城胥渠姓胥渠名也廣門之宦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賢欵之曰得白贏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通簡子曰夫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贏取肝以與之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也

舊無葬死之死補之

孝子之重其親、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愼也、愼重愼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人不發掘不見動搖、謂之重閉、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也、慈親孝子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今世俗大亂、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辱、不以便死爲故、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重、尊也怠、懈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若之何哉、厚葬必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世之爲丘壠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

闕庭爲宮室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者則不可夫死者其視萬歲猶一瞚也人之壽久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壠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悖）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上猶前也）是故古大墓無不掘者也而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以爲樹也）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非惡其勞以爲死者也（爲猶便也）先王之所惡唯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也謂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衆多厚葬之也知所以愛

舊無逆於之於字補之

之者寡能儉葬者少也故宋未亡而東家掘文公家也齊未亡而莊公家掘以葬厚家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佼友不可不察也夫愛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亦逆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悅忠言不肖主反之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惡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伐其根也

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爲知己者死故盡力竭智何患之辭也豫讓公孫弘是已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豫讓故爲之報讎孟嘗君知公孫弘故爲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逼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自此觀之

所是作所謂

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至、）豫讓之友謂豫讓曰、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爲之報、何故、豫讓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饑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是國士畜我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於己也、（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孟嘗君爲從、（關東曰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不若使人西觀秦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

士也、昭王曰、孟嘗君之好人何如、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暫爲人君、不得意不肯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衣、與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聽必悖矣、（尤過）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之子、視其色言語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竊盜）掘其谷得其鈇、（谷坑）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隣之子非變也、己則變之、變之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爲組也、（傷敗）邾君不悅、於是乎止無以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

忌雖無爲組亦何益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累猶厚也）凡聽言不可不察（察者詳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

昔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欲以聞所不聞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以之（以用）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至）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

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厚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愈危故榮富非自至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獲厚爲誣）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之爲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由用）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天下譽（譽樂）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疲北夫執一術而百喜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唯孝乎故論人必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貴貴德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爲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爲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爲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爲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爲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足猶厭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僞之爲道雖今偸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

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卻敵返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焉足以霸矣

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隣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大者侵削隣國使小）勝其敵則多怨小隣國則多患多怨國雖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有道於此勇有力也）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故

賢於勇有力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德則得所欲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以德見尊也無官爲長以道見敬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願其尊高而利己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孔墨之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墨武王使人候殷反報曰殷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武王遽告太公太公曰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君子見機而作不待終日故必先去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乎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同不知其賢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也長多也故亡國相望言不絕也賢主知

其若此也、故曰愼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矣、聖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也、故周公曰、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以爲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得可與處也、禮之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律殺生與奪之分、至至於治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人官、（好爲臣之官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贍也、）夫人主亦有車、無去其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奮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也、以用、）則百官恫擾、（恫、動擾亂、）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政在家門、）此亡國之風、（風化、）王良之所

以使馬者約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正名審分是治之轡也故案其實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察其類毋使放悖（放紛也悖亂也）堯舜之民不獨義禹湯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也）桀紂之民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僻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昊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其人任其職故盡能也）此之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以其言之當（君狂言臣下不敢諫止而喜輕言自以其言爲當是以知其言之當）有以知君之惑以其言之得（狂言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得不在於君而在臣（待臣匡之）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輸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也）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也

方道也、思慮自傷也、（思慮勞精神也、）智差自亡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亡、）奮能自殃也、（奮彊、）凡姦邪險詖之人也、必有因何因主之爲、（因、猶隨也、）人主好以己爲、（已所好情欲、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爭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也、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爲示能、（以能示衆、）以好唱自奮、（奮彊、）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大臣匡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以聽從取容、無有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爲代有司爲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也、（後隨、隨後也、其業、不爭取容之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詘矣、詘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重重塞塞作重塞

是之謂重重塞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舊法責臣成功不改爲也）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安有所教詔）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道尚因循長養不違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絕江者託於舩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舩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用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則伊尹鈞者卽呂尚管夷吾僕虜卽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剄而投之谿水（剄殺也投弃）又後取道其馬不進又剄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爲之用也）亡國之主多以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

敗作敗下皆同

適則敗所託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則利民）、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醫之於塗、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莊公以爲造父不過也、顏闔曰、其馬將敗、少頃東野稷之馬放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放也、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放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爲教而過不識（過責也、識知也）、重爲任而罪不勝（不能勝其所任者而罰）、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其僞也）、是以罪召罪也（召致）、故禮煩則不莊、業衆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棄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不用而身爲戮、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不肖者喜生惡死、則可使也矣）、使賢以義（唯義所在、死生一也）、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以

蓄作蕢注同

我也下舊無必字補之

義必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也

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故水鬱則爲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爲蠹（蠹蝎）草鬱則爲菑（菑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灾叢生矣（叢聚）故聖人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我愛也（厥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改）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人主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亡國之主必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智故輕物物人也）驕則簡士（簡賤）自智則專獨（不吝忠良）輕物則無物（傳曰無備而官辯猶拾瀋）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雍塞（士不盡規故雍塞無聞知）欲無雍

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君人之大經也、（經道、）

趙簡子沈欒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徼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徼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徼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所得者皆過也、所不進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吾善也、）故若簡子能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吳起行魏武侯自送之曰、先生將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忠、曰忠君、（盡忠於君、）安信、曰信民、（施信於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於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賢、（用賢無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賢主之所患、患人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思則知之、）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自從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所惡惡聞直言也直言何從來至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今身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惡安也若能意者使謹乎論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矰弋射短矢也以田於雲夢田獵也雲夢楚澤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淫惑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王之罪當笞王曰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

致之保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請死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罪王乃變更召保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矯放丹之姬務治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齊宣王好射悅人之謂己能用彊弓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開而止開開弓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誣而不知實非直士其孰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在乎用三石爲九石力不足而自以爲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舉猶正也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有戒慎之鞉欲戒者搖其鞉鼓也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由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故敗莫大於不自

知范氏之亡也（范氏晉卿）百姓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之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惡人之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亦由此（此自掩其耳之類也）

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失）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視人之友也布衣也其友皆孝愼純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事君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敢交爭正諫（交俱）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奚何）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也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

準繩功已就（就成）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國家之所以危（危亡）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悅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勸進）通乎用非其有也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公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譽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夫民未有見焉（焉未見其德）今將令人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也可謂知君道矣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韓子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愎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爲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說難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跀、彌子母病人間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歸、君曰孝哉爲母故犯跀罪異日與君

遊於某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移於初也、而前所以見賢、後獲罪者、人主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而加疏、

解老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然則數變業、其民彌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民務變、謂之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說林上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樂羊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以歸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以不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使傅子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閼于之心緩故佩絃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術法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婁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婁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用人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而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伎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伎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成名若水之流若舩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

主、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照、四時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心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守成理、因自然、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上不天、則下不偏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大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志、下無伏怨之患、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志作毒

怨舊作德改之

外儲說左上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梨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文公曰、咎氏不欲寡人之反國耶、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

道作通

面目梨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也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乎再拜而辭文公止之乃解左驂而盟於河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可以疾風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妻之市其子隨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爲汝殺彘妻道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其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也曾子曰嬰兒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之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殺彘

外儲說左下

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韅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太公曰君何爲自結係文王曰吾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

可令結之者也、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難勢

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銜、以刑罰爲鞭策、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速、不如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如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民之王良也、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

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姦劫弑臣

凡姦臣者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則相是也取舍異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取信幸之道也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也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非有參驗以審之必將以曩之合已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令以致其力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

本書辭作義

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明燭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也、

三略

夫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攬、結也、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凡爲人主、患在驕志、盈不通下、故誡也、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者也、人謂賢人也、伊尹赴而湯隆、寧戚到而齊興、亡國破家、失人者也、微子去而殷滅、伍員奔而楚亡、是以明君賢臣、屈己而申人、夫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其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逾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矣、用人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自來、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接之以禮、厲之以辭、崇接士之禮、厲士以見危授命之辭、則士死之、

夫將師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養士如此、乃可加兵於敵也、昔者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

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井未達、將不言渴、達、徹也、軍幕未辦、將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與衆同也、是謂禮將、是謂達禮之將、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將與士同禍福、共安危、衆如一體、可用而不可疲、不疲者、以主恩養而不可離也、素積策謀和同也、故曰、畜恩不倦、以一取萬、夫恩以接下、則士歸之、養一人、可以致萬人、燕養郭隗、以致樂毅、是也、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推此之樂惠、而施恩於人、皆忠恕之道、將士用力、故日益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兵爲天下雄、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振、所得賢、則敵國畏威而振怖也、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者國之命、將能制勝、國家安定、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將專己、則下歸咎、將自藏、則下少功、藏善也、將受讒、則下有離心、將貪財、則姦不禁、上貪則下

盜也、將內顧則士卒慕（內顧、思妻妾也）、將有一則衆不服（自拒諫以下、將犯此一條則衆不服、以其違主道）、有二則軍無式（式、法也）、有三則軍乖背（衆乖散則國亡、故曰禍及國也）、有四則禍及國、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求賢材士至、求戰則致死、故曰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則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矣、

姦雄相稱、鄣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岩穴、士乃得實（故傳說陟而殷道興、四皓至而漢祚長、得治之實也）、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不得專（進退由內御之則功難成、凡師出專制、不稟命於內、稟命則無威、無威則士不用命、士不用命則功不成）、進退由內御之則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持天下之危、故天下願安之）、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天下願奉而安樂之）、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除天下禍、故天下樂之）、

將不得專作將在自專

禮作體下同　下心作樂　多作歸下也　令作善

禍之、故澤及人民、則賢歸之、（恩澤洽、人民和、則賢者至、）澤及昆蟲、則聖歸之、（萬物得其所、則聖人至也、）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賢者之政、降人以禮、（禮服道化、）揖讓恭謹、故曰降人以禮者也、聖人之政、降人以心、（心服教令、故降人以心也、）禮降可以圖始、（禮服道化者、可與謀始也、）心降可以保終、（心服道化、天下和親、故可保終也、）降禮以禮、降心以心、釋近而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修德政而務廣地、荒之道、）務廣德者強也、（務崇節儉、廣其德教、強之道也、）荒國者無善政、廣德者其下正、（君德廣於上、則兆庶正於下也、）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多、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到矣、一令逆者、則百令失、（君令一逆、民不從、故百令皆廢也、）一惡施者、則百惡結、（一惡得施、則百惡結而相從也、）故令施於順民、惡加於凶人、（教令施於順化之民、刑惡加於凶逆之人、）則令行而不怨、羣下附親矣、（教令當、刑法值、百姓悅之、親附之也、）有清白之志者、不可以爵祿得、（四皓是也、）有守節之志者、不可以威刑脇、（晏嬰季子是也、）故明君求臣、必視

其所以爲人者而致焉、視其爲人所執之志而求之也、致清白之士、脩其禮、四皓亢志不屈於革命之主、致守太子脩禮卑辭而降其節焉、致守節之士、脩其道、不可以非道屈也、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保猶全也、

聖王之用兵也、非好樂之、將以誅暴討亂、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臨不測而擠欲窒、其克之必也、所以必優遊恬惔者何、重傷人物、兵者凶器、戰者危事、相殺傷之道、故不果爲也、是天道也、天道樂生也、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人失道而亡、得道而存也、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賢聖內則邪臣外、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隨會在朝、則姦邪外奔是、邪臣內則賢聖斃、惡來任而比干死、無忌用而伍奢戮、故曰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苟失內外之宜、爲子孫之禍、故曰傳世也、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進賢者、德流子孫、昔鮑叔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故曰德流子孫也、妬賢者、名不全、昔麗姬讒妬孫臏、身死於白木、故曰名不全也、故君子急於求賢、而美名章矣、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

利百民乃慕澤（慕思君之恩澤也）去一利萬政乃不亂（刑以止刑殺以止殺政得其所亂無由生也）

新語　陸賈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爲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者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稷契爲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宴安之臺承克讓之塗德配天地光被八極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趙高爲杖故有頓仆跌傷之禍何者所任者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智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心以傾一君國危民失不亦宜乎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

（朽舊作廢改之）（本書智作義）

木長作土旁

無爲者、乃有爲者也、秦始皇設刑法、爲車裂之誅、築長城以備胡越、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愈煩、下愈亂、法愈衆、奸愈縱、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舉措大衆、刑罰大極故也、

君子尚寬舒以褒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中和之所致也、

夫法令所以誅暴也、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故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化使其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而近山之木長者、以類相及也、高山出雲、丘阜生氣、四瀆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夫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則者也、舉措動作、不可以失法度、故上之化下、由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兵於田、故君子之御下也、民奢應之以儉、驕淫者、統之以理、未有

令作至　取作先　相作所

上仁而下賊、讓行而爭路者也、故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令人視之哉、亦取之於身而已矣、衆口毀譽、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直爲曲、以白爲黑、曲直之異形、白黑之殊色、天下之易見也、然而目繆心惑者、衆邪誤之、

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於是乃問羣臣、羣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時、秦王不敢信其直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衆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別其是非、況於闇昧之事乎、

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有人告曾子母曰、參乃殺人、母方織如故、有頃人復告之、若是者三、曾子母投杼踰垣而去、夫流言之並至、衆人之所是非、雖賢智不敢自畢、況凡人乎、

舉作安　恐必　大作能　梓作楸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大、樸梓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深山之中、谿谷之旁、立則爲衆木之珍、仆則爲世用、因江河之道而達于京師、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上則備帝王御物、

珍作宗

而作不庶作陞

賢堅誤

下則賜公卿庶賤而得以備器械及其戾於山陵之阻隔於九派之間仆於塊磊之津頓於窈窕之谿廣者無舟車之道狹者無徒步之蹊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當斯之時尚不如道傍之枯楊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裨朽短者接長大者治樽小者治觴彼則枯槁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瑚璉者通與不通也人亦猶此

夫窮澤之民據犂接耜之士或懷不羈之能有禹皐陶之美然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者也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能然身在尊重之處輔之者強而飾之衆也

夫欲富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建功興譽垂名烈流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千乘之衆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存乎身名不顯於世者統理之非也

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衆歸之特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城故設刑者

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不患薄布賞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夫刑重者則心煩事衆者則身勞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人亭落若無吏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耆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芸於野在朝忠於君在家孝於親於是雖不言而信誠不怒而威行豈待堅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後行哉

牢作刑

衆作衆

統作功　繼作傳

昔者晉厲齊莊楚靈宋襄乘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凌鑠諸侯外驕敵國內刻百姓隣國之讎結於外羣臣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統繼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之戰三君殺於臣之手皆輕師尚威以致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三君強其威而失其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足作用之二字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虞山林草澤之利與民爭田漁薪採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民十二之稅不足以供邪曲之欲繕不足好以快婦人之目財盡於驕淫力疲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饑於食於是爲齊衛陳宋所伐賢臣出邪臣亂子殺殺魯國危也故爲威不強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莊公之謂也

治以道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貪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貪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惛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行而愼於言所廣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懷璧玉要環珮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高臺

好作增

百仞、金城文畫、所以疲百姓之力者也、故聖人
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勤仁義、不損其行、
以好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不事之
功、家不藏不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
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玩好之物弃於下、琱琢
刻畫之類不納於君、則淫伎曲巧絕於下、夫釋
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捕豹翠、消筋力、散布
帛、以極耳目之好、快淫侈之心、豈不謬哉、
君明於德、可以及於遠、臣篤於義、可以至於大、
何以言之、昔湯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

王舊作代改之

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於五帝三王、斯乃口出
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効、吉凶之
符、壹出於身、存亡之道、成敗之事、一起於善行、
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
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法、
動作不可以離度、謬誤出口、則亂及萬里之外、
何況刑無罪於獄、而誅無辜於市哉、故世衰道

心作身

遠當作達

失非天之所爲也乃君國者有以取之惡政生惡氣惡氣生灾異螟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螟蟲生於野

夫善道存乎心無遠而不至也惡行著乎己無近而不去也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而至麟鳳白雉草澤而應殷紂無道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者則百姓悅行惡者則子孫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否者以失近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博思而廣聽進退順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採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見邪而知其直見華而知其實目不淫於炫燿之色耳不亂於阿諛之辭雖利之以齊魯之富而志不移談之以王喬赤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壹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

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勝而不知擒李之可以破亡也故事或見可利而喪萬機取壹福而致百禍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堯舜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矣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以五帝之術則曰今之世不可以道治也爲臣者不師稷契則曰今之民不可以仁義正也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質朝夕不休而曰家人不和也學者不操回賜之精晝夜不懈而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不法聖道而師賢者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文王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詳故善者必有所主而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夫善惡不空作禍福不濫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矣

賈子　賈誼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墻薄亟壞繒薄亟裂器薄亟毀酒薄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讒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讒而行其誅則脆嘗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

脆嘗本書作庖宰

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心腹之積皆愈、

鄒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猶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也、故以鄒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脇、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四境之隣於鄒者、士民向方而道哭、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冠、以示有勇、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必爲禍、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未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

亂存亡之所以然忙忙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慧然先達於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與晉人戰大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此之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亡失矣被服而立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內外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晝學道而昔講之二年而美聞

宋人迎而復之、卒爲賢君、諡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亡、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腶脩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子知寡人之亡也、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不以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君曰、吾所以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不知也、君之所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笑曰、嗟賢故若是苦耶、遂徒行而逃於山中、饑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代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寤所以存亡、此不醒者也、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

其瓜美楚人嬴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搰梁亭之瓜皆有華焦者矣宋就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其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王聞之悅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翟王使者之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對曰不翟窶國也惡見此臺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茨茅弗剪采椽不刮然且翟王猶以爲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逸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焉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智足以爲原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人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人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

師智足以爲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能死之職之所守君不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怍於鄉曲道路談說不怍於朝廷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死持之愁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偏僂唯諾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強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而待

聞之於政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

政下有也字

謂民無不爲命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故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強弱、吏以民爲能否、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道也者、福之本也、祥也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禍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矣、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也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

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吏之罪也、吏之不善、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

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出其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影

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人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士吏功見於治民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是以湯以桀之亂民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強

周武王問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鬻子對曰攻守戰勝同道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

於人者、謂之文誅矣、故三文行於政、立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壽則不在天乎、鬻子對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而民無夭竭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興賢良以禁邪惡、賢人必用、不肖人不作、則民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

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

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教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以其後世之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也當矣。

夏書治要卷第四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淮南子

本書云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云云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云云舊無誅字繁字補之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峭峻箠筴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

本經

平作和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所以飾

憂下有喪字無哀字

舊無和字補之　贅疑賣　力作忠　弛作絕

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爲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傜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爲畿諸侯一同、百里爲同也、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擧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

本注作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以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幷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致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主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

堂動作堂廢　道作導　政作正　無者字

聞作聽

鯈舟作幹舟　原作騵　注云黃馬白腹曰騵　無出字

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黈纊充耳所以揜聰（黈纊所以塞耳）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妄視則淫耳妄聞則惑口妄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舼舟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騊駼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

疆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穢敗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守作保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贏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詘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賢主

因下舊無其字補之

其所下舊無以字補之大字疑衍跋作跋

天地之數作天下之大數

有作或從或作并

人事作隩窔

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麋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氂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鬋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斂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

無民字

欲萬作上改之

香作美

民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窟室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憯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絰菅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由貿介胄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

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氂、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

欲諫之欲作敢銘一作鞀

無著其之其

義上有仁字下同

居作各

其所行之快性作其性之所快凡

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萇弘（萇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賁（孟賁衛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繆稱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遺（遺忘）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行之快性人無不舉與已同者以爲賢也）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也求同于已者（遁失）已未必賢而求與已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

無上不字

則失之失作危敗作亂

本注云載疑作惑

測作既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也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

季或作悉註同

舊羣治字稍之

職作職

九州服矣、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賤也、客出、季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僭也、僭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爲其子治扎、悉血流至耳、見者以爲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卽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擎作挈

絡慕作毛嬙註同

苟或作苛

任作經

揚或作揭註同

遽或作逐

調作詆

遽作處

繞作堯

誓作積

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踏钁長脛以蹋抑者使入深彊脊者使之負土脊彊者任重也眇者使之准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擎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褭飛兔而駕之要褭飛兔皆一日萬里也則世莫乘車待西施絡慕而為妃西施絡慕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揚以高揚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爭為詭辯久誓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裕作溢

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彊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即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刑不能禁也、

隆作豐　刑作法

道應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王甚悅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在禮、不在文辭、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善上舊有以字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滅、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曰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宓子、子賤也、而巫馬期、巫馬期、孔子弟子也、往觀化焉、微覘之、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

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氾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

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覇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故桀困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

嘗試作二君

著作以王二字無疑字

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趍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戇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苴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眞無變於已故曰爲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詐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罔罟之罪

治作名

君子作仁一字下同

樊作善其作惡

慕作慤脩作循

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橈者要斬、然而隊伯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舩而遇大風者、波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詮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

舊脫說山字加之

儉作踰尤作有

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舜趍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爲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舩、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蹟、垤、蟻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變之、是猶病者已惛劇（惛劇）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也、（俞夫、黃帝時醫）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餽間倫、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取、繆伯曰、間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

舊無處邠至攻之六字補之　舊無令之二字補之　季作密　漁舊作畝改之　誠作神　總作摠

用之、

泰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辦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矣、大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得多、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鬚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註因字無

孝作順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人作之

賢得之得者作德改之

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鏡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

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友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趍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蹐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鑒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

原作嶢

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辨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紱冕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姦非不輟也然而不可行者爲傷和睦之心而搆仇讎之怨也故事有鑒一孔而生百醜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鑒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爲法也故仁智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

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辯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走先驅馬、引強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5-1（第 8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八冊

120-7511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九冊

鹽鐵論　新序一卷

說苑一卷　桓子新論　潛夫論一卷

崔寔政論　昌言一卷

申鑒　中論　典論一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九冊　目錄

卷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一一〇一

卷四十三　說苑　一一二九

卷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一一五〇

卷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一一七七

卷四十六　申鑒　中論　典論　一二〇五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本書壺作壹、杅作材、　政作正　食吳受　善言作諫諍　論作倫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搆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杅、無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不得作而不

古者爲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晉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罪作罰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得作有德
爲之作爲善
必上有閱字
死作餓
歛作撿見作民
之蠻貊作蠻貊之國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敎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歛也爲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威作盛

禮下有義字

升作清充下舊有以字刪之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騾駃騠、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宛春天寒乎哉云云七字作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推作距

仗作伏木作求

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厦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蠭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茶、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捌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觀、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其下鏃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弒惡在峻法之不犯

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仕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斂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作死不再生、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莞蘇與我處、常勸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莞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舊無厚字補之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搶攘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搶攘行歌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爲徒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辦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辦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
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
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
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
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
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
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
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在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
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
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
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
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
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
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
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面、太宗子赦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赦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闔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毅變代以騎刼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圜鈂、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聲、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渴竭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龜鼈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有作得得作能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侯作而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舊無翡翠二字補之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諸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但揚目衒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後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易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下有作又古字通用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縫補作純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堀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全作合

而作固賢下有人字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
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趼不敢
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
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
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
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
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
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
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
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
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
鄉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粔籹無以粟於是倉

費上有爲字

利作計

而已作也一字

粃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鬋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闚、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鬋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顏非之臧孫召子顏而問曰我
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
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
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
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
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
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
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
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
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
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
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
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
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
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下則疑之范史注作之

德厚范史注易地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怨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爲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二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本書衆成功作成厥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

人戒

臣術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

有作行

未作不前上有之字

大作良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獻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豺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上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噫、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無賞字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華作燈

待作持

二作三

久舊作人改之

暴而誅、常顧肝腦塗地、用頸血漸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種作樹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節作禮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進之作進爾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過作愚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也是公

舊無固逸之固字補之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宓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愠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徹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繼繩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仁作行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大會將軍首而反耳、齊使聃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何字在下知上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誡作儆

法誡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敎冉孚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傜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倦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審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友賢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與馬文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禁技功則國貧民修國貧民修則貧窮者爲奸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

文侯曰善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後先見豫圖、過將救之耳、

推却關恐有關誤

焉恐怨

過將當作將過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劒、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言求取輔佐之術、既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孤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踔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間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傅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趍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

設恐讒

咎恐合

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聰明有闇照、貫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災異如京君明、及博見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拿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

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効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

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廓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趍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愼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荊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之者、以殘酷亓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絜齋祀祭、犧牲殺膳之費、吏卒辦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當作射矢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災、即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家不聽、後災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擊、及滅止而亨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鬬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裒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士、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咸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鮿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鮿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徼聚而不肯用、使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實、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驁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甬恐民

及恐反

彈當作殫

天下當補作字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逢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即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爲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慍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夫疑災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爲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愼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爲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雊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爲徙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詿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貢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皐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乎朝廷時有忿悁、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議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爲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貢恐貢
量惡量
未恐衍

以知至方道疑有闕誤坐帝之帝恐衍

於熱衍

本書黑作墨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爲先、帝爲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論、人主寧可謂曰何爲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爲矇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商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

界疑計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辦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愼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愼、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賈作賈爲是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籠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温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辭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列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玩作挽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詐以取媚、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厲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羣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蔽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閻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明君莅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畀賤、以誘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必作心

徒下有弗能塞三字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大、賞爵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弊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患其正義以絕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郤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搆讒、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年譖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挍其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嶽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無居字尹疑尸
無謀字挍作抹
乘作恃

二與字我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聲節合符故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灸鐵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哉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眞賢譬由治

舊無脈字補之

灸鐵作鑽石

道下有術字

病不得眞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宄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爲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友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謀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奢之議、獨用宿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刑、此賢士之所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奢之臣、嗾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而外招嗾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喪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謂作爲　功作政　三上有使字　宿作荀　而以下作權嗾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

用作明是
嵠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嵠、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騏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爲趍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徼至爾今舊作求實取令改之

屈作拙　抉作巧

一作全　名下有揚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抉此爲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灾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設嚴威、可以懲姦、乃張重刑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鸇野鳥也、然猶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爲左右所鞫案、吏爲愚惑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勤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驁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驗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敎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敬敷五敎、而後命皐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祓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蘗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蘗、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蘗、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已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世也、猶鑛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政論　仲長子昌言

政論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皐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簸諛厭偽忽眞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且守文之君繼陵遲之緒譬諸乘弊車矣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折則接之緩則契之補琢換易可復爲新新不已用之無窮若遂不治因而乘之摧拉捌裂亦無可奈何矣若武丁之獲傅說宣王之得申甫是則其巧工也今朝廷以聖哲之姿龍飛天

衛大臣輔政將成斷金誠宜有以滿天下望稱
兆民之心年穀豐稔風俗未乂夫風俗者國之
脈診也不和誠未足爲休書曰雖休勿休況不
休而可休乎且濟時救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
然後乃治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
割取時君所能行要厝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施不
強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聞也昔孝武皇帝
策書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蓋
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民景公以節禮
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然疾俗人拘文牽古不
達權制奇瑋所聞簡忽所見策不見珍計不見
信夫人既不知善之爲善又將不知不善之爲
不善惡足與論家國之大事哉故每有言事頗
合聖聽者或下羣臣令集議之雖有可採輒見
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殆不知
樂成況可與慮始乎心閃意舛不知所云則苟
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嫉能恥善策

下況其餘哉四字恐衍文

追恐遑

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屏弃雖稷契復存由將困焉斯實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弔屈子以舒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況其餘哉且世主莫不願得尼軻之倫以爲輔佐卒然獲之未必珍也自非題牓其面曰魯孔丘鄒孟軻殆必不見敬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於上矣當時皆見薄賤而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勞辱勤瘁爲豎子所議笑其故獲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時不詭行以徼名耻鄉原之譽比周之黨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別異量之士而適足受譖潤之愬前君既失之於古後君又蹈之於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於當時而見思於後人以往揆來亦何容易向使賢不肖相去如泰山之與蟻垤策謀得失相覺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能察焉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氂而禍福差以千里故聖君明主其猶慎之

舊無下川之下字補之

夫人之情、莫不樂富貴榮華、美服麗飾、鏗鏘眩燿、芬芳嘉味者也、晝則思之、夜則夢焉、唯斯之務、無須臾不存於心、猶急水之歸下、下川之赴壑、不厚爲之制度、則皆侯服王食、僭至尊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必明法度、以閉民欲、崇隄防以禦水害、法度替而民散亂、隄防墮而水泛溢、頃者法度頗不謹古、而舊號網漏吞舟、故庸夫設藻棁之飾、匹豎享方丈之饌、下僭其上、尊卑無別、禮壞而莫救、法墮而不恒、斯蓋有識之士所爲於邑而增歎者也、律令雖有輿服制度、然斷之不自其源、禁之又不密、今使列肆賣侈功、商賈營僭服、百工作淫器、民見可欲、不能不買、買人之列、戶蹈踰侈矣、故王政一傾、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非家至人告、乃時勢驅之使然、此則天下之患一也、且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輟耒而雕鏤、工女投杼而剌文、躬耕者少、末作者衆、生土雖皆墾又、故地功不

法疑汰

致苟無力穡焉得有年財鬱蓄而不盡出百姓窮匱而爲姦寇是以倉廩空而囹圄實一穀不登則飢餒流死上下俱匱無以相濟國以民爲根民以穀爲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此最國家之毒憂可爲熱心者也斯則天下之患二也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瑱楴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輀梓黃腸多藏寶貨享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耻不相逮念親將終無以奉遣乃約其供養豫修亡歿之備老親之飢寒以事淫法之華稱竭家盡業甘心而不恨窮阨既迫迫爲盜賊拘執陷罪爲世大戮痛乎化俗之刑陷愚民也且橘柚之貢堯舜所不嘗御山龍華蟲帝王不以爲褻服今之臣妾皆餘黃甘而厭文繡者蓋以萬數矣其餘稱此不可勝記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今豪民之墳已千坊矣欲民不匱誠亦難矣是以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風內憂

窮竭故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
戮以爲健俗之壞敗乃至於斯此天下之患三
也承三患之弊繼荒頓之緒而徒欲修舊修故
而無匡改雖唐虞復存無益於治亂也昔聖王
遠慮深思患民情之難防憂奢淫之害政乃塞
其源以絕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罰夫善堙川者
必杜其源善防姦者必絕其萌昔子產相鄭殊
尊卑異章服而國用治豈大漢之明主曾不如
小藩之陪臣在修之與不耳
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仲尼曰人而無
信不知其可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苟解面前
不顧先哲作使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
來之器成之後更不與直老弱凍餓痛號道路
守闕告哀終不見省歷年累歲乃饒給之又云
逋直請十與三此逋直豈物主之罪耶不自咎
責反復減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氣既爾復平弊
敗之物與之至有車輿故謂者寃賣之則莫取
服之則不可其餘雜物略皆此輩是以百姓創

艾咸以官爲忌諱、遂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則用不周於事、故曰上爲下效、然後謂之敎、上下相效、殆如此、將何以防之、罰則不忍、不罰則不治、是以風移於詐、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奸殘僞、爲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於典藏之吏、不明爲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顚仆也、禮議聚斂之臣、詩曰、貪人敗類、蓋傷之也、

傳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舊時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攻未久、朝廷留意於武備、財用優饒、主者躬親、故官兵常牢勁精利、謝蔡大僕之弩、及龍亭九年之劒、至今擅名天下、頃主者既不勅愼、而詔書又誤、進入之賓、貪鬢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朱漆雜漆、燒鎧鐵焠醯中、令脆易治、孔又褊小、刀弁悉鈍、故邊民敢鬬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鎧弩之利也、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且夫士之身、苟

兵鈍甲兎、不可依怙、雖孟賁卞莊、由有猶豫、推此論之、以小況大、使三軍器械皆可依阻、則膽強勢盛、各有赴敵不旋之慮、若皆弊敗、不足任用、亦競奮皆不避水火矣、三軍皆奮、則何敵不尅、誠宜復申明巧工舊令、除進入之課、復故財用、雖頗爲吏工所中、尚勝於自中也、苟以牢利任用爲故、無問其他、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覆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翫、無所懲畏、夫兵革國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法罰、敢有巧詐輒行之輩、罪勿以赦贖除、則吏敬其職、工愼其業矣、昔聖王之治天下、咸建諸侯、以臨其民、國有常君、君有定臣、上下相安、政如一家、秦兼天下、罷侯置縣、於是君臣始有不親之豐矣、我文景患其如此、故令長視事、至十餘年、居位或長子孫、永久則相習、上下無所鼠情、加以心堅意專、安官樂職、圖慮久長、而無苟且之政、吏民供奉、亦竭忠盡節、而無壹切之計、故能君臣和

睦、百姓康樂、苟有康樂之心、充於中、則和氣應於外、是以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自頃以來、政教稍改、重刑關於大臣、而密罔刻於下職、鼎輔不思在寬之德、牧守逐之、各競捷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詆、以中傷貞良、長吏或實清廉、心平行潔、內省不疚、不肯媚竈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敬無廢於府、州郡側目、以爲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覆闔門、攝捕妻子、人情耻令妻子就逮、則不迫自去、且人主莫不欲豹產之臣、然西門豹治鄴一年、民欲殺之、子產相鄭、初亦見詛、三載之後、德化乃洽、今長吏下車百日、無他異觀、則州郡聨睨、待以惡意、滿歲寂漠、便見驅逐、正使豹產復在、方見怨詛、應時奔馳、何緣得成易歌之勛、垂不朽之名者哉、猶漢唐評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近漢世所謂良吏黃侯召父之治郡視事、皆且十年、然後功業乃著、且以仲尼之聖、由曰三年有成、況凡庸之士、而責以造次之効哉、故夫卒成之政、必有橫暴酷烈

之失、而世俗歸稱謂之辦治、故紲已復進、弃已復用、橫選超取、不由次第、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爲虐、本操雖異、驅出一揆、故朝廷不獲溫良之用、兆民不蒙寬惠之德、則百姓之命、委於酷吏之手、嗷嗷之怨、咎歸于上、夫民善之則畜惡之則讎、讎滿天下、可不懼哉、是以有國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罰、故養之如傷病、愛之如赤子、兢兢業業、懼以終始、恐失羣臣之和、以墮先王之軌也、今朝廷雖屢下恩澤之詔、亟卹民之言、而法度制令、甚失養民之道、勞思而無功、華繁而實寡、必欲求利民之術、則宜沛然改法、有以安固、長吏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昔唐虞之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表善而簡惡、盡臣力也、漢法亦三年壹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賜金、封關內侯、以次入爲公卿、然後政化大行、勛垂竹帛、皆先帝舊法所宜因循、及

帝上疑脫先字或云帝當作昔

中興後上官象爲幷州刺史祭形爲遼東太守視事各十八年皆增秩中二千石近日所見或一期之中郡主易數二千石雲擾波轉潰潰紛紛吏民疑惑不知所謂及公卿尚書亦復如此且臺閣之職尤宜簡習帝時尚書但厚加賞賜希得外補是以機事周密莫有漏洩昔舜命九官自受終于文祖以至陟方五十年不聞復有改易也聖人行之於古以致時雍文宣擬式亦至隆平若不克從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昔明王之統黎元蓋濟其欲而爲之節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則忽已而足之因民有樂生之性故分祿以贍其士制廬井以養其萌然後上下交足厥心乃靜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後可敎以禮義威以刑罰苟其不足慈親不能畜其子況君能撿其臣乎故古記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幹府庫者皆羣臣之所爲而其奉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父母者

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冒刃求利、尚猶不避、況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夫事有不疑勢有不然、蓋此之類、雖時有素富貴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爲天下通率、聖王知其如此、故重其祿、以防其貪欲、使之取足於奉、不與百姓爭利、故其爲士者、皆推讓之風、恥言十五之計、而拔葵去織之義形矣、故三代之賦也、足以代其耕、故晏平仲諸侯之大夫耳、祿足贍五百、斯非優衍之故耶、昔在暴秦、反道違聖、厚自封寵、而虜遇臣下、漢興因循、未改其制、夫百里長吏、荷諸侯之任、而食監門之祿、請舉一隅以率其餘、一月之祿、得粟二十斛錢二千、長吏雖欲崇約、猶當有從者一人、假令無奴當復取客、客庸一月千錢、嘗肉五百、薪炭鹽菜又五百、二人食粟六斛、其餘財足給馬、豈能供冬夏衣被四時祠祀賓客升酒之費乎、況復迎父母致妻子哉、不迎父母、則違定省、不致妻子、則繼

嗣絕迎之不足相贍自非夷齊孰能餓死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孝宣皇帝悼其如此乃詔曰吏不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奉之薄欲其不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然尚儉隘又不上逮古賦祿雖不可悉遵宜少增益以贍其置使足代耕自供以絕其內顧念奸之心然後重其受取之罰則吏內足於財外憚嚴刑人懷羔羊之潔民無侵枉之性矣昔周之衰也大夫無祿詩人刺之暴秦之政始建薄奉亡新之亂不與吏除三亡之失異世同術我無所鑒夏后及商覆車之軌宜以爲戒大赦之造乃聖王受命而興討亂除殘誅其渠魁赦其臣民漸染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輒亡奔隣國遂赦之以誘還其逋逃之民漢承秦制遵而不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一赦命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憊艾比之於死頃間以來歲且一赦百姓忸忕輕爲奸

非每迫春節微倖之會犯惡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諺曰一歲再赦奴兒喑噁況不軌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爲常俗初期望之過期不至亡命蓄積羣輩屯聚爲朝廷憂如是則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姦姦以趣赦轉相驅蹴兩不得息雖日赦之亂甫繁耳由坐飲多發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歸亦無終矣又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湯滌舊惡將與士大夫更始是哀已薄先且違無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昔莞子有云赦者奔馬之黍轡不赦者痤疽之砭石及巨衡吳漢將相之舊而皆建言不當數赦今如欲尊先王之制宜曠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諭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以上乃時壹赦

仲長子昌言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寔德是

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羣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刻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忠仁壹德於恒久先之用已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官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耻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耻成也、任循吏於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於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徹者也、開道塗焉、起隄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隄防而横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於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聰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汚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疾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内、遠絶

其聲音、激厲其廉耻、塗塞其蔽隙、由尚有曾心之逸念、睽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挑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情慾、宣淫佚於廣衆之中、顯陰私於族親之間、汚風說俗、生淫長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衆、妙采於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取之於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樂寵、死而後已、又況婦人之愚、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虛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恢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昔趙綰、臣不奏事於大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若此、又況呂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於我尊且親、於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於我、愛

用恐行

且媟於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於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効恩情於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於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肌膚用之疾病也夫以此效唾盼睞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絕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沒流淪耳

超奮迹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掃是爲超走是供傳延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豎不敢容錯其姦心也後豎孝元常抱病而留好於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蠭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諫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

贖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帶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蟄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於婦女小人之間蓋稽見此之良審也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其本而爲姦邪之階於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俳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故常俗息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堀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搆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於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於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橫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於上、禁之於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於祖考、幹合而支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於驕溢之處、自恣於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於夷狄、其行比於禽獸也、長幼相効、子孫相襲、家

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耶所貴於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於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汚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於空言高論難行之術而臺榭則高數十百尺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於宮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於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閑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麋鹿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郤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虞宮廟下虞賓客是又自

部賞作節

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祿者矣、有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興、於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矜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祿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問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部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

人當作之

欲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劒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優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君子矣

古者君之於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稽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及於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羣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

猶上恐脫聖人二字

性也猶十五志學朋友講習自強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心從而不踰矩況於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卿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深練金錫何以昭仁心於民物廣令聞於天下哉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於肓肓此爲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何必友羊彌世惑賢亂國然後於我心乃快哉

忌恐當作忘

友恐當作久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

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於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於其食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言無小大、無忿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內、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鬬攻人之短、會友述人之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難必相及、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沒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已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修

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士友有患故待已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於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移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

令當作今

道也、曰所取於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於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耶、曰大備於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耶、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鄙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蒼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羣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誠忠心於

自省專思慮於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鑿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耶故歡於報應喜於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五

本書厚作序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申鑒　中論　典論

申鑒　荀悅

夫道之大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無已、篤厚無疆、謂之申鑒、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恒、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無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

放作效

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鼎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眞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放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脩其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治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

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彰化、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叛、叛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過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

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愛之、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終、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短掩大美、八曰以干訐傷

愛作交　求作進　短作矢

忠正、九曰以邪說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賢臣不用、則國非其國也、

惟審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和而不同、讓而不爭、勤而不怨、無事唯職是司、此治國之風也、禮俗不一、職位不重、小臣咨度（咨度作議嫉）庶人作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諫、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此弱國之風也、君臣爭明、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庶人爭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違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察、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內外相疑、小臣爭寵、大臣爭權、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下不諫上、婦言用、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

惟督（疑作蒙）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二曰明德、三曰（督作替）

衰作褒

勸功、四曰衰化、五曰權計、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矣哉、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乎、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之道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辭順、三曰事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則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辭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飢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故足寒傷心、民憂傷國、

或曰、三皇之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

與上恐脫則字

舊無乎字補之

精舊作情改之

廟下有朝字

二事字共作動

副作嗣

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唯性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餝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絕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技周本務則事業脩矣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有二史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書其事歲盡則集之於尚書各備史官使掌其典

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前惟訓人

商德作夏商　羣作民　義作公　主作政

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羣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焉、

不任所愛之謂公、唯義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衰、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擧弘矣哉、

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諍、嬖孽不作、茲謂主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針之不逮、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邾遷於繹、景祀於旱、可謂愛民矣、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人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乎、曰、

人非下愚則可以爲堯舜矣爲堯舜貌同堯之性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是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

人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致之

人臣有三罪一曰導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先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發而進諫謂之救也行而責之謂之戒也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

或問天子守在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之

人作大

導下有非字先作引

內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僻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內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鯀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不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凌疆場、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患之甚矣、八域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備員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主愼內守除內寇、而重內寶、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純德無慝、其上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遠而已矣、

中論　徐幹

慨其瞻視輕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

曰矣作不近也三字

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而致怨乎人患已之臭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雖在隱翳鬼神不得見其隙況於遊宴乎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徒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故唐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掩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也

民心莫不有治道至於用之則異矣或用乎人或用乎已用乎已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追末君子之治之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治之也先追其末故功廢而讎多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聾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於自見聰莫大於自聞叡莫大於自慮此三者舉之甚

追作近下同

位作德　受作愛

輕行之甚邇而人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位彌高基彌固勝彌衆受彌廣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必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時斯宿義矣是故君子之務以行前言也民之過在於哀死而不愛生悔往而不愼來善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孔子撫其心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以改此雖聞何益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及行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永爲人役也

善作喜

撫其心作謂子張

人之爲德其猶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

及作反

永作不免二字　猶下有虛字

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肖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厭誨之而不倦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辨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日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之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知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也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忠言甚於酒食人豈其愛之乎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其

知作攻

未有嗜作未良

畏忌目也者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職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裡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閫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之耳目也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寨之我逼之故其高不可爲員其廣不可爲方先王之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下愚反此道以爲己既仁矣知矣神明矣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不然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已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弃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
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
剛也彼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
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
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己猶教人
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
欲人之信己則徵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
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
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故根深而枝葉
茂行久而名譽遠人情也莫不惡謗而卒不免
乎謗其故何也非愛智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
術反也謗之爲名也逃之而愈至拒之而愈來
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爲也闇乎此
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
者也厲王加刻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夫人也
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爲世法或爲世戒可
不愼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
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

愼作植　所作取　乎疑字誤　澆作潰

舍旃、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己愼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債也、亦無日矣、故墳庳則水縱、友邪則已僻、是以君子愼所友、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弊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其敢乎、

夫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辨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以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者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澆亂至道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其祿厚、德遠者其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見其祿、

則知其人之功不待問之也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爵祿者先王所重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敝衣繡裳君子之所服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非無此服民弗美也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內各充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夫登高而建旌則所示者廣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非鐸聲之益長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詳於小事察於近物者謂耳聽於絲竹歌謠之和目明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辨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功體比乎俯仰般旋之容凡此數者觀

勤作動
恩作志

皆以作
以人皆
三字

已與以
同下足
作是

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勤人之思且先王之未教也非有小才智則亦不能爲也是故能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敢於人皆以不能故也夫君居南面之尊秉殺生之權者其勢固足已勝人矣而加之以勝人之能懷足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敢規也而況於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謗聲若雷而已不聞豈不甚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而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効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炫於所易而不能及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謂仁足以覆燾羣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應變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過奸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廢興之源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聽如師曠御如王良

忠直下舊有者字刪之

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矣、何則小器不能兼容、治亂又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所好也、昔潞豐郤晉智伯瑤之亡、皆怙其三材、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伎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道者、祇足以拒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祇足以追亡國之跡、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帝者昧旦而視朝、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故博求聰明叡哲君子、措諸上位、使執邦之政令焉、執政聰明叡哲、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莫不任其職、百僚莫不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莫不致其治、則九牧之人、莫不得其所、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荀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而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而靈王喪師衛有大叔儀公子鱄蘧伯玉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孟范武子而靈公被弒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弒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然後遠行有醫必待使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修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之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內實奸邪外慕古

君子則舊作君子情改之

日雖作雖曰

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脇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也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桎梏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矣故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斯與籠鳥檻獸未有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讎豈爲我用哉日雖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脩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孫子曰人主之患不在於言不用賢而在於誠不用賢言用賢者口也邻賢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賢者之進不肖之退不亦難乎善哉言也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愼其威儀審其教令刑

類作僻　其親作親戚　無乎字　怨喪作死孚　縛作搏　賴下有焉字

無頗類、惠澤播流、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其親、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乎、苟麤穢暴虐、香馨不登、讒邪在側、殺戮不辜、宮館崇侈、妻妾無度、淫樂日縱、征稅繁多、財力匱竭、怨喪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外內震騷、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如蝟蛹、臺殿如狴牢、采服如衰絰、歌樂如號哭、酒醴如滫滌、肴饌如糞土、衆事舉措、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旨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苟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縛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

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賞罰者、不在於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必不行也、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也、夫當賞者不賞、

則爲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爲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賜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留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不勸罰輕則不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聽之恩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也夫賞罰之於萬人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之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天地之間含氣而生者莫知乎人人情之至痛莫過乎喪親夫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故聖王制三年之服所以稱情而立文爲至痛

不勤不懼上共有民字

禮記所以二字

極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之、帝王相傳、未有知其所從來者、及孝文皇帝、天姿謙讓、務崇簡易、其將弃萬國、乃顧臣子、令勿行久喪、已葬則除之、將以省煩勞而寬羣下也、觀其詔文、唯欲施乎己而已、非爲漢室創制喪禮、而傳之於來世也、後人遂奉而行焉、莫之分理、至乎顯宗、聖德欽明、深照孝文一時之制、又惟先王之禮、不可以久違、是以世祖祖崩、則斬衰三年、孝明既沒、朝之大臣、徒以己之私意、忖度嗣君之必貪速除也、檢之以大宗遺詔、不惟孝子之心、哀慕未歇、故令聖王之迹、陵遲而莫遵、短喪之制、遂行而不除、斯誠可悼之甚者也、滕文公小國之君耳、加之生周之末世、禮教不行、猶能改前之失、咨問於孟軻、而服喪三年、豈況大漢配天之主、而廢三年之喪、豈不惜哉、且作法於仁、其弊猶薄、道隆於己、歷世則廢、況以不仁之作、宣之於海內、而望家有慈孝、民德歸厚、不亦難乎、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放矣、聖主若以遊宴之間、

潛當作僭

超然遠思、覽周公之舊章、咨顯宗之故事、感蓼莪之篤行、惡素冠之所刺、發復古之德音、改大宗之權令、事行之後、永爲典式、傳示萬代、不刊之道也、

昔之聖王制爲禮法、貴有常尊、賤有等差、君子小人、各司分職、故下無潛上之愆、而人役財力、能相供足也、往昔海內富民、及工商之家、資財巨萬、役使奴婢、多者以百數、少者以十數、斯豈先王制禮之意哉、夫國有四民、不相干黷、士者勞心、工農商者勞力、勞心之謂君子、勞力之謂小人、君子者治人、小人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百王之達義也、今夫無德而居富之民、宜治於人、且食人者也、役使奴婢、不勞筋力、目喻頤指、從容垂拱、雖懷忠信之士、讀聖哲之書、端委執笏、列在朝位者、何以加之、且今之君子、尚多貧匱、家無奴婢、既其有者、不足供事、妻子勤勞、躬自爨烹、其故何也、皆由罔利之人、與之競逐、又有紆青拖紫、并兼之門、使之

然也、夫物有所盈、則有所縮、聖人知其如此、故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動爲之防、不使過度、是以治可致也、爲國而令廉讓君子、不足如此、而使貪人有餘、如彼、非所以辨尊卑、等貴賤、賤財利、尚道德也、今太守令長、得稱君者、以慶賞刑威、咸自己出也、民畜奴婢、或至數百、慶賞刑威、亦自己出、則與郡縣長史、又何以異、夫奴婢雖賤、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編戶小人爲己役、哀窮失所、猶無告訴、豈不枉哉、今自斗食佐吏以上至諸侯王、皆治民人者也、宜畜奴婢、農工商及給趍走使令者、皆勞力躬作、治於人者也、宜不得畜、昔孝哀皇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議令畜田宅奴婢者有限、時丁傅用事、董賢貴寵、皆不樂之、事遂廢寢、夫師丹之徒、皆前朝知名大臣、患疾幷兼之家、建納忠信、爲國設禁、然爲邪臣所抑、卒不施行、豈況布衣之士、而欲唱議立制、不亦遠乎、

典論

何進滅於吳匡張璋袁紹亡於審配郭圖劉表昏於蔡瑁張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於載籍聊復論此數子以爲後之監誡作姦讒中平之初大將軍何進帥車騎苗並開府近士吳匡張璋各以異端有寵於進而苗惡其爲人匡璋毀苗而稱進進聞而嘉之以爲一於己後靈帝崩進爲宦者蹇悝等所害匡璋忌苗遂劫進之衆殺苗于北闕而何氏滅矣昔鄭昭公殺於渠彌魯隱公死於羽父苗也能無及此乎夫忠臣之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帥故曰愛其人者及其屋烏況乎骨肉之間哉而進獨何嘉焉袁紹之子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亦雅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不爲譚所善於是外順紹妻內慮私害矯紹之遺命奉尚爲嗣頴川郭圖辛評與配紀有隙懼有後患相與依譚盛陳嫡長之義激以絕降之辱勸其爲亂而譚亦素有意焉與尚親振于戈

欲相屠裂、王師承天人之符應、以席卷乎河朔、遂走尚梟譚、禽配馘圖、二子既滅、臣無餘、紹遇因運、得收英雄之謀、假士民之力、東苞巨海之實、西擧全晉之地、南阻白渠黃河、北有勁弓胡馬、地方二千里、衆數十萬、可謂威矣、當此之時、無敵於天下、視霸王易於覆手、而不能抑遏愚妻、顯別嫡庶、婉戀私愛、寵子以貌、其後敗績喪師、身以疾死、邪臣飾姦、二子相屠、墳土未乾、而宗廟爲墟、其誤至矣、劉表長子曰琦、表始愛之、稱其類已、久之爲少子琮、納後妻蔡氏之姪、至蔡氏有寵、其弟蔡瑁、表甥張允、並幸於表、憚琦之長、欲圖毀之、而琮日睦於蔡氏、允瑁爲之先後、琮之有善、雖小各聞、有過雖大必蔽、蔡氏稱美於內、瑁允歎德於外、表日然之、而琦益疏矣、出爲江夏太守、監兵於外、瑁允陰司其過闕、隨而毀之、美無顯而不掩、闕無微而不露、於是表忿怒之色日發、誚讓之書日至、而琮堅爲嗣矣、故曰、容刀生於身疏、積愛出於近習、豈謂是耶、

魏志注所引典論撮下有心字

昔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君臣則然父子亦猶是乎後表疾病琦歸省疾琦素慈孝瑁允恐其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遁于戸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士民聞而傷焉雖易牙杜宮豎牛虞器何以加此琦豈忌晨梟北犬之獻乎隔戸牖而不達何言千里之中山嗟乎父子之間可至是也表卒琮竟嗣立以侯與琦琦怒投印偽辭奔喪內有討瑁允之意會王師已臨其郊琮舉州請罪琦遂奔于江南昔伊戾費忌以無寵而作讒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高斯之詐也貪權躬寵之罔也欲貴皆近取乎骨肉之間以成其凶逆悲夫臣璋配圖瑁允之徒固未足多怪以後監前無不烹葅夷滅爲百世戮試然猶昧於一往者姦利之心篤也其誰離父子隔昆弟成姦於朝制事於須臾皆緣厓隙以措意託氣應以發

忌恐當作忌

試恐當作詆

事挾宜慍之成畫投必忿之常心勢如憤怒應若發機雖在聖智不能自免況乎中材之人若夫爰盎之諫淮南田叔之救梁孝杜鄴之紿二王安國之和兩主倉唐之稱詩史丹之引過周昌犯色以廷爭叔孫切諫以陳誠三老抗疏以理冤千秋託靈以寤主彼數公者或顯德於前朝或揚聲於上世或累遷而登相或受金於帝室其言既酬福亦隨之斯可謂善處骨肉之間矣

三代之亡由乎婦人故詩刺豔女書誡哲婦斯已著在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衆或在布衣細人其失不足以敗政亂俗至於二袁過竊聲名一世豪士而術以之失紹以之滅斯有國者所宜慎也是以錄之庶以爲誡于後作內誡古之有國有家者無不患貴臣擅朝寵妻專室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夫寵幸之欲專愛擅權其來尚矣然莫不恭慎於明世而恣睢於間時者度主以行志也故龍陽臨釣

而泣以塞美人之路鄭袖僞隆其愛以殘魏女之貌司隸馮方女國色也世亂避地楊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之諸婦害其寵紿言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示憂慼必長見敬重馮氏女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果以爲有心志益哀之諸婦因是共絞懸之廟梁言自殺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袁紹妻劉氏甚妬忌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妻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追妬亡魂戮及死人惡婦之爲一至是哉其少子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嬪說惡毋茂死先父行暴逆忘大義滅其宜矣紹聽順妻意欲以尚爲嗣又不時決定身死而二子爭國舉宗塗地社稷爲墟上定冀州屯鄴舍紹之第余親涉其庭登其堂遊其閣寢其房棟宇未隳陛除自若忽然而他姓處之紹雖蔽乎亦由惡婦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6-8（第 9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九冊

120-7512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羣書治要

第十冊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一卷

體論　典語一卷

傅子一卷

袁子書　抱朴子一卷

世界書局

羣書治要　第十冊　目錄

卷四十七　劉廙政論　蔣子　政要論　一二三五
卷四十八　體論　典語　一二六五
卷四十九　傅子　一二九三
卷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一三二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劉廙別傳

備政

夫爲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厦既成衆梲不安則梁棟爲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千柱爲之並廢善爲屋者知梁梲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不備故衆榱與之共成也善爲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衆非與之共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爲小忽而闕焉不知衆物與之共多也覩一非之爲小也輕而蹈焉不知衆是與之共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輗軏之在車無輗軏猶可以小進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爲政者輕一失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覩其頓躓之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覩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知其體

衰捐疑
弃捐

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爲政者莫善於清其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爲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耻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飢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身骨肉飢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損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

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爲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特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而不特亡失之不便亡也、

必須至亡也百三字恐當連正文逆疑併

忘疑慮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効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寶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爲之制使不爲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愼愛

夫人主莫不愛愛己而莫知愛己者之不足愛也故惑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己之益己

而不能用也、夫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者、不唯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穀契之佐哉、此養犬以求不貪、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己不見、無善而己愛之者、何也、智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己不能割情於所愛、慮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己成敗於所闇、割私情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衆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衆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衆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先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穫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穫訪之於人此爲

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樹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衆姦之上雖至明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覩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眞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愛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

若疑者

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搗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愼之不貴知所用於已而貴知

美疑業　阿下恐有脫文

有下木字恐衍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已用也、昔舜恭已正南面而已、天下不多皐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養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舜之謂與、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衆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覩往知來、不下堂而知四方、蕭墻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覩、無所以知之、雖近不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燈燭童昏之見、故無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羲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愼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刑論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黠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友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幷門滅族父子孩耄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

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黠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効以文相叙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儻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誡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叙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効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灾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

脩異循

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厭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乖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塡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太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弁諸侯然後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賤儒貴

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險、杜塞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帝家哉、向使宣帝豫料柱石之士、骨鯁之臣、屬之社稷、不令宦豎秉持天機、豈近於元世棟橈崩二十年間、漢爲新家哉、推計之始皇任刑禍近及身、宣帝好刑、短喪天下、不同於秦禍少者耳、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理訟皐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兼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

於澤者天以爲貢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蹔纔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氂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沮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凋污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衆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踶齧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眞僞考察變態在於幽

宴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間、非天下之至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効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豽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威、可不慮之以豽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而實挾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僞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臣有樸駭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離謗以爲國、可不恕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志、可不恕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耦世以取容、可不恕之以貞乎、

恩上恐有脫字
二豽字疑一有誤

士疑當作上或主

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分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命勑身恭己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之憂爲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屈況義能無所爲鉄哉苟有屈鉄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代之聖明己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祿榮華

危字上下衆有脫文

以上疑脫老字

卑下疑脫則字

卿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授命委身期於成功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從己身而衆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計詭而爲非善事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即時伏劒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弃蓋比干龍逢所以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而已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

若爲苟若疑有誤字

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鼻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干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陳偶同上者或顯褒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殆其人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臏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斯又孤官小臣所以爲難也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密忠上愛主媚不求與竈而已若爲苟若此患爲外人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佽私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忮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間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盎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湯陷嚴助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間在己典主可也然患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哭起見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被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既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

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伯樂執轡則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可謂知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偏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下有餘力則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衛也以仁義興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上也晞

羣衛也以恐有脫文誤字

純當作絕

莊王誤作共王其艷當作艷其

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抵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疎遠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艷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壞後垣而出之此能咈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隣國恭王終謚爲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王莫不詳愼之者以爲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罰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愼之至也故苟詳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

必欲民犯之者寡而畏之者衆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之者彌衆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遣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衆者

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用賞罰未施消姦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闢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尚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寧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背私立公尚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間之事決煩理務臨時苟辦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士字似衍

其整頓當作整頓其

無字恐衍

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間之士所稱、聽聲用名者衆、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否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威嚴爲先、行事務邀時取辦、悕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人間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爲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

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

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勝貴太子卑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道莫過於諫矣故子從命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是以國之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衰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哮人之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爲諫也雖有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戚之屬以至賤

面恐而字誤

千至貴以至稀間至親何庸易耶惡死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爲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隣人臣之欲壅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爲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

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寘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惟幄之內沈溺於諂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擬欲恣意尊嚴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蔽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勳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留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

見之稱恐有誤字

導實疑有誤字

庶幾疑有誤字

也、

銘誄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涖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凌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誄論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得失無効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

賤疑姓

篇疑篇

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効、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尚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牖簷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踽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璅璅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師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愼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讒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捐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趙高之敗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謹凡事也不謹宜共而獨之也不謹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纇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朕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其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偸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偽、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溷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禍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温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傴僂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怖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喘殺而

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愼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捐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徹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蕩、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之也、皐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

然上恐脫脩字

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汚也、是以爲政者、必愼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皐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誶、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姦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

固疑罔

効恐効

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擧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闚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

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泜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闇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

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尚爲師、然後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賢當作監

養眞也、歡康之處、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服適體、遠眺逈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緜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閒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穀、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厦、居重陰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裂）凝冰以過徹暑、侍者御紛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蓐、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帝之重幄、燔猛炭於室隅、以起温、御玉巵之旨酒、以禦寒、啖熊羆之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徹、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愼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稃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轡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愼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愼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塵緜不嫌登禹、親仁也、舉予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姦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愼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

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擾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

各得下其字疑衍

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臣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土、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誡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

登階之間惡有脫字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眞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鑒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探疑換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

無下恐有脫字

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肓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

或瘝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瘝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飡忽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蠶則欲民皆有温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娉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愼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愼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敎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敎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擧賢爲急擧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擧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擧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擧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兄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擧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士上有亡字
相取作將相可取
滕公下有而誅之三字
子下有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濆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恩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下既得二字無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願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升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

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搆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搆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椳榱、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餙、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婦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奢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價作貲

舊無其字補之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恒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舟輿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

典作正　而廢至末利八字無　內作罔　乎作半　疾篤作廢敗之

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眞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商賈專利作一商賈利

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令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

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

心作謀

姧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

先作遇

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

下有者字信斯作信恩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敬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已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殘作賤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爵不輕之寶獨宿於野其為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

敗作毀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眚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遠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安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糾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法刑之法疑任字誤

衒作衛

既食於人四字無

故作欲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衒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東作刹無天字

主上有人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幷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長作成

使下作使天下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辭、修行則仁

義興焉、飾辭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敎、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辭以要其上者不勝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敎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嫂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通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觀用人作用是人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視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未作矣皆樂之樂無

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殺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實寡外

舊無法字補之

倦於人而內寡間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憎無息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

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弛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弛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幷兼之隙塞事有儲幷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苟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民而下恐有闕文
弱上下恐有脫字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儉矣

越悉當作所

仁人作仁而

深刑作深刻

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

常下有由字
推役侈作推侈
割作剖
上惑疑衍

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

至明作至能

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揆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金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金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淮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爲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幷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既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雎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

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

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貿、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蜂賊也、明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制、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

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敬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敎誠敎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

盡疑畫誤

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衆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間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

漫恐當作漫　謾恐當作謂

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哀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安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謂、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

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拚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迕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

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賜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荊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特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舊令作有改之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

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詩政甚於猛虎、詩人疾掊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

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澆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能伏也

賈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即顛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即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即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愛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

愛當作愛

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廢、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

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幷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已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

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管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錄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

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

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殪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

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愼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數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

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辦、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僞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爲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爲之、先

相賞之間疑有脫字

疏疑跡

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吝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爲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愼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

本書不偏作順一字

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拗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名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調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僛僛舍其座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杌筵或顛蹙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諺舉而不競者悉裨贍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疢

舊無忌之至庵十六字補之

發闚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藏否顯倒或奔車走馬赴阬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爲蟻封也或登危蹋頹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醬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驅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霤於小餘以譬遲爲輕已傾筐注於所敬

本書酌作酗

邦作鄰

惡作惡

慇懃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怳、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譁作嘩

疾謬

斯作漸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頹、敬讓莫崇、傲慢

成俗、疇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樗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羅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飄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擧、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梏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

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讙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鐵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辦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弁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下者作威作福以鞫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輸作輸

恢作挾按挾當作袂

顧作爲無多字

也、

刺驕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矣、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其爲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遄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汚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傚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

輕下有重字

舊無人無至則爲七字補之

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涂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甚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竆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剋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鼻車削跗

蛣作蠹
減食作食毒

踝以就褊履、斷長劒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隣、猶釤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蛣蝎、減食以中蚕蝨、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茇蹷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羣書治要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03 印刷
冊；公分
ISBN：978-957-06-0437-5（第 10 冊：平裝）
ISBN：978-957-06-0438-2（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羣書治要 第十冊

120-7513

著　者／（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閻　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　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　話／（02）2311-3834
傳　真／（02）2331-7963
網　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八月一版二刷
定　價／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